

書

經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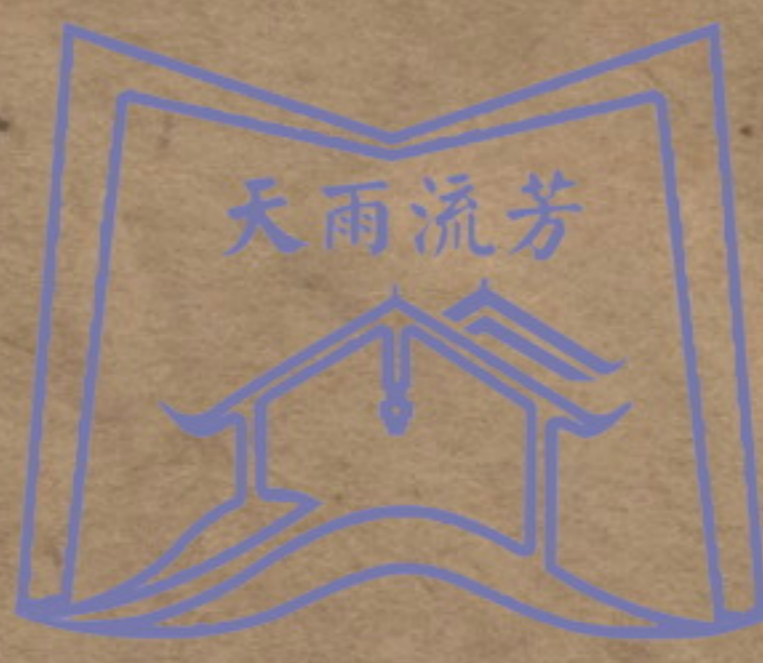
通

圖

子

集

館





虞書

○光祿四表  
格于上下

此史臣贊美  
之詞也言非  
之德性行定  
如此是以盛  
德之光輝發  
越于外者東  
西南朔之外  
迹所不及而  
光及焉周  
圍云不被及  
而流行者遠  
矣上天下地  
之間勢所不  
至而光至焉  
極覆載云不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書經  
傳傳捷錄卷之五

露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孫景揚克襄氏訂

章別

鳴聯

康誥全旨



通篇以明德慎罰為綱領  
中分五段孟侯三節言文  
王明德謹罰以造周為康  
叔得封之由汝三節  
欲康叔之明德以為治民  
之本敬民乃罰十二節教  
康叔慎罰以裕民爽惟  
二節總言治民之道尚德  
不尚罰欲其以德行罰且  
用德不用罰也肆汝小子  
封二節以天命殷民結之  
上若節旨  
此將誥康叔而先以此起

周書康誥

酒誥

梓材

多士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勅乃洪大誥治蘇氏曰此洛語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士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長也言為諸侯

此武王將誥康叔而先以此起其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明也孟侯尊之詞朕其弟親之詞

明也孟侯尊之詞朕其弟親之詞



周徧而充塞者至矣此放

動之極也

協和乃邦

百姓則既昭

明矣由國而

推之天下則

萬邦之風氣

異宜習俗異

尚猶難齊也

堯以俊德合

而和之涵育

薰陶真性相

恰故黎民見

其不變耳

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

星辰敬授

人時

其聽孟者尊之也弟者親之也

惟乃節旨

此舉文王造周之由不顯

總德威之盛而言輕帶重

克字口汝亦知我周基業

所始乎口明德就周上說

德罰俱夢含下意講勿露

不敢節旨

此詳文王造周之由以明

康叔得封之由不顯

威威正明德謹罰之定顯

民四句言其德之著于民

而化有其漸聞于六句言

其德之得于天而化極其

遠相承說下總見造周積

累之有素也口明德謹罰

之寔何如口顯民總承仁



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此一篇之綱領不敢

侮寡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

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

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卦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

而用德終以天言言小子封故居孟侯之在矣亦

命與民結之會念乃考文王乎丕顯黃我女

王之造周也其撫御斯世有感化人心之本亦有

助範人心之其蓋自緝熙以來無日不務崇其德

而在已賦畀之良毫無所蔽且當惠鮮之日無時

不欲去其罰而在世刑戮之法不敢輕用夫明德

流芳此交王之所以造周也

不敢侮寡庸庸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官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寡兒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庸用也用所當用敬所當敬

威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



以歷法之詞  
言尔为歷官  
当知敬天勤  
民之道彼昊  
天虽廣大而  
難測亦有其  
自去之迹可  
以推等考驗  
須敬以順之  
不可泰以穿  
鑿之刑也夫  
天下可見見  
于日月星汝  
將推天之歷  
書與觀天之  
象器推等日  
月運行之度  
數考驗星辰  
布列之位次  
次不使一毫

民好上慎刑來口區夏就  
木國人說一二邦就鄰國  
人說西土就一方說厥邦  
厥民就天下說肇造以修  
怙宵時敘俱以慕德畏威  
人講一步濶一步相推看  
但不可作顯民之罪口滅  
殷本武王事稱文王受  
天命自文王始也

區

國

心

天罰之極者至矣斯亦豈欲于譽于世乎而明煥之

無與焉故德著子民用肇造我區夏及一二友邦  
漸以修治至盡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宵之如子與  
德昭并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  
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  
德之居亦勉力不怠故爾釐明德慎罰之寔何如  
小子封得以在世東土也言蓋我文王小心翼翼  
無人不愛難以鯨寡之易忽亦不敢侮而忽之于  
是德明而無所蔽用其才之當用敬其德之當敬  
芳而所人無不知德之明也至矣且慎罰而不敢忽  
雨非過縱而不敢亦不過嚴而用其威而刑期無刑  
天罰之極者至矣斯亦豈欲于譽于世乎而明煥之  
至德感目顯著于斯世惟其如是用能始為西伯  
而肇造我區夏王業之興皆基于此而起視其治  
則及我一二邦之遠亦皆懷保惠鮮治以修治即  
西土之近亦怙之如父宵之如天而懷德畏威不  
特向化也也感人如此是故其德之明合上天懷  
德之心其罰之慎合上天好生之志所以土聞子  
帝帝亦休而美之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以大受  
有天下之命遂化及天下萬邦萬民莫不開風典  
起仰其德而思化畏其威而知服莫不各得其理  
焉文王之積累如此肆汝寡兒亦用勉勵以紹明  
德慎罰之志故汝小子封得居東土也念及此而



差錯於後造

為歷書一心

敬謹授之有

司頒行天下

使天下之人

皆知及時耕

種庶不失先

後早晚之宜

也歷是天文

之書所以紀

其行度者如

布算以總其

宜積分以归

其餘是也象

是窺天之器

所以觀其轉

念汝哉節旨

此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

有務崇之之意故于當代

以至近代遠代皆欲其考

求之也今民二字貫至康

保民祇適句虛下開正

其定此句是近

古自祇適至別求步步深

看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

上治民帶說弘于

承近述遠稽來

承上句說與上句皆言學

之所得末句是期之之詞

○此下勉康叔明德也

民俱指衛民○宅心謂以

彼明德安吾之心即註安

汝止意聞者識其理屬知

由者履其事屬行改者擴

而大之微有力次者心之

謂日不以明德  
慎罰為兢兢乎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

德言往敷於于殷先哲王用保又民汝丕遠惟商考

成人宅心知訓別求間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註此下明德也過述也

再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宅心處

心也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大遠思惟

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

右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也弘者廓而大之

天者理之從出言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

真精大矣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始快廟而有錄  
命註王曰嗚呼封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爭汝當  
矣信念之不忘也今汝欲治民惟在敬述文考化  
民之德而已我文考所以治民者本致勉之學致  
不已之功而已德既明于以用人自深愛德之誠



天下是勤民  
口與賓出日  
平秩東作  
歷法既成  
猶恐推步有差  
子是命羲仲  
居隅夷求表  
之地于春分  
日出之持敬  
禮而賓接之  
以驗日影果  
出于卯時否  
凡春月歲功  
方與所當起  
作之事虽載  
歷書猶恐其  
廢時夫事故  
均平周徧秋  
序其先後順  
之有司以授

十此心之體廣大無涯莫  
可名狀故曰天弘即萬善  
皆備之謂裕乃身跟弘于  
天來不着力亦不可今在  
治民上說只是言誠中形  
外凡哲王君相之道揆取  
諸身而裕如意註心廣休  
以天形民重民  
引正言裕也口  
不乎

書經用古

惘癡節育  
此承明德治民來而原民  
之惟保以見不可不明德  
以治之也通節重敬字惘  
癡二節皆以治民之當敬  
天畏三句推當敬之由往

于以恤之自切如傷之志此其德固傳之頌之至  
今共自之者是惟繼其所聞而衣被此德言于當  
躬將導其所聞者即行其所知庶有以繼文考之  
明德以治世焉然近考于今者尤當傳精于占汝  
往而之國乃商之故地也聖賢之君六七作皆能  
自政以保又者必因其地廣而求之以為保治其  
民之準然聖賢之君必有考成人為之佐如伊傅  
諸臣亦皆能明德以訓民者必大遠思之取古人  
之明德以之處心積慮而知所以訓戒其民焉然  
此皆近世代耳又當別求古先哲上若堯舜禹湯  
雨即德以康保大民者惟于其大經大法得于所聞  
天即而行之用以康交保全以移民風易民俗焉  
其其近述遠稽則理之原于天者得之于心而廣  
人無涯如是則左右逢原光輝發越心廣體胖裕  
可知也而出身加民庶不  
廢明德治民之工命矣

卷之五 康誥

音鳴呼示子封桐寮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註病也視

三



于民觀其所  
作之爭果當  
于所定之時  
否也上言則  
天時下言審  
人事

凡秋月物成  
之時所當成  
就之事如築  
場納稼之類  
均孕而秩序  
之類諸有司  
以授于民春  
為陽中方物  
以生秋為陰  
中方物以成  
故曰平秩  
○先釐百工  
庶績咸熙

盡三句正敬之之寔未引  
古語又見不可不敬以保  
民也○引古四句不入明  
德爭至末方繳上意

此告以明德之終  
保一直接下木上二節意謹  
宅命新民二句平看以跟  
應保來民指殷民○然明  
德不至于新民亦明之末  
至也○一說宅命與上二  
註側下重新民句與上一  
節應亦好

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也天命雖  
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  
至為難保汝往之臣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  
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  
在順理勉于菑通節重敬字痛癢二句是  
行與不敬于行耳信告以治民之當敬天良三  
句是推當敬之意往盡三句正敬之之  
實未引古語以見不可不敬以保民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

命爾新民言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  
下而相新斯民也菑夫汝小子固當敬以明德而

此言明德之終也言治民矣而尤不可不深長思  
也試思汝之事果何在平惟在廣上德意凡保又

康保者皆推而夫之務在調和保安此殷民以化  
其強抑不順之習斯職業為不負也且亦思大心

無日不在斯民殷民安天命亦與俱安汝亦惟助  
王安定天下以水保天命可也况民之歸周商俗

雖已少變然習未能盡改汝惟鼓舞作興使殷  
民革心而向化焉此乃為明

德之終也汝小子封其勉之

德之終也汝小子封其勉之



歷既成而頒

行天下以此

信治百官使

者官有所遵

守八東作西

成南訛胡易

以及度賞刑

威笑不以時

率行則庶事

自太熙明矣

閏餘所係之

至如此外釐

有責成意有

授尉修率意

○垂華協于

帝

此史臣贊舜

之詞也彼德

妙安安行由

先克堯德固

敬明節日

此節乃謹罰之始事獨以

情罪之不相合者言蓋舉

權變之法以包經常法也

○此下十二節勉康叔也

罰也敬民二字重看活

敬明之實人有乃自罪者

身或有如此者

有敘節旨

此言謹罰足以化民見不

可不敬明也若有疾二句

指民之故為不善者若保

赤子二句指民之無知犯

法者○有敘本上節意講

甚且至出月二日

王曰嗚呼主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胥乃惟終自作

不典武爾有厥罪小乃不可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胥乃道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遇也人有小罪非過保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

如此其罪雖小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

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悞出于不率偶爾如此既

流罪道盡輪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是乃不可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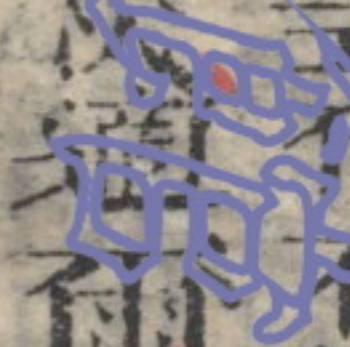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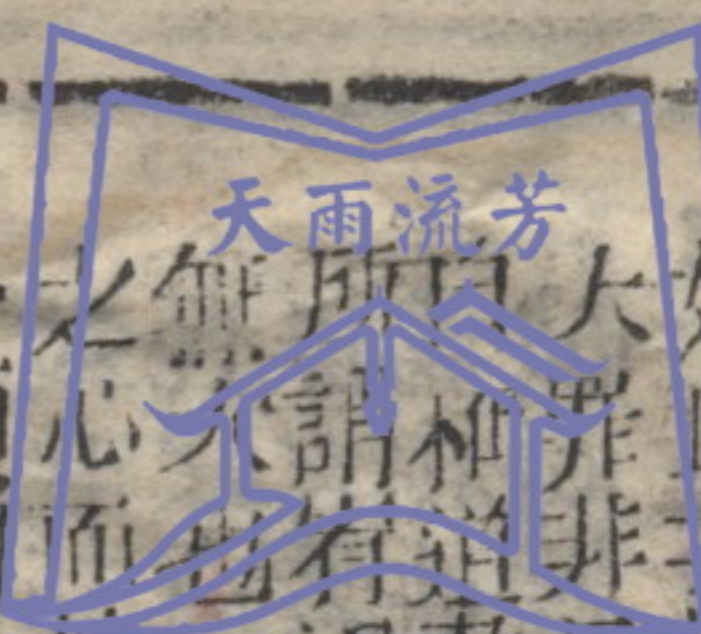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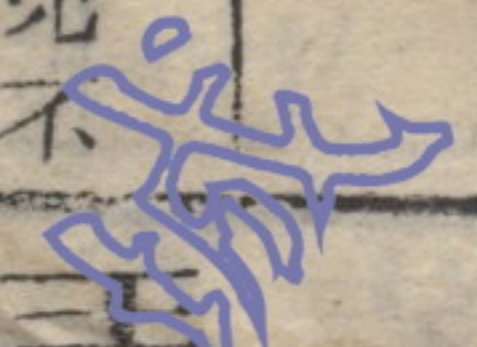
天無不謂有過此此乃謹罰之始敬明句是綱領敬則

之心而精察于聽言之際也下二項立敬明處上

一項刑故無小不使奸人幸免也下一項宥過無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

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勅戒勅也民戒



卷之五

四



允龍矣大莫為之後非垂也。不與之一非協也。乃克有是舜又有是以舜之德寬之堯而安不昭台所謂協于帝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堯將神位于舜先試之以事以觀其本德何如夫五典闕朝廷風化舜承命為師從敬慎寬美敷布五典以安德妙鼓

明服二字出此服是我去服他到勅懋和方是人無不服

此戒其狗已之私亦謹罰中事也殺是刑之火者則則用非所以狗私也

非汝封簡旨

圖

懋

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勸王若曰嗚乎封民子之心保善故民其安治也言罪既有非終惟終之別則立法自有當輕當重之殊其倫序秋然不可察也惟慎罰如果不失其序是乃大明其罰之法以刑民之心將見此日之民皆五刑戒勅而懋勉和順不敢乖戾以犯有司之法矣然用法之道不以明刑服衆為貴而使民遷善遠罪為難故見民之有罪推終者不徒以法懲之存哀矜之心視百姓罪戾如已身有疾惟恐其不速改則民知殺之正以生我孰不洗心滌慮其棄其咎慮乎見民之有罪非終者不徒寬宥之須加意保護如慈母之愛赤子惟恐其陷于罪戾則民知教我即以成其就亦不相勤勉同歸于順治乎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刑

無或刑人言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

也刑殺勝之大小而申戒之也講之日無或則不當

用私意矣







大于現象披  
璣之力器以  
璿飾之東西  
轉運所以象  
大而載七政  
之遞度者衡  
之為管以玉  
為之兩其低  
昂所以類機  
而齊七政之  
逆行者昔固  
掌於義和其  
法已類而列  
猶恐其久而  
差也必精察  
夫象天之璣  
與窺璣之衡  
而以任品之  
七政齊在天  
之七政則日

句戒之既用之後口惟曰  
是心自付度非口中謙詞

已汝節旨

上既君以謹罰之道此發  
其良心以起下三節意此  
謹罰推高一層汝字就  
舍德字在內口大良心為  
用法之本

凡民節旨

此下三節皆舉刑之大者  
以見例言必如是而後可  
刑也口心固用罰之本必

殺順義雖曰有敘汝當謂且汝于外事固敷陳殷  
謂未有順義之東也謂之法與事而有罪者斷  
以常法矣然一手循舊恐拘泥于古故其刑其殺  
必求宜夫時者而用之然過于隨時將至于任情  
故又當以公法還就汝之私情也既不泥古又  
不循今庶幾刑殺盡順于義而有倫序矣然使  
以得情為善則怠惰心生又當常念曰今之刑殺  
豈能以順于善乎則庶乎哀矜之念時寓于審斷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朕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  
言朕同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  
事故先發其誥封之心以不忍之心言即有好生  
良心如此言謂之德在內朕心不忍之心朕德好  
性之德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

罔畏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越殺人以取財貨強  
盜匪狠士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罰加身人人無不



月之運于器

者與在天之

順逆去不合

七政齊肱後

可以治歷投

昧所以休堯

飲若之心在

是矣

肆類于上

帝禋于六

宗望于山

川徧于羣

神

肆遂也舜當

罰必施何人而後當罪

服以共出乎謂此與下三節以嚴之臣嚴之民嚴人所同惡也言之康叔分三段看此一節泛舉大

惡之人以為例見用罰者必如謂此與下三節以嚴之臣嚴之民嚴人所同惡也言之康叔分三段看此一節泛舉大

元惡節旨

此用罰以治平民正嚴

民也

正旨

元惡

大慝

知惟

不孝

不友

子弗祇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乃其速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宓穰好究固大

不孝不友之人于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

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夫顯尊卑顯

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

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

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為政之人而得

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幾必大混亂矣曰者言如此

則汝其速田文王謂此與下三節以嚴之臣嚴之民嚴人所同惡也言之康叔分三段看此一節泛舉大

作罰刑此無赦也言不友乃自傷其骨肉左不可

六

書

卷五

書

書







先帝上圣賢之類此神之麗于地者矣不徇牽而祭之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心俯焉有以達于地矣此舜代堯理幽之事也協時月正月同律度量衡此肆視東后時事也時月日正朔之所頒也舜則察夫侯國中用候之早晚月

汝亦罔不節言此告以謹罰之終而以文王之心示之標準典者王所經畫如作罰茲又具也敬即上速由意裕民者以刑為防不以刑為寬裕不迫以俟自化當王之敬忌言守文王之法當體文王之心惟字重看然謹罰不至于民化亦非謹之至也敬典與民事說典以彌教欲民趨避而從容德化之中本非操切故曰裕民即在敬典以得之此處虛下文王敬忌正所以裕民者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也此戾之于末然非康叔果已如此也  
我惟其與則予一人以懌註汝罔不能敬守國之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口我惟有及丁文王則予一人以懌懌字此言謹謂正身修德固端本之道也于行政而國之富與以求裕民之道使民知所趨避而從天合不德化之中可也蓋不悔無寡文王之敬也庶民常自念此我為君長惟期有及于文王耳如此則能盡裕民之道而我之意亦可悅懌矣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則罔政在厥邦註此小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



令之大小日  
長之甲乙倘  
有不合義和  
之歷者則命  
其協而正之  
律度量衡制  
度之所在矣  
又察夫侯國  
中律呂之清  
濁丈尺之長  
短斗斛之大  
小權量之輕  
重倘有不遵  
朝廷之制者  
則使其而  
同之蓋時月  
之差由積日  
而成文正自  
在協時月之  
後由相以及

用罰也蓋法為齊民之具  
而德乃安民之本

予惟節旨  
此申上節而言亦  
庶畏以勵康淑也



吾自封豕惟不可不監若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迺屢采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猷顯聞于天

註又言民不安靜其心之狠疾迺之者雖屢而未  
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罰  
庶則况日今庶辟暉成之德其上顯聞于天乎

治其民為等匹于商先王也况今民無導之而不  
從者苟不言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前既戾之  
民又戾之臣又戾之康叔勸然治民以法先當化  
此則武工之自戾畏也言民以德我明思夫民  
未可導以刑者必道之而俟于禮又安于孝  
友而刑者必道之而俟于禮又安于孝  
我我亦惟取法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其民而務  
欲與之為四况今此之民本有可化之機人性本  
善無有過之而不從者若不勉以德而但齊以刑  
其何以正人之不正而任政在厥邦乎此我之所  
深懼也



精也度量衡

同受法于律

故同律在度

量衡之先由

本以及未也

敷奏以言

明試以功

市賑以庸

此羣后述職

之事舜使其

將所行之政

一敷陳奏

上犹恐其所

言不實又明

自考驗其治

績如果有功

称賊者則錫

之路車章服

以旌異之而

諸侯知所勉

書經卷五

敬哉節旨

此期康叔以刑措不用而

使民徧德也無作怨勿用非

謀非藝蔽時忱不

言不用罰蔽時忱不

純用德用康三句緊承不

則來用字直貫三句作三

平看落乃以民寧緊承上

三句來尹在民化上此

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古

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

之道經悠悠二三便不將

事故口不則敏德用康三

夫法嚴而道民以德予固不可不監哲王矣然以

汝同有保民之責乃告汝以用德之說預端其休

然後于罰之行亦欲汝其知所監耳所以然者以

必于其代天理民之責而免天之罰今惟此

下民其不安乎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蚌開道屢次

未能上同乎先王之治是我上負天心之責明思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天其罰我我何敢懷怨乎惟厥小民有罪不在



矣

○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

哉

夫聖人之制

刑如此其心

果何心哉蓋

以則者民之

司命設今日

之制以有不

慎則相沿而

用流毒至窮

矣故輕垂互

酌經權並用

欲而又欽惟

以刑之不当

法青而已

正暴固聖人

句俱要功治民上說暗點  
不用刑意

肆汝節旨

此總結一篇之音蓋康叔  
有助王它命之吉  
以上延天命然升  
其寔有民心在口不常付  
此論汝念哉方切康叔身

往哉節旨

此飭遺就國之辭蓋康叔  
又有明王新民之責故望  
之以下保民心然尹到世  
享其寔又有天命在口此  
敬典與上敬典不同前典  
並言罰此兼明德言  
酒誥全旨

之敏于修德者用以安定其心不為邪說所搖用  
以首驗其德不至工大間斷又即以敬德治民而  
寬大其猷使謀深遠慮而不為操切之計將  
于德而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是實有以迪民  
于吉也而汝為暇疴而棄絕之乎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命高乃聽命康又民言命不于常汝其念

我殄享樂帶念哉何說乃服命

三句正保民以保天命之道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  
言行之方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  
言明德慎

殷民中寔有保天命意在

酒誥商受堅酒殊士染惡危甚武王以其地封  
酒誥康叔故在青誥教之自明天命以下武王



而輕恤以慎刑九聖人不忍人之心仁又並行刑罰豈有不中者哉

○詢于四岳

關四門

舜既告廟即

位而謀治于

四岳之至也

天下資才人

至生由是知

資才進退之

所係由是詞

謀于四岳使

其關四方之

門以廣進資

之路則才德

之士不屈于

三皇五帝

通篇以首句為綱中分四段乃穆考七節先述文王

慈酒之教引起已之大命而追敘典周之由以律之

我聞惟日四節敘周之典亡而推今日當盜之意

惟節承上盜射撫時之語而勉康叔

日四節擊原其情或謂者示以處之之道而文告

之臣王若首節首

此武王告康叔慈酒之詞大命只下二節是

其餘近法交王遠盜有商皆足勉康叔不可不明也

○稱妹邦者誥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節首

此述文王之誥慈西土者以下節俱總臣民言庶邦至御事皆西土之人本國

告受故都之書自封我西土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

王若首節首

御事朝少且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王在西土具誥慈庶邦之眾朝夕勅戒之曰惟祭

禮則用此酒天始合民作酒者為人祀而已文王

慈誥諄諄以酒為始則而邑可知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

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民之喪德君之喪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喪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小子血氣未定光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

常也毋常于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丁醉也

卷之五酒誥

九



下位不困王  
草茅而人才  
至遣秩之患

矣

○咨十有二

牧曰食哉

惟時

舜又呼十二

州牧民之宜

而告之曰汝

為州牧亦知

養民之道乎

王政以食為

首農事以時

為先茲飲足

民之食哉亦

惟輕徭薄賦

禁止與作不

奪其作訛成

易之則則農

鄰國俱在其中○我之作  
大命非無所本也○以下

至我民勉節是述文王德

酒之事誦以見味上尤當

此而天命之作為有本也

天降節言

此述文王言酬酒之禍

句虛下即降威之寔

誥教節言

此述文王誥節言小子也

上文誥庶邦小子已在其

中以其九易喪德故此又

兩舉以告之○上小子已

兼庶曰此庶邦不從本國

惟曰我節言

此述文上誥民之小子也

心滅截上是示民之少者

當如此以勉民非是民既

勉而述之也下二句是勉

其子孫之當守訓惟字重

看滅則不止于喪德矣○

惟曰我民勉小子惟土物愛厥心滅聰聽祖考之藝

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註文王言我民亦當訓導其

服註然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

孫者亦當聽聽其祖考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

德小德大德小子註惟土物句惟生重看欲專心

惟一視之可也註于是而不他也土物稼穡也

愛是力註田務農意厥心滅乃惟土物愛之效益惟

土物之是愛則務本節用之心專而縱慾荒淫之

息必不至

天雨子或德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註此式王教妹土之民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

事具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服賈以孝養父

母父母喜慶大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

腆以致註嗣爾至厥長是欲其勤事乎農以事親

其厚也註肇牽至父母是欲其勤事乎商以養親



力得尽而食

可足矣

○亮米惠畴

舜言四岳之

中有能奮庸

熙帝之載者

使它明揆之

賤以明亮工

虞教亦之庶

事使件件各

復其官順成

天地万物之

庶類使物物

各遂其性此

輔強之重任

不知何人可

以半之也亮

明米事惠順

畴類也

○敬敷五教

大民之小子券不可不謹

也○小大德不必定指寔

大要欲民亦以飲酒為大

德而不可小視之也惟士

重小德邊

缺上節肯

此典下節正武王之六命

而欲康叔明之民也

節則明之

○大酉上遠去商邑交于

筮語教之况妹上商之

都而可不謹乎

庶上節

此節教殊邦之克羞二

句言養老不惟五句言祭

祀茲乃二句俱承養老

祀來以盡臣職得天若

乎看不忘句祭常天若說

○又以教臣者言之○不

惟者以事神之道尤進也

厥父母應承兩邊說言妹上之民能服于朕朕或

敏于質易以孝養父母則飽食煖衣親安其養所

謂教也必如是乃致潔致厚

而用酒益見酒之不輕用矣

庶者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修者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惟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在寬

此舜命契之詞言汝作司徒必敬謹以布天品之教又必寬裕從容以待民之漸化而使其自得之可也惟敬則教可立惟寬則教自得

為俱指已動之後言猶只是合字意二字乃交神明之木

我西上節旨

此言文土慈酒之教所關甚大見康叔不可不命于妹邦也

我聞節旨

上節近述于周見周以慈酒與以下三節慈酒于商見商之興亡由酒之慈不慈總見人命不可不明意此節則自湯之所以與康叔法之以明大命于邦也木節重成湯垂統也慈酒而典不特文王大也慈酒而典不特文王大也

乃可助飲宴樂未三句分兩層總頂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

不腆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之臣能用慈酒王慈酒之誥其大如此

殷命于後見慈酒之效大也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廢棗

有茶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叔也先哲上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以湯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君六上作雖但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棗自暇自逸猶且

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棗自暇自逸猶且

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棗自暇自逸猶且



可一日或忽

一時忽忽惟

寅敬以直其

內哉由是物

欲淨尺此心

惟归于清明

之境而與神

明合德矣敬

則此心收斂

自去私曲忍

能直直則此

寔各兼臣民兩意德就君

身寔踐言皆就明鑒言

不敢况日其

政尚歟乎

天之明命操

按則存舍則

其良宰故于

之時秉其哲

以後至于帝

就在此之君

而惟時御事

者其輔君也

不惟君相不暇逸而內外

諸臣皆不酒于酒此所以

與也外服之臣五等內服

之臣七等皆在御事下者

不持御事大臣不敢暇

逸已也惟助重看正所

以不暇意尹人即上御

事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俸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

辟

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心志動于中  
形于言為詩  
美刺非心愉  
寫其心之曲  
折志為為詩  
必一唱三歎  
有長短之節  
而為歌以永  
其言永即志  
之所蔓衍也  
既有長短之  
節五音由之  
而生垂濁者  
依永之長者  
出輕清者依  
永之短者出  
聲即志之所  
發越也  
出于天杭之  
白犬而任天

我聞詩曰  
此言商紂以酒  
康叔戒之也  
夫何至紂  
而不大矣  
酬身以迪畏  
反刺惡本原  
處正喪德喪  
邦之由

之臣無不然也  
侯甸男衛四等皆諸侯之長俱是  
外臣百僚百官之屬庶尹庶官之長惟亞官之融  
式惟服宗工服尊官之事者百姓著姓于國者里  
居退休者都是內臣也惟助二句言其所以不暇  
者惟以補助成就君德使之昭著下以助百  
官之長使敬其君所以不暇也言此以見其今日  
當法之也

我聞亦惟曰  
在今後嗣王  
酬身厥命罔  
顯于民祇保

惟厥心疾狠不  
惟荒腆于酒  
不惟自息乃  
逸厥心疾狠不

不惟傷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  
息乃逸厥心疾  
狠不

克畏死幸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  
羅弗惟德馨香  
祀登

于天譴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聞  
在上故天降喪  
于

殷罔愛于殷惟  
逸天非虐惟民  
自速辜

告康叔也言受沉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著于  
民其所祇保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



而出不矣偏  
過又以十二  
律之管和之  
上生下生及  
其中声損一  
益一均其竹  
奏於後五音  
從律而不紊  
矣  
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此命能之詞  
蓋謔說律害  
正在朕命出  
入之間汝或  
將我之政令  
侍示于下必  
審其果出于  
上意而無小  
大夤緣其間

予不惟節  
此總結上兩節以起下節  
之意○上二監兼言得失  
下一監單以失言

予惟節旨  
此節康叔慈臣謹酒欲而  
約之以身以尺監殷按時  
之責勅慈剛制字是朕目  
劫慈貫至定辟是申明大  
命于人以言教也剛制是

淫泆于非彝用安逸而喪其威儀此民所以無不  
痛傷其心也而受方且愈荒益厚于酒不思自息  
其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寧在商邑雖滅國  
而不吝其財事上帝無吝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  
惟其德之德以開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矣  
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淫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  
人酗酒自  
速其辜耳

不惟若茲多話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監於民則其得失可  
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為  
大監戒以撫  
安斯則予

予惟曰汝勅慈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漣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註也汝常



去後出不去  
寧勿出也或  
將下之敷奏  
進入于上必  
審其果出于  
下精而舍小  
人依附于內  
去後納不夫  
寧勿納也如  
是則矯拘舍  
所托邪僻舍  
由進矣納言  
亦謂之朕命  
以其達于天  
子故也  
○欽哉惟用  
亮天功  
此總命諸侯  
之詞言汝一  
十有二人我

躬行大命于七以身教也  
慈臣處一節重一節蓋所  
職愈要則所戒愈嚴未歸  
到康叔身上故各用矧字  
○大監撫時其責全在牧  
矣○康叔為諸侯長故得  
慈鄰國○圻父政官司馬  
也農父教官司徒也宏父  
事官司空也謂其請者雖  
為諸三卿然皆受命于朝  
與康叔為偶以在國政并  
直與康叔等也

曰力戒謹殷之賢否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  
酒于酒也殷之資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  
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有者  
及其資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太史內史獻  
臣百官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体坐而  
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服  
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  
若圻父追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  
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  
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至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  
宏父農父事官司空也至廓地居民圻父農父宏  
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為一國之視儆者可  
不謹于酒乎剛者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謹  
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身始也言  
殷獻臣侯甸男衛以侯國言矧太史友下以本邦  
言先侯國而後本邦自遠而近也言侯自獻臣以  
及諸侯言本邦自友而爭而匹皆自卑而尊也太  
史內史所以備顧問故曰友服休則論道輔德服  
采則任實亮之托皆君所當師敬者又尊于友至  
圻父等則國之三卿故典康叔為匹疇圻父堂邦  
政統三軍人之叛上者則興兵追逐之農父掌邦  
教敷五典順民性而和保之宏父掌邦土安四民



享

虽不同所理者皆上天之勤修以明亮上天之功則不特全負于君而并全負于天矣  
○文命敷于四海  
此史臣叙禹承謨之由言禹治水成功而其德为教命既已東漸西被南暨北及时因政义民化君可以全为臣亦可以全言矣敷

厥或節旨

此下三節又就臣民中與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之事此節待商民之不率教者

又惟節旨

此節待臣之不率教者

有期節旨

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之

汝典節旨

上文乎言臣民此欲其慈民以端慈民之本也

梓林全旨

篇中分三截前四節武王

使畋爾田各宅爾宅又尊于休采也此節進一層說下歸重康叔身上

厥或誥曰率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厲予其殺註

群飲而向民群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伏失也

又惟殷之妣諸臣百士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有斯明堂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特同于殺註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言殷諸臣百士用教詞惟我一人弗恤于汝弗繫汝

王曰封汝與聽朕懇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註不治其

諸臣百士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梓林亦武王誥康叔之書口按此篇女多不類

梓林自今王惟日以下若人臣進諫之詞也

十三



非推致盛德精神自大朝治也

○政乃以黎

民敏德

言上下交修

如此去後朝

廷之政乃能

整節修治而

去壞亂之弊

黎民亦皆從

士之令速化

干善也君臣

可不克艰厥

哉

○嘉言罔攸

伏野在遺

資為邦咸

寧

舜既在禹之

告康叔之書首節欲其通

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

刑群之用若稽田節抑承

上而望其成終後四節周

臣進戒後王之詞首節欲

其以德馭臣皇天二節欲

其以德化民末則總承上

二節而以示命斯之也

以厥首節

此欲康叔通上下之情上

臣字泛指國中臣說下

臣字兼庶民大家皆在其

中○大家巨室也○達者

吾之行事與其精而通

徹而無隔阻非使上下相

通之謂

波若節言

此下二節欲康叔寬刑

之用此節上設人截上是

言教下是身教○又在寬

刑群之用○敬勞如敬明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註天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

邦君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

下之無間者惟邦君也信人身為邦君

下有大大家上有天子其可不通其情乎試思大家

之心視臣民為向背者也惟能子庶民體群臣以

得其心則可能田民及臣之心而致大家之悅服

若是我以厥臣而達大家也天子之心視臣民為予

天雨厥臣之心而得天子之眷顧是我以其臣達王也

誠以邦君一人之身處上下之間其所以通上下

之情者惟邦君之分所當為亦惟邦君之責不空

波若恒敬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在姦究殺人

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哉敗人宥註師師以官師為

師也尹止官之



歷人罪人所歷之家

言以為信能如此必能廣延眾論凡有理政庇民之策者悉以上達之而乞所隱伏悉致羣貢凡有修政治民之畧者皆得在位而有所遺逸且有以造福生民而万邦之眾皆安于善政樂于速化而乞一夫之不獲矣克艰之效其大如此

帝德廣運

書標題 卷五

王啓監節旨  
此舉先王命監之事以致戒見不可不寬刑之用也王字泛指古之監之主厥命二句承上句來重在引字上且汝知先王命監之事乎口監者監諸萬國乃諸侯之長康叔孟侯故常監由即由敬屬之道不必開說



長旅眾大夫也敬勞恭敬勞謂此節當于罔厲殺來也肆遂也此章文多未詳言人截上示以寬刑之意言教也下示以寬刑之寡身教也言汝當當常言心而因刑于教曰我有淵屬常彼此以善和師凡三卿尹旅而下遂皆往而敬勞矣所謂敬勞者何如益為君者自此以往此為教為究殺人歷人罪之大者求生道而宥之則為之臣者遂亦見其君寬刑之事于我敗人而為開湯網故罪之小者亦得以自

王啓監亂為民目無背戕無背虐至于敬寡至于

盤如合由以容王其效却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怙自王若茲監罔攸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

已其命監之辭益口無相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

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俱不失其所歸之

窮獨者則瞞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却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無用其刑辟可也

卷之五 梓林

十四



乃聖乃神  
乃武乃文  
益言帝堯之  
德溥博周徧  
蘊蓄者无一  
理之不備純  
亦不已流行  
者无一息之  
或停惟其廣  
而能渾是以  
變化不測自  
其容中道功  
之毋乃聖乎  
至以聖明之  
則又渾人全  
迹而神也自  
其剛毅能斷  
者觀之毋乃  
武乎至以武  
名之則又煥

惟日節肯  
七堂康叔以成終  
就通情寬辟說三段乎君  
各重未何言我所以欲收  
通情寬辟者亦以成終  
責備身○除惡三  
術回言

講監即指邦君言無胥戕五句是述先王命監之  
詞王其效三句是原先王命監之意言先下設  
監其意本命其無相戕虐至寡與婦皆敵而屬之  
合寡婦及凡民卒由是以容畜之也亦意先王以  
無戕虐與敵寡屬婦責效邦君御事厥命易以無  
非戕虐與敵者不事刑法而專尚德化引斯民子生  
養之域引斯民子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  
者設監若此法今為監亦罔用刑辟可也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惟日者藉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版疆畎若作室



乎有章而文也堯德之盛

如此

○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

禹既善益之

言而欲帝貪

之矣且言人

君固貴有德

而德非徒善

而已惟當有

以善其政政

非徒法而已

惟當有以養

其民如此方

德為實德政

惟善政也

○水火金木

土谷惟修

正德利用

今王節旨

此述先王以德懷諸侯

效見後王當取法也

句對先王二句庶邦句對

上庶邦享三句○此下周

臣進戒之詞○此周德

之懷夾舊典集和節旨郎

上懷字

所以不得以成終之責望于康叔也

今王惟勤用明德懷為來庶邦阜作兄弟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註夾近也既

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

效于下后王若能式用舊典則庶邦亦大享之矣

○此節當在亦既用明德截言先王以德御下今

王當心口常念曰先上惟用明德以待諸侯

天懷遠維近而相聯以情相合以心而于庶邦諸

侯來朝享者莫不有手足股肱之誼一如兄弟之

相親而方方皆來亦盡用明德各有忠君愛國之

思焉德之感應在昔如此身為後王者若能式用

此以德待臣之典而集四方諸侯于一心而懷之

則庶邦亦各用其明德而大享之有不竭力芴忠

乎者

皇天既付中國民志厥疆土于先王註言王今日所

者乃山天也付中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而

今日承之有不容已之責也通節作一句讀

十五



厚生惟和

試以養民之

善政言之水

火金木上谷

養道之所自

出也今則為

之相制以洩

其過相助以

補其不足則

六者惟修而

不乱矣正德

利用厚生養

道之所由成

也今則為之

敦典敷教以

正其德通工

易爭以利其

用制節謹度

以厚其生則

肆王節旨  
此承上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乎先王也

已若節旨

此以無窮期之也工夫全在盜字內惟曰至誠一氣下正推所以當欲字須發出老臣為國一段精神上支懷侯化民二意案要洗發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述民用懌先王受命和懌

之也先後述上言今嗣于既承先王之緒則不當勞來之也懌用法制而推用德教時行其化以和懌而民之心先後以鼓述民之力庶幾風移俗易有以慰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大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國有若茲監之言編書者誤以與此語意相類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之辭也按梓國有若茲監之言編書者誤以與此語意相類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之辭也按梓國有若茲監之言編書者誤以與此語意相類

召誥全旨

篇首七節敘作洛之事為召公致告之由太保至末乃召公托周公陳戒于王

召誥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木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木

召誥書致告達之于王反復于夏商之廢興究



不垂矣

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

三也言九功

既已修和則

養民之政莫

不各有成功

一順其自公

治之理而

不治于錯亂

矣九功既敘

則民之享其

利者莫不形

諸歌咏以樂

其生而養民

之化洽矣

勸之以九

歌

戒休葦威猶

之寔誥詞中分三段皇天

上帝四節言天命不常欲

王敬德誠民以祇天命終

則言老成不可忽以標

之聽言有王雖小六節

元子所係之重欲王敬德

以誠民終又申言前代興

仁之故以警之

節言初服所係之重欲王

敬德誠民以前大永命未

則總一篇之意而結言之

惟太保節旨

此合下節記召公成終事

即洛誥所謂基命也此節

見敬以稽天而天意從

越三日庚戌節旨

此見召公悅以使民而民

心服

若翼日節旨

此下四節記周公成終事

即洛誥所謂定命也

越三日丁巳節旨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註

成王在豐以宅

洛者豐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牝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註成王

芳維布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言召公迺選

流不來也牝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成申三月五日

天也經者規度其城郭

宗廟社市朝之制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

寅位成註庶殷殷之衆庶也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

夜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

也成

若翼日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註周

至則徧觀新邑

所經營之位



恐激功之杭  
有限也于是  
又以前日之  
九歌協之律  
呂播之声音  
以劝勉之使  
百姓欢欣鼓  
舞趨事赴功  
則修者常修  
和者常和矣  
○地乎天成  
六府三事  
允治  
此舜推禹之  
功以美之也  
言水土既平  
而天亦得以  
成遂其生物  
之功于是六  
府則惟修五

此周公畢郊社之礼所以  
告營洛之事也○祭尊以  
簡為誠祭卑以豐為敬  
案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  
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  
疏謂以后稷配故牛二  
傳則云祭天地也祭但言  
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  
政其位位成而祭也疑  
此時南北郊之名  
郊者疏天地言之歟周礼  
太宗伯有蒼璧礼天黃琮  
礼地之說大司樂有園即  
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  
于泰壇祭天也瘞理泰折  
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  
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  
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  
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  
也犬則兆于南郊就陽位  
也社固明言之而兆郊未  
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註

越三月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註 祭郊社之礼 告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寅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註

書役書也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勿薄物土方 議遠迺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糶糧以令彼于

諸侯侯甸男 庶殷侯甸男 庶殷侯甸男

庶殷命庶庶殷不作註 不作者言皆 趨事赴功也

本保乃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註 洛邑事畢 周公將婦

陳之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 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臨諸侯之

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語告殷 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

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







慰也所以民皆相親相遜合于中道在  
有過不及之  
差向之期于  
至刑者今果  
遂其所願而  
至刑可用矣  
臨下以簡  
御眾以寬  
此臯陶炆美  
于舜之詞也  
言帝德之罔  
愆臣請一一  
言之如臨泣  
臣民易至煩  
瑣帝則平易  
簡靜而不煩  
統御眾人易  
至急躁帝則

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祀于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  
社之祭自天子以至干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  
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于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者是也特以其  
平九州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為至耳謂之社之神  
可乎地示句龍同得謂之社  
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答曰以句龍為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定成康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句龍也况平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嗣情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大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為祭地

德者今王其可不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相稽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

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

以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言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謀自天

乘老成其能稽古人之德固不可遺也况言其稽謀自天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于事有所

証稽謀自天則謹承上言天命難保王固當敬矣于理無所遺

以幼冲嗣位易喜新進而疎壽考而抑知壽考正無容遺也何也壽考閱歷既久若謂他能諸古人



見俗從容而  
不殖非皆罔  
愆之寔乎

○好生之德  
治于民心

臯陶言帝之

刑賞忠厚如

此此即大地

好生之德也

帝有此德流

行洋溢漸涵

浸清深人民

心則民之食

其者云不

侵游饜飲而

相淡治矣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舜言人道危  
微之介如此

書樂退卷五

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  
地典社豈重累而舉之乎  
至于后稷配天以思文之

詩為樂歌此乃行之于樂  
周者東都初建恐未遑

此耳

越七日甲子節旨

此記周公作後

民之撫事即洛

大誥治也

厥既命節旨

此記周公悅以使民而民

忘勞口前攻位是

模此不作是成

入錫以上史臣記事之詞

以下召公對周公之言也

皇天節旨

此下皆告王之言惟恤以

上示以天命之不常下示  
以保民之有道也口敬者  
特身之要誠民之本而天

皇天節旨

之德其于古時帝王道法心法可以傳後人君固  
當資之况又道他他能稽謀天理熟悉其吉凶之運  
精微之蘊則人君尤當資  
之其言誠之而或遺之乎

嗚呼有三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暑(註) 歎息言王幼冲乃天之元子

之德其于古時帝王道法心法可以傳後人君固  
當資之况又道他他能稽謀天理熟悉其吉凶之運  
精微之蘊則人君尤當資  
之其言誠之而或遺之乎

屬焉責至重也然天命去留視民情之欣戚王其  
之內使民心安而天命俱安則國家太平之業自  
此垂之無窮豈不為今日之休美乎然非疾敬德  
亦無以

之內常自惕然惟念小民雖愚而撫之則后虐之  
則仇其暴險而可畏而回慮却顧真凜而不忍焉  
則祇德遠同于有憂聖敬近同于有商以此  
誠民民和而天命永矣元子之責不其盡乎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日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使不加以精一之功則中道失矣惟精以察之于一念之初起者明以辨其凡使道心有定見而人心不滑而保之以守之于本心之所明者健以固其守使道心有定力而人心不得以奪之如此則危者安微者是動靜云為自年過不及之差而見能由其中矣

命去留之機也

天既遐節旨

此申言天命之不可恃也。且天命何常敬德寔有不容緩者。此疾敬德重天命不常故敬不可緩也。下宅新邑節不同相古先節旨。

此以夏商之與亡證天命之不可恃也。天命無常。夏殷俱有然者。今冲子節旨。

上言德之當敬比欲其任老成以為敬德之輔也。稽天承上無遺。原其不可遺之故二句串看與亡之鑑莫備于古。凶之理莫嚴于天但德。于往易見理隱于天難知。故加矧字玩註固字尤字。自見平無遺稽古則往事有所鑒而是非得失之途。

皇天崇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註洛邑天下之中故謂土中言王來洛邑繼天出

自是可見對越上天可以享答神祇自是可見宅中國治民今謹然王欲誠民今其來洛邑繼天出治命治民今謹然王欲誠民今其來洛邑繼天出治

東漸西被暨訖朔南固甚易且且當營洛之初亦當日六王一身承皇天之付托中作百神之依

是謂可以作師以對越上帝自是可見肇稱殷

也王果勉而行之紹上帝服土中之意有同心也王果勉而行之紹上帝服土中之意有同心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民當先服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柔陶成相觀為善



力治之本

而乃誕敷

文德

舜既感益之

以班師于

是弛其威武

大布其文命

德教一以仁

濟義摩礼陶

樂淑为事其

從容不迫如

此誕敷者舜

已敷文德于

前至班師之

後而又敷之

耳

允迪厥德

皇陶陳謨于

書經卷五

不謬斯敬德之事有所記

無遺積大則大事有所决

民吉凶悔吝之故不迷斯

敬德之理無所遺

有王節旨

此言剛王所係之重欲其

敬德誠民以保天命下教

節皆此意而此則謂也

其不旬是誠民以節而內

合敬德意且勿露不敢後

二句是敬德以誠民今休

以前其驕淫之性則

日進于善而不知矣

殷之多士染紉之惡非若我周之臣日習于教今

王欲使有殷御事之臣惟當使之親近副貳于我

周之臣日漸月染以節其淫佚之性則自然

日進于善而勇于行矣此轉移民俗之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人進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也

循乎理出人起居皆合其心則此誠寔無妄而自

臣民不服而天命亦墜念及此是敬則可不敬則

不可不敬乎

敬後

不可不敬乎

敬後

不可不敬乎

敬後

不可不敬乎

敬後

不可不敬乎

敬後

不可不敬乎

王來紹節旨

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正

欲其宅命洛而行之其自

時三句周公口氣本平召

聖日經書

卷五

十九

五

召誥

十九

五



帝曰人君不忠臣言之不  
只惟患已德之不修為君  
者誠能躬行  
寔踐以修其  
德則有受言  
納諫之地故  
臣知君必樂  
于聞善而所  
以為之謀者  
知矣不言言  
矣不其矣有  
隱匿而不明  
者矣又知君  
必樂于聞過  
而所以弼其  
失者以柔濟  
剛以可濟否  
矣有乖戾而

公引之則重在中又以証  
自服上中句見期望之同  
也配皇天如奉答天命也  
祀上下如肇稱殷禮中又  
如教養內治通節對上其  
不能誠于小民一句口夫  
誠民固永命之本而新邑  
寔圖大之基口命即人固  
元子之命惟王受命而中  
可言成必紹上帝之命  
則民心和而天命固故曰  
成命自服土中固以化民  
為要然臣者民之視效也  
王先服節旨  
此推言化民先自  
王敬作節旨  
此惟化臣必自身始亦兼  
帶化民意講兩一直下上  
言當如此下言不可不如  
此也口而君身又臣之儀  
表焉口所訓必所猶所其  
至逸之新蓋以敬為安身

歷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註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之所  
註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註今王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繼其  
註能敬德而歷年者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

嗚呼生予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哲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註歎息言王之初服若  
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天命不可知惟知我初服爾初服而敬德則亦

自貽哲命而  
言此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註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講承上言  
緩乎其惟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註王謹于



不謂者矣

○慎厥身修

思永

阜陶言人君

一身为万化

之原当谨慎

以修其身凡

一言一行皆

深思远慮務

求至尚慎以

成其修思以

成其慎則德

果允勉矣盖

身修則妄言

行之失思永

則非淺近之

謀

○在知人在

安民

試以慎修中

之處也

我不可節旨

此舉夏殷為監以明不可

不敬德之故我不敢知

正見不可不監意○然

知德之不可不敬將何所

監乎○首戊字暗指王下

四我字皆台公

得失重失一边

今天嗣節旨

此承上監夏殷而言嗣其

敬德而歷年者止或真不

敬德而隆命也重其功

矣○初服暗指定洛言下

宅新邑方露

若生節旨

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

其當謹也○初服何為而

當謹哉○哲知之命雖出

帝降寔由所習故曰自貽

初服當何如王其紹上帝而服土中則宅此新邑

正初政服行之日也當此之時其惟疾效德耳蓋

慎終惟始惟恐不及正在此日緩則後矣且天命

係于德民心視大君德王其惟此至敬之德用

以成命而亢戾消將同歸夫善則民心和而天

命安即可以祈天命之永久也敬德其可緩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

法遂謂難以德化果于誅戮而用刑以滅之惟躬

修敬德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彝之

習自化為用德而可以成治功矣

其惟王位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言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有首天下之徧正位在德元

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下于王之德益以顯矣

講夫王之化民既不用罰則惟用德而已王者居

其惟王疾敬德使德之所成極其純備有以先一

世而立極則德與位稱而位居德之元立萬民之

之元立萬民之

之元立萬民之



切要者言之  
君德莫大于  
智而知人者  
智之川也人  
而不知則矣  
以廓一身之  
聰明智之德  
猶未殫矣故  
一在知人君  
德莫大于仁  
而安民者仁  
之用也民而  
未安利会以  
過一身之榮  
衛仁之德猶  
未殫矣故一  
在安民  
○知人則哲  
地官人安  
只則惠黎

比正謹初服事敬德在身  
上說未說到政治德之用  
猶云用是德以誠民而祈  
天永命也誠民意全在用  
字內祈字跟以德誠民來  
祈天永命跟土吉與歷年  
○此疾敬德重新都鼎建  
当疾敬德與上不同工夫  
在疾字有汲汲惟恐不逮  
意  
其惟王勿節旨  
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  
德誠民之事也○用德則  
川在当緩矣  
其惟王位節旨  
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  
誠民事刑用內有濟消默  
奪意案承德元來越王顯  
兼承上二句謂位在德元  
于德已顯今而刑用天下  
則是以一人之德即為千  
萬人之德豈不益以顯乎

上不晚其建之準矣將見小民之觀感者亦皆有  
所則效蒸蒸同風用德于下無復淫用非彝之事  
斯時也群黎百姓徧為爾  
德于王之德益以顯乎  
上下勤勞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註蘇氏曰君臣一心  
受命歷年如夏商且謂夫祈天永命之道上下同  
以民心為天命也  
註當任其責自今我君臣皆  
當夜勤勞憂恤相與期自有夏歷年四百有殷  
曆年六百今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歷年又不失  
于有殷歷年可也然豈必他求乎天以民為心惟  
欲王誠心小民常加惠恤于以固結人心順承天  
意即受王以  
天之永命耳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註周之順民也召公子



民懷之

禹言知人安

民之爭在帝

舜犹且難之

何以見其難

也蓋人藏其

心不可測度

為君者果能

明哲以鑑揚

則用人必才

稱其或德稱

其位有不能

官人者焉億

兆之眾未易

安懷為君者

果有恩澤以

逮下則黎民

必安之如父

母戴之為元

后有不懷之

○刑不可用而所刑者何哉

上下勤恤節旨

上二節言化民不用刑而

常用德此承言永命之道

即在乎比上下不平重君

上其者率以是為期也不

若三句連講方得義以意

欲字重看有自衛之意以

字入上兩節講最有力言

以有功之民刑用之民受

天永命也○無是道主之

者君輔之者臣○五十四句

引起輕看而屯本句

拜手節旨

此總括一篇人旨申前奉

幣致告之意明德以上以

尊君之責任之已下以所

天之事望之君正召公意

重望君上奉幣應前取幣

就助祭說能字要發揮乃

召公責望必能之詞士敬

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以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終濟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

勤惟恭奉幣服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

之禮也○當泰而祈天之真則在王之所自盡

也○言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的民皆以君德

為向皆王能以德為威以德為明則我小臣敢率

此民民使之畏威懷德保守而不失願受而不違

是○中使之所能為也然王之一身倘當益修敬德

以誠民使副受的成命自今終有之而不替則王

之命開亦顯于後世矣此則在王而不在我豈敢

曰與有勤勞哉蓋自服上中有躬哲命凡修德誠

民皆王之事也○唯于王德祀之時敬奉此幣

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召公責難之忠如此

洛告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爻氏錄之以為

洛告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爻氏錄之以為

留洛

之專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氏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自上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各語

二十一



者乎倘有一  
官未白一民  
未安未智仁  
不佞病矣此  
其所以難也  
○彰厥有常  
吉哉

阜陶言人能  
予此先德或  
檀其一長或  
兼乎眾善彰  
著于行事之  
開又且始終  
如一有常而  
不交斯真成  
德之吉哉以  
此官人則人  
不能遁吾知  
而可称知人  
之哲矣

德誠民意俱含在此能字  
內  
洛誥全旨  
此篇分七段首節周公敘  
作洛之事朕復子四節周  
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  
王肇稱九節周公敘成王  
宅洛之事因示退休之志  
公明保予四節成王敘  
輔已之德而故留九節  
予小子七節王留公治洛  
而公許之君臣各致責難  
之意伴來四節先述命寧  
之肅致祝其君次以成王  
之責厚望其君戊辰二節  
記成王祭告留公之事此  
周公治洛歲月以見其治  
洛之始終也  
惟三月首節旨  
作以敘周公作洛之始詞  
○四方句是民勤侯甸三  
句是臣勤

公成勤乃洪大誥治註此史臣敘周公作誥之始事  
政之年之三月也始生晚于六日也初基作洛先  
定基地也洛在鎬東故曰東國大和會亦民樂赴  
役也侯甸男采衛之邦內五服  
也百工註者鼓舞趨事也民和即大和會也見士  
見事功于周也成勤者公與臣民皆致  
其勤也大誥治徧告以當治之事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註此下周公授使者  
告卜之詞成王命  
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舊者  
成王為子者親之也又謂明辟者尊之也舊周公  
承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下王拜手稽首  
曰王當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宜朕敢復命  
于子  
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註基命所以成始定命所以成終言成王  
幼冲退托如不敢及如天之基命定命  
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舊大東都天事王  
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信當親往今重乃



○翕受敷施

九德咸事

三德六德多

寡虽不同人

君惟合而受

之布而用之

量才称賤在

有不当則凡

有凡德者皆

四風典起頓

效其才能以

任國家之事

矣所謂能官

人也

○大工人其

代之

所謂全曠庶

官者何哉蓋

庶官所治之

事非人之事

書票夏卷五

周公拜節旨

此洛邑已成周公授使者

復王之詞曰子者親之也

曰明辟者尊之也○是時

公在洛邑王在鎬京

王如節旨

此先敘其所以作洛之意

也○夫作洛以承春于

之事也○基就高而初

經營其位說定就與

後完畢其事說

予惟節旨

此正大相東土之南○大

相何如○凡灼龜必先以

墨幽龜殼之上謂之定墨

者灼對所裂之文正食其

墨則吉否則凶

以幼冲退托若不敢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

之定命一切創始的規模善後的事宜都付之召

公與我我敢不雅太保召公而往大相視于東上

何者我為王城何者可為王都以為王始作民明

君之公

處平

予惟山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伊來以

書票夏卷五

書票夏卷五

書票夏卷五



乃人之爭也 天不能自為 而付之人君 君不能自為 而付之庶官 是庶官乃代 天行道者苟 一官曠則一 事廢矣可知 主德寔居九 德之先知天 寔為知人之 本也

○同寅協恭

和衷哉

夫君同王此 典祀而臣則 輔此典祀者 也故君臣當 同其寅畏不

王拜節旨

此王復公之詞與上三節 應公不敢三句應相洛事 是任基命于始者公既定 宅至其貞應宅洛事是成 定命于終者公其則則可 總承相洛定洛具其則則 之無窮也○誨言者公雖 吉卜寔寓期望責難之意 即教誨所在也

定都始終可 考而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無咎宅伴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者復公之辭也匹配也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

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于無窮

也十萬言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

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謹成王受周公復命因

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言拜手稽首以答面命

使者曰天子我周可謂休美矣公不敢不敬承之

來和視洛邑安處臣民為我周配答上天休美之 也及經書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下兆之休美而 常吉者此豈獨予一人獨當之惟我與公共當其 美且我據卜觀圖乃知公之宅洛用意深長正欲 以予億萬斯年朝百辟臨兆民用敬承休命于無 窮耳蓋公之發誨我者至矣故拜手稽 首以謝誨言倘當深思而力行之也



敢忽易協其  
恭敬不敢怠  
荒土下一心  
融何流通以  
和民之衷使  
人心感化五  
典何不敦五  
禮矣不庸而  
後可也民彛  
物則各得其  
正所謂和衷  
也

○思日贊贊

衰哉

臯陶謙言子

績非所敢知

惟思日贊助

于帝以共成

帝之治功而

已如帝欲知

其言不道卷五

周公節旨  
此公歸鎬京將迎王治洛  
先舉此禮以告之乃策洛  
之首務也○是時公與王  
俱在鎬京○咸者使無不  
周秩者使各有敘



予齊節旨

此節與下節告以記功之  
事亦宅洛之要務也○有事  
只指王記功之事○至于  
用人圖治尤策洛之要務  
非予之所敢專也

今王節旨

此公授王告詔之語承上  
有事而言上命日是報功  
于既往下命日是勵功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註此下周

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  
皆舉其常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  
祭之也○周公將迎王于洛而告以宅洛之事謂王

也○言者為天地神人之主今洛邑新成祀事宜  
先王其首舉盛禮祀于新邑如大地神祇社稷

宗廟之祀典者同無不祭推之而祀典不載可  
以推之也○往之神賜祿將來之馮休也

芳流雨

予齊節旨  
三齊節旨  
仲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註周公言予

謂之曰庶幾有所事乎言有詔教臣亡之事  
但非我所敢專也故我整飭百官使從王自  
洛此特微示其意曰是行也吾王初政必有號令

以新其自庶幾有所幸于  
尚其精自以聽王詔可也

今王節旨  
今王節旨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節

如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之各節



人則贊之以  
迪仁之德也  
安汝正惟  
允惟康其  
弼直惟動  
不應筮志  
以昭受土  
帝天其申  
命用休

舜既去其慎  
乃在位之言  
而禹又推廣  
其說以告之  
也言事物各  
有至善當止  
之處安之云  
者順道平道  
心之正不陷  
于人欲之危  
也事之方動

將來○以功字即指功  
宗謂記功之尊顯者以為  
他日之元祀指生者言非  
便祭之也

不視節旨

此言功載所係之重見不  
可不慎也○且是報功所  
係甚大

儒子節旨

此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害  
欲王諱之于微也○厥依  
約二句指百工效之皆私

祀之能厚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于大烝而動  
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  
王即命口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  
之日汝功臣披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也

譴夫論功行賞乃激勵群臣之大端今王新政常  
為他日配祀之地蓋他日祭享必以功之降者作  
元祀也○論功固朝廷之典而圖功乃大臣之職

所以當申命之日汝群臣既受此褒賞之命蓋當  
懋效殊恩厚輔王室庶幾前功不替元祀可保也

不視節旨  
此言功載所係之重見不  
可不慎也○且是報功所  
係甚大

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  
記功之載藉大示朝廷毫不自掩果褒賞一出於  
公則人知感奮徇國而出於私若復賞一出於私  
則人思違倖樹黨而出於私是公私皆效王人  
之所為也○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  
記功之載藉大示朝廷毫不自掩果褒賞一出於  
公則人知感奮徇國而出於私若復賞一出於私  
則人思違倖樹黨而出於私是公私皆效王人  
之所為也○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  
記功之載藉大示朝廷毫不自掩果褒賞一出於  
公則人知感奮徇國而出於私若復賞一出於私  
則人思違倖樹黨而出於私是公私皆效王人  
之所為也○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  
記功之載藉大示朝廷毫不自掩果褒賞一出於  
公則人知感奮徇國而出於私若復賞一出於私  
則人思違倖樹黨而出於私是公私皆效王人  
之所為也○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  
記功之載藉大示朝廷毫不自掩果褒賞一出於  
公則人知感奮徇國而出於私若復賞一出於私  
則人思違倖樹黨而出於私是公私皆效王人  
之所為也○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也  
記功之載藉大示朝廷毫不自掩果褒賞一出於  
公則人知感奮徇國而出於私若復賞一出於私  
則人思違倖樹黨而出於私是公私皆效王人  
之所為也○悉自汝教導之也記功可不慎乎



言不在爵賞之濫說

為此從而審之過欲以存理事之將成為康從而省之去危而就安此皆修下已者也又必資輔弼之臣直言以正之人已又修則慎位之道矣出是有所劫作布之政事則天下之民災不為大不虛固有先意而溪我者下得民矣以是是共受命于天必有垂

厥若甫肯

此告王修內治也當務也藝以教言以政言評字直貫至成俗言使之上意嚮而各任舊職以立情明之治功存厚之治體也明作二句自時中即有僚之事不可不修明交內治尤不可不修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治功明一代之精氣故貴精明大是為治之規模治木乃一代之元氣故貴渾厚二句俱重若藝按事說成裕者化成于不迫也

有若人然始雖啖啖尚微而其於燥將次第延藝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誨功行賞刑私之害如此謹功我新係甚重則王于賞功之際其可以變南相使無所不私如火始然始雖啖啖不可滅矣王可不禁于未然乎

警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王往新邑伊嚮即有

雷雨行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註其順常道及撫

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

工知上意嚮各就百僚明白舊揚而起功惇厚傳

大以務俗則王之休聞謹去王洛之務教王固宜

亦承有辭于後世矣言雖而內治尤當修也益

為治莫貴于順常道凡綱常倫理皆當順布且莫

重于撫國事凡刑樂刑政皆當修明此皆予當講

政時也必有治人乃有治法其欲順撫如予者推

予也去必有治人乃有治法其欲順撫如予者推

此見在周官乃嘗與予同此憂事者今予亦曾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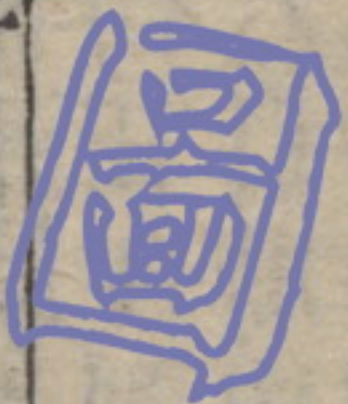
齊以從王矣惟以此周官同往新邑則不待詰詰

而可使百工允上之意嚮以各就職事將使之立



垂眷命予之  
以休美者上  
得天矣天人  
交孚君位不  
益固哉  
○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  
帝因禹弼直  
之言而遂言  
臣職之垂也  
言今之位列  
朝廷者惟我  
之臣了而左  
右夾輔寔我  
之四鄰哉今  
我欲賴四鄰  
以夾輔不必  
他求亦在不  
諸臣之力哉  
反覆咏嘆以

公曰已節旨  
此告王以王業之當終  
承上起下之詞



汝其敬節旨  
作洛本為朝諸侯故告以  
統御之道典下節皆維終  
內事敬字提起重言多  
儀二句止明有享有不享  
之故惟不役志以下又承  
不享而甚言其害獨言享  
上者因將往洛朝諸侯而  
言也○以統馭諸侯之道  
言之

公曰已節旨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在于以起其事功且使之存渾厚之治休而悻焉  
而崇尚忠厚大巧而優游廣助于以成其裕俗如  
是則發矣不順爭矣不接方世之下者新邑  
之治者將以王为首皆不承有辭于後世乎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  
御諸侯教養方民之道也信洛之事而公意猶未  
也故曰我周基業開創始于文武汝惟  
勤也故曰念創造艰难而勉以圖終也

汝其敬節旨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惟終  
當終之也  
此上詳于記功



見弼直之至也  
臣有相親意  
鄰有相助意

乃惟節旨

作恪又力撫萬民  
教養之道不暇  
五何一戒勉推所以  
非彛之故敬字總戒  
以教養萬民之道  
行仁厚之澤而進  
有加無已口篤設施  
不失品節法度之次  
敘篤敘二句申說正  
之實

心常敬自然清明洞達  
其不誠于享者益享上  
足而裕有餘都是虛文  
人所禮也諸侯惟不用  
人可也  
念政事有不差次僭亂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  
朕教汝于菑民彛汝乃  
是不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菑民彛汝乃是不  
何汝往教或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乃民之道也言成王當頒布我及汲不暇  
者雖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汝于是而不勉焉  
則民彛氓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爰武王也  
焉者色學而不忘教者先後之不素者舊敘武王  
之道無不知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王往洛邑  
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矣彼洛邑也  
王于洛邑和裕其民勤去勤政化民乃君道之急  
則民將無遠弗至焉信務收孺子也勉力頒布我  
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訓汝所以輔民常性之  
道使民皆從教可也汝共于此不能勉勵則民彛

書

書

書

書







夏書

○奠高山

大川

禹之所以隨

山刊木者何

哉蓋欲先天

下高山大川

以為之綱紀

則九州之疆

界可辨山水

之脈絡可尋

而導山導水

之功可次第

而學矣流時

既安其常山

川各踐其位

故曰奠

○九河既道

惟公節旨  
此承上節一連亦明保甲  
也



惟公節旨

此因公有明農之語故述

其德教之盛而

旁即上下四方

光勤施之德容

氣感通大地自

育太平盛休告

總是盛稱公德

承上三句講祀

祀言猶言祭則

非祭于新邑之

之明保予小子  
首河其大哉

惟公節旨  
序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謂且政

重功則教以記工元祀使我醇厚宗功的大

報功之而行矣祀莫重于祭祀公則教以肇稱殷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逕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盡祀  
言周公之德昭著

方旁作穆穆以迎治乎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

惟早夜之謹祭祀而已蓋因周公言明保之責

有退休之志故示其留之之意也言予固有望于

公而公且有退休之志予小子寧忽舍乎惟公之



充州最下水

勢愈盛禹則

当其將入海

未入海之徒

疏其正派分

其支流九河

皆順禹新開

之道而安行

其中不復為

患矣

勤教謂顯烈之達于上下

四方者不迷是不遏佚意

王曰公功節旨

此成王顯然以留公也公

功總承上三節而歸其字

即前保字迪字即前明字

篤者禁迪之不息也罔不

若時者欲其寢明農之志

而常加禁迪也○公位家

宰則有輔佐之功○保

則有啓迪之功

王曰公予節旨

此下至文德祖上節與上

非一時語乃成王與周公

在洛時決留之之言此節

則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

而公之德容沮穆穆而深潛安靜不假矜持自兩

過化存神以迎治乎當世將見文王武王昔且勤

勞以教化天下者至公則修舉常新而不致遏佚

焉公之德教在當時者如此予小子復何為哉惟

早夜匪懈以奉祭祀求基命于宥密

以不負公德而已公其可以遠去哉

王曰公功斐然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

如是未可謂成王又曰公予小子承公教詔之益

場言其也謹未嘗忘也蓋公之輔我迪我者可謂

聖使公一去則禁迪之責將誰賴哉須含

和農之志而所以禁迪我者常常如是可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言留周公治

洛也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以治洛蓋洛邑

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

之意則欲令錫京遷上文既勉周公此乃明言

而廢祖宗之舊也言歸錫而留公也曰公今洛



必作治十有三載大後賦同于他州也賦以薄力正道故也孝之則曰貞

○淮沂其乂徐州之川莫大于淮淮乂而入海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無不治矣徐州之濇莫大于沂沂乂而入泗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無不治矣淮發源十胎魯沂發源于文山

書經卷五

上言委治洛于公此則言公之功在國家者尤不敢忘也迪亂指旁作逐衡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救公竊下明禋休享意○且

此望以未去之功此望以未去之功相承迪將二句望其寔○然已去之功雖未酬而將來之功尤所望○四輔不必泥只是多輔意

公定行旨  
此申上三行而決子留公之詞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註四方開治

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註況今四方開治已致大乎能安宗公之功耳註皆公德所致若論功行當公也註但今記功之命雖布而報功之典未行未能安定公之大功公必勉留以待宗功之定也

迪將其後監我上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註

若言周公居洛啓大且後使我上師工有所監視大言天公已去之功固未及酬將來之績凡所深望註言公居洛邑當恢宏治道開大留後之功業使我上師工效職于洛者皆有所監視可也蓋亦以今日之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六保安之使服于德義安于法度則農民安王註與俱安而為周之四方補助矣

王曰公定行往已公功請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註定止也成王欲

在歸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歸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

書經卷五

二十七



○厥貢淮土

五色

徐州之土虽

小而五色之

土間亦有之

故制以為貢

建大社則用

以為壇瑄建

諸侯則用以

為土封

○浮于淮泗

達于河

禹定徐州之

貢道必先浮

舟于淮自淮

以入于泗司

泗而至東道

則或漸水以

達河西道則

或由濟水以

周公拜首曰  
此周公許王留洛而深致  
上貞難之詞烈考以上以治  
洛之爭自任弘朕躬治  
洛之本告君



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我士師  
工者四方得以世享公之德也  
定止于洛乎我則在歸宗周矣蓋公之事功皆肅  
然奉行又欽而說之其係屬人心如此若舍此而  
去而歸周亦波太不敢厭怠其安民之事是在公同  
心共濟而已公必終留勿替其所以儀刑我士師  
工者則庶績威熙四方之民都得以世世享公之

周恭拜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信手稽首曰王命予

烈考武王所受天命之民也予固無容辭矣故保

民之貴者在予而保命之本是在于王故必只言

開導以大我責難之恭不但如記功內治統馭教

養之說而已也



達河湖流上  
逆而帝都可  
毛矣  
○毛震澤底定  
震澤納三吳  
之小三江在  
其下流今三  
江斷定

此正弘恭之寔也恭先以  
上是敘治洛之事以勉之  
目以下是惟治洛之效  
期之也○弘恭何如○  
字費典典獻民亂為以下  
句句俱兼典獻二意

圖

圖

圖

圖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亂為四有新辟雋

蔡死曰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民致治于新邑為四方新主而以其恭以守典恭  
以按于者為周先而借後王也又言其自是宅中

法又大學獻民舉前代之舊臣而延訪之以求治  
禮賢士皆恭德也王其必以此恭德作于先而使

後王繼于後焉能如是則治洛之事舉矣今而後  
甚此由也以至萬邦無不共底休美矣人君以

萬邦得所為極今既咸休則誕保之助王不干是  
成平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

此正承保受命之寔也通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字先



行垂萬前入成烈一句下  
分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  
弘祖功作四子看皆篤烈  
中事○至子豈年以自效  
乎○成烈者滅和大定之  
烈也○昭子猶明辟親政  
曰子○成烈兼文武而德  
獨言交交寔開武之先也  
御案索傳昭子猶所  
也未知何所本舊  
昭訓明子則指成王即君  
亦篇昭文王昭武王蔡氏  
皆以昭明之文釋之則按  
彼例此當云昭明子  
儀刑耳

此下四句是周公在洛成  
王歸周亦使命寧公因使  
歸敘以狄王之詞王曰口  
氣內須見事公如事神而  
公述之須發出莫敢當意

者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詞師眾也周公言我以眾

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眾也作周字先者人臣  
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單雖也言成  
我明昭子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謂言王固當係治  
也此昭子刑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信洛之事而予且  
亦豈敢或凌其誕保文武受民之責乎且王欲以  
監士師王責予予且即願以此多予及御事篤厚  
前人已成之功蓋此洛邑之民文王受之于前武  
王得之于後皆前人之成功也今唯誕保而篤厚  
其爾順象以教或按爭以治以答洛邑之眾而慰  
其爾懼之心焉凡此皆奉王誕保之命而民爭上  
之誠者也予之所為蓋欲以一人之信作周家之  
先而為周臣之倡且以是而成我昭子表正萬邦  
之刑而益其文祖澤及斯人之德則有以  
成文王之德者亦即有以成武王之烈也

仲來節旨  
仲來節旨  
仲來節旨  
仲來節旨

首休亭註  
此謹悲殷民而命寧周公也曰明禮拜手稽

後成王遣使詰滅殷民因以租飽賜周公故周公  
復命于王曰王歸宗周不忘洛邑亦使來戒故殷



○是時公留洛邑王在錫  
京○以拒鬯是致非常之  
儀曰以下是致非常之敬

予不敢行旨

此與下行因王命寧之禮  
而述所以處之如此

御案

成王緩寧周公而  
之禮爭公公不敢自進此

酒則用以祭文武此據蘇  
載之解也而王安在味之

奇如此雨旨大意則  
事神與爭入不同故稱鬯

二尚王命寧周公者即命  
公禮于文武公受命不敢

留宿而即以祭文武其說  
亦長

惠篤行旨

此祈禱之詞句句要點文  
武默佑意口從而視之日

王伊殷行旨

民因以拒鬯賜周公故周公復命于王曰王歸宗  
周不忘洛邑遣使來戒勅殷民且以恩命來安慰  
我賜我以拜鬯一尊其詞謂稱鬯之酒乃明潔以  
祭神明之物故我拜稽以此休美之物奉享于公  
王之命寧我者  
如此誠殊禮也

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  
言不敢當而  
言祭于文武也

惠篤教無有造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考  
此  
祭

夫祝詞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篤教文武之道身  
其康強無有造遇自罹疾者子孫萬年厭飽乃

德殷人亦言既禮于文武則為王祈禱曰福莫大  
永壽考也言于好德願隆誘王表使順文武之道

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奈以贊承先業為福莫大  
于康寧國默相王躬無令造遇災害以自罹疾病

豈子孫者王之胤嗣則啓佑之使萬年王飽祖德  
亦如王之篤教也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殷

民皆率德永年亦  
如王之康寧也

王伊殷乃承敘萬民其永觀朕子懷德  
言王當使  
言殷人承敘



此行答王豈殷之命而以  
化殷之本責王也仔字重  
看有端本澄源意此句內  
就舍以德化之與下懷德  
應承即萬年規德即承敘  
通行一有流下重以身敘  
上蓋豈不以身則教條次  
第仍屬虛文矣口然王之  
身故百福由集亦萬年之  
從出

戊辰行旨

此與下竹記成王在洛祭  
祀册誥之爭駢牛二句盛  
其祀王命三句重其德也  
此下二爭在公作留後仲  
來前

王命行旨

上册是告神此册是誥公

惟周公行旨

上託周公留洛之始此併  
記治洛之終

萬年其永規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公雖許成  
王留洛然且謂仔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  
至于使其承敘萬年周公又吁海說王遣使豈戒  
年則實係于王也臣殷民固有教條次第然王必  
躬行寔使庶殷人有所規感聽受今日教條汝第  
至于萬年也永莫不規法我孺子之德教而悅服  
是則國家之福可  
永保于勿替矣

戊辰王在新邑蒸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

命作册逸祀册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威格主人

太室禋祀此下史官記祭祀册誥等事以附篇木也

逸為祀册以告神惟告周公留後也王賓祀宋之  
厲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夾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詁逸誥者又誥  
周公治洛留

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  
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道淮自桐

柏東会于

泗沂東入

于海

此導淮水之

源也淮水發

源于嶺替山

至桐柏山而

始大故禹之

導淮必自此

而始出是而

東沂水入泗

泗水入灌会

合二水東流

而入于海而

淮水有安瀾

之慶矣

○九州攸同

洪水橫流九

州何有于攸

多上全旨

篇中分四段首節書之本

序王若曰三節言革命之

公我聞曰十一節原革命

之故以曉之予其曰八節

言殷當遷之故及已營洛

之美意爾堯敬二節以

安洛而并明其京師利

未則串結一篇以收時

之意通節以革命之公還

洛之利為綱領

惟三月節旨

此節通篇本序周之至洛

已久而口初者前此猶冀

王之遷至見王且公留丁

此方行治洛之事用告商

有開論勸勉兩意

王若曰節旨

比下三節皆推革命之公

以絕其覬覦之念也○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註周公留洛七

多上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

三月節旨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

王若曰維註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惟註多士非我小國敢註殷命惟天不界允罔固亂

惟我其註華求位註呼多上誥之謂我小國豈敢

而開論之也

惟註我其華求位註呼多上誥之謂我小國豈敢

惟註我其華求位註呼多上誥之謂我小國豈敢

惟註我其華求位註呼多上誥之謂我小國豈敢

惟註我其華求位註呼多上誥之謂我小國豈敢

惟註我其華求位註呼多上誥之謂我小國豈敢



同哉禹則導江窮其日終導水順其源流勤勞八年功施既畢所以九州疆域虽殊而平治云不同也○四海会同四海之水若大若小会不合同而各有所归盖总结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不平也○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大害既去则大利可也

實一也

雖不節旨

此亦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

惟帝節旨

此亦承革命之公而言反覆天人相因之理正欲其以民心察天意也三句相推說下○秉為者○善之理流行○用○善惡之間者○案孔注以為帝不界句屬之殷以下民秉為句屬之周惟天民畏句合其效驗役儒從之者甚矣蔡傳則取呂祖謙之解以此行三句俱屬殷說蓋謂天之所以不與者皆因下民之所秉執而為之也為字如蔡傳當作平聲讀如孔註當在去聲讀旨又離異于經旨各有死明目

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秉為即天之明威天民相因其理如此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迨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康帝天淫泆有辭惟明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言人心之理坦然安逸帝是引之桀宜避

乃命爾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註甸治也明揚

自成湯至于帝亡罔不明德恤祀註明德者修其身

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

其澤註惟天大建立保又有殷殷先王

其澤註亦無失帝心皆配天以澤民也



火金木土谷

六者財用所

自出之府也

水土既平而

大為修治則

財用有資貢

賦可定而利

源開矣禹乃

因地之宜以

制國之用郊

九州之庶土

有肥瘠高下

之不同則交

泰較辨其何

物出于何州

而各州所出

又何者為良

焉

○祇台德先

禹既治走功

書

我聞節旨

以下八節言湯革夏命反

紂自取滅亡之事此節即

紂之亡以見紂之亡也

試以夏殷與亡往事相

乃命節旨

此舉商之興以例周之興

○大民不可無

自成湯

此言商之繼湯而王者皆

能盡君道也成湯帶說止

垂後王

亦惟天節旨

此言殷先王俱能盡道以

配天也亦惟對湯言不建

保父一直說保父即所以

不建也就國祚言殷王之

何也論○夫明德恤祀所

以格天者至矣

在今節旨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夫

伊尹後嗣王誕罔顯乎夫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誕罔顯于天顯民祇誥紂人不明于天道

勤者謂家乎大肆淫泆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同亡

惟時上帝不明厥德天降此大喪者以天不

惟時上帝不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是邪之喪亡其

可執况商罪貫盈而

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誥也言

惟我周王大善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有命曰割殷故我

惟我事未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割殷之事非有



成天又自以  
為德者表正  
天下之本也

承誕敷之心  
惟敬我之德以  
為天下先

○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  
沙朔南暨  
聲教訖于  
四海

此史臣贊禹  
之成功也漸  
者浸漬之深  
被者覆昌之  
廣朔南極外  
則有之以勢  
東西近而南  
北遠故漸被

惟時上帝節旨

此由上二行而言  
九四方節旨

上四節言詞不能盡君道  
以至于亡申前昊天大降  
喪句以下三節言周與之  
事申前有周佑命二句此  
節意粹乃起下之辭

王若曰節旨

此承有辭于罰而後言命  
之公以終之曰靈承于帝  
者何如

有命曰節旨

此緊根上節說來  
其不正畏歸于正之精

惟我事節旨

此緊承上節說下言周之  
所為即天之所為周不敢  
誡于帝殷其可誡于周乎  
乎其曰節旨

上既備述夏商周之進亡  
以釋觀觀之心此下八節

無武適則雨殷王家

自不容不我適矣

其曰惟爾其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  
子曰乃汝

大為其  
受動也

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亦念天就殷邦  
亦念天就殷邦

武庚又外以邪態  
豈可謂遷徙也

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承上

文如惟是之故所以遷徙居西爾非我樂于遷徙  
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逆違我不敢有他罰

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明有興殷革夏命  
殷之先世  
有即書典

籍載殷夏命之事正如  
是耳何獨疑于今乎



與暨因有淺深也。声教流四海者，意旨一傳誰不聽。听九車之風，声仪型一立，誰不橫式。一化之功至此，成矣。

迹遷都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乃爾猶反側不靖，豈以遷洛為怨望乎。

予亦念行肯

御

此承上言不特法所必遷，亦理所當遷也。且我之遷爾，亦非特為汝亂之故。案董氏、琛朱氏、解肆不止，與蔡傳異。大戾今爾等雖有罪，皆肆救而不正，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匪不正言其當遷，此則以不正誅其下遷從也。

王曰：歛節言

御

此以遷洛之意更端言之。承上二節看。案不敢有後許，謂不敢有後誅。蔡傳因之而云不敢有後命，是到殷民說益。惟慮其或有怨言，而惟是戒論之詞，其意甚迫切矣。

今爾又曰：曷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時惟天命。周公設為頑民，以夏事責周，謂商革夏

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上未聞有所

惟以德耳。故予求爾于商，而遷于洛，以冀率德。改

天命如此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政。天罰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言音我來自

降爾，爾不忍味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

以親，以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輕，具恩厚。今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如林之奇居祖謙諸家之說則所謂不敢有後者以天命而言謂急于遷徙所以承天命而不致後時耳此况聖人用意之厚而于上下文勢亦順也

惟爾知節旨

此復累殷之輩夏而陳之

今爾其日節旨

此舉商民責周之在節旨

大義折之亦申言所以遷

洛之意也。連簡二句事

即翁愛敷施意

王曰多士節旨

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

思亦申言遷洛意也。遷

非一端故言如此

王曰造爾節旨

此救已申命之意而示以

作洛之由時命包一篇言

有謂單指下王句說者亦通。四方二句雖臣民並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註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

無所註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註幹事止居也爾乃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註幹事止居也爾乃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註幹事止居也爾乃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註幹事止居也爾乃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註幹事止居也爾乃

爾乃尙有爾士爾乃尙寧幹止註幹事止居也爾乃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註王曰下有開文時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註王曰下有開文時



言寔重商民上多近與上  
微異士是期其將言此是  
稱其已然

爾乃尚節吉

此告以宅洛之利二項  
看口且爾居洛有年矣

爾克敬節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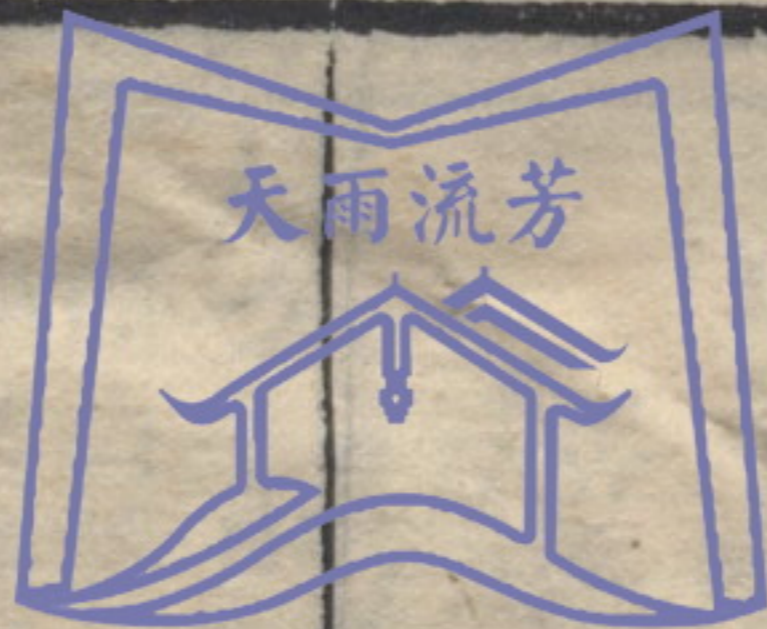
此示以禍福之機敬不敬  
尚虛下節正敬之機敬不敬  
况禍福之機尤可畏乎口  
克敬者小心翼翼具義畏  
法之謂異於內合於身昌  
後意

今爾惟節吉

此克敬異於之寔上一二句  
用力說對克敬言下二句  
牙近遠對界矜言口禍福  
之機彰彰如是口與衆同  
正口色自已所居曰居相  
定安處曰宅承緒久處曰  
繼餘訓為為即耕鑿作息  
意

爾之所居上為念也  
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芳流雨天





三下絲作下

王曰又節吉

此總結一篇言外見我猶  
念爾爾可不善自為謀以  
日保其居意

圖

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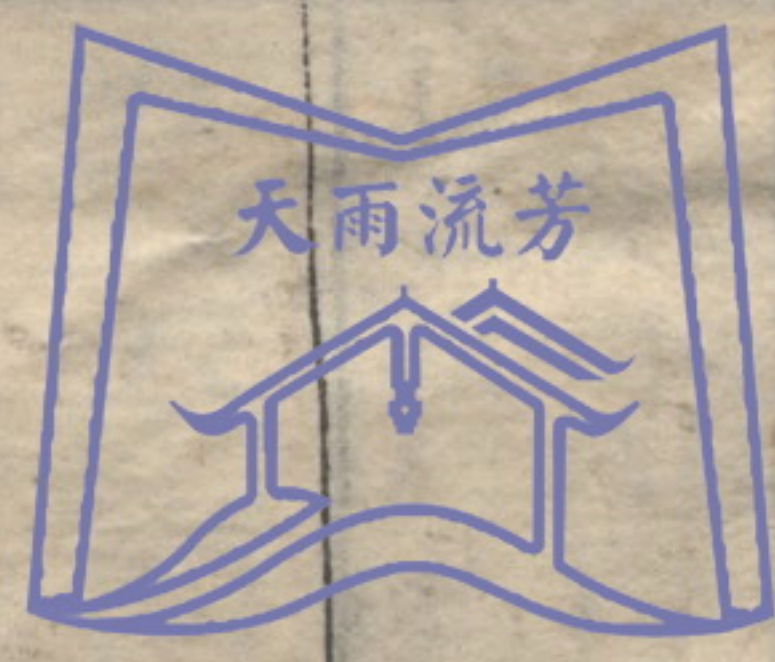
學

城

子

爵

芳流雨天





○表正万邦

仲虺解湯伐

夏之慚而告

之也言夫乃

錫王勇智以

表正万邦之

民正欲以肩

時又之青匡

扶世道庶万

邦之不正者

于此取正也

○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

正既不还不

殆固有以端

出治之本矣

寄傲山房塾課纂疏書經備旨蔡傳捷錄卷之六

錄閣鄒聖脉悟商書輯

可庭氏編次

孫景揚克襄氏訂

鴻聯

章辨

無逸全首

篇首無逸字通冒一篇首

三竹舉君子小人言之欲

成王以勤力法以逸為戒

背在四竹舉商文王之

告之厥亦四竹舉文王之

無逸告之繼自今二節

其法文王之全逸戒商

之縱逸我聞二竹舉古

不棄忠言者勉之自殷王

三節舉古人不治非誘者

勉之末竹致了寧之意

圖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言食息無不在是也

周書無逸

君爽

蔡仲之命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逸也故作是書以告

之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究之其意深遠矣

周公若曰嗚呼王今昔接有天下若至安矣亦曾

觀君子平從來聖帝負王皆君子也一心之內其

為存主居安之所者其有嚴天命畏民若之思凡

靜動食息皆不少離其兢業之情焉純之至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乃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依以為

生者也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

書經標題

商書

無逸

卷之六



以用人則德之懋者極其爵祿之榮不至德浮于宜亦不至官浮于官亦不至官浮于德功之懋者極其錫予之厚不至功浮于賞亦不至賞浮于功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王之存心也則克寬廣大

爲一篇之主君子對小人看槩指古來聖賢諸君說所即王敬所作之所謂身與之習心與之安是居其所之謂非居處之所也此承上文而推君子所以無逸之由先知則知意相呼應先知活看亦皆未爲君時口氣只此四字耳逸指君位言蓋人君崇高以貴本自安逸也先知之知知其事則知之知知其情當申看則字乃及及不暇不遑意則知內有思張圖易以遂其依

相小人節旨

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小人對上文君子言曰去知正不易言也口不知與先知反乃逸此上

故人君身居九重須洞悉民隱知農夫祈寒暑兩耕耘收穫所受許多艱難方以比心而居安逸之君位則臨馭之日必知百姓倚靠稼穡爲生非所以重民之事恤民之苦自不容一日少懈矣

相小人無可再勤勞稼穡斲于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諂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言

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艱難則訓其父母曰古老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于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

中宗無逸之實如此以能有享國永久之效也信言古之王者貴有所其無逸者嗚呼我聞昔殷王

中宗知在上之不可逸也故其修已嚴而莊重恭



愛中有剛斷  
不以姑息為  
仁也寬仁之

德即彰著于  
北民則天下

皆信其寬能  
能眾仁足長

人而可為天  
下君矣

○德日新萬  
邦惟懷

仲虺又言人  
君之德誠能

篤寔光輝日  
新不已自足

係居人心不  
但近者悅服

而万邦亦愛  
戴而任歸矣

○建中于氏

不同此是以逸樂言諺誕  
分言行皆逸之所致

周公曰管仲  
以下三管承首管之意而

實其人此管舉中宗在逸  
之事以勉之也嚴恭四節

分修已治人乎若皆全逸  
之所在也○由中宗敬力

全逸之寔其承中宗敬所  
致

其在高宗管仲  
此言高宗之能全逸也舊

勞二句正知稼穡維民依  
處其惟六句自來而政而

民想推說下勿三平○不  
特中宗也○嘉靖據成功

言嘉靖教化之內為嘉靖  
去休養之中日靖○高宗

以和為全逸之寔其承年  
乃和所致

而謙抑寅而欽蕭畏而戒懼無念不一于敬于是  
知吾心之內有當於之天理焉遂以檢律其身而

凡視聽言動好惡用舍全不求夫天命之本其修  
已者全教至于治民則知民心可畏民生惟保凡

數教以教以治之者皆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  
寧其治民者動也由是敬心常疑口得享國永久

之效益敬則此心常存精神內  
固身且康強且大亦眷佑之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成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身雍不敢寇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註

高宗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七使久居民間與小民  
出入故其艱難也雍和也堯言和順當理也備嘉

靖者和安教化使民安居樂業也和雍者和發  
于身嘉靖者和達于政全怨者和著于民也

小人以上足敘其全逸之由即位三句言其恭默  
思道中有全逸之意其惟下六句三層言全逸之

寶三層以和為主不平看相因落言乃雍言字兼  
政教號令說乃者言皆順于理也不敢荒寧二句



以義制事

所謂懋昭大

德之事何如

天事有當大

之準則心有

自出之節文

所謂中也王

必于一言一

動無不合于

中正之極使

足有所規馬

而後可以者

事之宜事至

当前必以義

裁其其可否

則其過不及

而中之用行

禮者心之節

必有所動必

其在祖里節旨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

二宗但兼修身治民此獨

言治民者能善其政則能

敬修其身可知

高宗也口祖甲以任

逸之宜其永年皆仁所致

案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

之詳矣夫自孔

祖甲為湯孫太

少其說二甲之得相混者

以其享國皆二十三年故

也太甲何以敘在中宗

宗後註疏位以立年多

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似

亦可通第不知太甲之又

稱祖甲何自而所孔安國

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其在祖甲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祀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

流考立鄭氏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

兩以不義逃于民庶能保二句正至逸之事保惠

亦省刑海傲意不侮

自時厥後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貼臨民說荒就事言寧就心言敘養工夫全在不  
敢荒寧內嘉靖二字就成功言至于二句就民言  
根上嘉靖說出云或怨者違拂不發于  
心說說不形于口皆化之使歸于和也







甲之詞言謹始之道莫大于孝弟如王欲使人人知愛惟自其長長之道則凡有長者皆以吾之弟為法而敬自此立矣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湯之居上則所斷金所惑邪俊不能欺而能尺御木之道則君人之紀立矣湯之為下則能克竟至于蒙

無逸者以示戒也不知與先知反不聞與則知反惟耽樂與敬和仁反故其享國與三宗異

厥亦惟我節旨

此將論文王之無逸欲法玉垂耳目之所逮以為信從而先述太王王季能開無逸之源者以死之縱肆怠荒俱以無逸為畏非無逸乃無逸之本謂之克自者見其真能用而力而非勉強也

文王卑服節旨

自此至惟正之供言言文王無逸之實此言其崇素儉也二句相形吊說要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在此意即字車看

徽柔懿恭節旨

此節上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懷保惠解

懷保之于解寡則惠解之惠解云者解寡之人垂首喪氣資予調給使有生氣也自朝至于日之中日之具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謂夫文王惟同此抑畏故以觀其德則柔焉遜順德非足來比也盛德如是故不以崇高為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于微賤之小民則懷保之重家婦子若賓于懷而予以安全于無告之鰥寡則惠解之布以大澤使之復有生意其尽心保濟若此是以勵精圖治朝乾夕惕以至不遑暇食而念加抑畏務以懷保惠解使萬民無一不得其所而歸于至和之隆風比文王之無逸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弗弗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

身厥正五年信言費故不鮮取而能以庶邦惟

正之供于常貢正數之外無楨歛也中身者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快皆文王無逸之實謂不但已也文王心有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信抑畏雖于遊祿省方



唯至所避而能尽事上之道則臣人之紀立矣

○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

恕以待人廣

人已之資嚴

以死已立人

紀之本皆湯

肇修之事也

○至謨洋洋

加言孔彰

風愆之訓至

人之謨也近

足以省身克

已远足以致

治保邦其用

甚大何洋洋

世宗憲 卷六

俱就安養逸成和施惠鮮懷保來自朝至三句重文王心上劫勞看○然安養斯民非盛德之至者不能也○咸和即懷惠之澤橫而大之使無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節旨

此戒佚遊也○此王無逸之旨○文王無逸之旨○畏之心者也

繼自今節旨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則字內兼抑畏知稼穡意能法文王則不妨

民不擾上可順天下可訓

俗無逸之道可盡也○華戒逸遊一事以人情最易縱者言之也法文王則

失三宗可知

無皇日節旨

此欲成于鑒商受而戒逸與上節對看戒商受則戒

世宗憲 卷六

田獵講武國家所不廢者亦不敢以是為安而過于無度其用度構節故所取于庶邦者惟正額之供獻而無橫歛之暴觀于此亦見文王之心乎愛民而不取或逸者也是以文王受命為西伯年四十五十年此則無逸之效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觀于逸于遊

于用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法文王無過于

天之供○周公又歎嗚呼從今後嗣王不必遠有所

也○法但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觀以祭

遊以省耕欲不以無事而空行田以講武備不以

非時而輕動四者既省國用有常萬民貢賦

惟取正數之供斯為法祖而盡無逸之道也

無皇日節旨  
有茲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于酒德哉○無皇自寬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

世宗憲 卷六



乎其死于先王之口乃加美之言也微而理欲是非之辨精而只亡得失之机其旨甚明又何彰显乎此文王之所当敬念者也

○視远惟明听德惟聰伊尹告太甲之詞曰玉如欲視九州之休戚利害則当思夫明明則勞蠲矣疆而不蔽于淺

○視远惟明听德惟聰伊尹告太甲之詞曰玉如欲視九州之休戚利害則当思夫明明則勞蠲矣疆而不蔽于淺

殷後王可知●然欲法文王必當存微戒●酒有凶有吉故曰酬亦曰德

上既詳告以全逸之道也盧其聽之不審故又舉聖王不棄忠言者以勉之

●訓告在未为之先開陳利害保惠在方為之保養其心將順其美

此厥不聽前旨上舉古人聽言之害戒此則以不聽忠言之害戒

自殷一勅旨

此下三節言三宗文王不惟君臣交修至由致謗即有之亦未嘗忿怒也此節

總承上四君之事而申明之以起下意蓋推本言之

之而崇歛之類故繼之日毋若商王受之沉迷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自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護民無道謂張為幻王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致誨之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德取予明而不恃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不聽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不聽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不聽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言進此日之民非違怨則詛祝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王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

祖甲文王允蹈其知王能知小人之依而深察民故周公以迪哲稱之王意所謂哲也且不徒知之



遊矣欲所百  
官之謨謀納  
諫則當思夫  
聰聰則声入  
心迎而不感  
于檢邪矣  
○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  
一人有大善  
之德知行並  
力思为交尽  
則途途臣民  
自去内去怨  
非外去邪行  
莫不一于正  
矣德至愧于  
先王者始百  
河于先王也  
○咸有一德  
伊尹告太甲

哲是心之明處蹈其心之  
所明則身心知行合矣迺  
字重看下文是迺哲以後  
事○哲訓智是知民依迺  
訓蹈即能蹈無逸之實  
厥或告節旨  
此承上文迺哲而言非迺  
哲之寔蓋惟迺  
逸而量有容故  
言亦所集聞也

又能荒業于身心惕厥于政事各盡其無逸之實  
所謂迺哲也如治民所懼嘉靖殷邦不侮隸寡咸  
和萬民皆此所  
謂知也一也  
厥或告節旨  
小人怨謗言汝則皇自敬德厥愆自朕  
之愆也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或有告之日小人  
德之受之日是我之愆蓋三宗文王不職責小  
人愆也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豈特止于隱忽  
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謗言汝則信  
之則若時以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然有同是叢于厥身  
言成王于三宗文王之爭  
信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狂  
譁曰小民怨汝謗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  
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寔之言  
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人受  
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于人君之一身矣



曰惟尹躬暨湯皆有純一

之德心不雜于人欲政必

出乎天理君臣一心上下

同德所以能享天心而受

命也○惟民归于

一德尹言民之归

商非商之有求于民也蓋

民罔常怛惟德是依我商

之君臣既同有一德是以

小民愛戴而

四人監小人之縱欲則思懲後王

君頌全旨

首六節言天命係于大臣而已欲輔君以保命我聞

曰四節敘商六臣得天之烈而勉以休匹在君節

敘文武得臣以佐先王以共保前人敷節責以先

王付托不容辭告汝節動以喪亂之天之當念身不

允勸以天眷之當然節之篤契節以民心之當得留

之予不惠節以已之為天民者結之末節因其留而

以敬囑之通篇以天民字做眼目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註茲總指上文而言篇末嗟歎之外更無他

語惟以益于茲結之所謂言有尺而意無窮者與

君頌首呼君頌故因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頌註君者尊之之詞

既受我周既受我周既受我周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于信註公呼其名而告

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註昔周公欲留召

下矣然天命不常我不敢知而謂此基業常信于

謂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天不祥也

此首言天命無常以寓留召公之意

弗弔節首



可不修其德哉

○任官惟員

材左右惟

其人

庶司百職或

守一方或領

一爭者必選

有才有德之

人任之左右

大臣或次大

疑或定大事

與夫調元贊

化則非一方

一事可比必

須才德全備

者立後可用

○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人臣之德上

嗚呼君已節旨

此承上天命不可知而敘

許國之司推去國之害見

召公之不可去也○我亦

至剛尤違作一付看

嗚呼君已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遺傳前人光在家不知註周公嘆息言召公既

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

無尤怨皆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惟在人

難持之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

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遠絕佚墜文武光

顯得謂在萬然天命吉凶惟在賢臣之去留且

家而不知乎言君前既有言謂誠小民而祈天命

是誠在我君誠自任矣然在我亦嘗思天命無常

不敢謂上帝眷命苟可康寧而不永念天威之可

畏于民無尤怨皆違之時也日天命所在即民心

所在去就無常其機在人今君乃忘前言翻然求

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之夫不能上畏天命下

畏民身或遠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當此

之時君為大臣責無可辭豈

可謂退老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節旨

此緊承在我後嗣以下而

此

圖

此

圖

此







說亦不可兼指召公

君子之取善求之實廣而擇之貴精彼天下之善解窮若執一而求之則隘矣故德安常師凡有一言之合道一事之可法者即兼收之而無遺

雖天下之善皆我之善矣左使遂一而主之則雜以故善安常王或窮其源或溯其流必驟全貫通務求至當則吾心

書票題 卷六

既以德而承厥志我今惟以武王之統付于仲子

務行而長之庶幾使大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而必歸于我周而後快也我道亦當曰此道矣

公曰節育

公曰君有節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此舉商家所以物業守中與者皆得大臣為輔以見召公未可也

敘不分優劣而後無不編與天為一保衡不

言治功者格天之治尚保之不失也格帝

正不愧于天也格帝

政治修明說其盤高宗善主學者

賢在武王時則有若甘盤

此敘商六臣之烈蓋勉

尹在武王時則有若伊尹

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當天無間伊尹臣履之

書之六君疏

書日經備旨



之一善能以  
統天下之五  
善矣

○俾万姓咸

曰大哉王

言又曰一

哉王心克

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

民之生

此言一德感

应之枕而并

及其效也人

君之德果能

純一不雜布

之號令目立

心人心頌將

使方姓咸应

王言之大又

頌王心之一

率惟節旨  
此承上文言六臣能輔君  
故其效如此也



天維節旨

此極言六臣輔君有功故

天生多賢而民信之天純

佑命本六臣輔君格夫來

商實維下內外得人看惟

茲至厥辟作一句通域內

德滅祥黎之異乎格上帝之心又有巫威亦能左  
右王室使國家守治在太茂之孫祖乙時則有如  
巫威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故  
保父之功振中興之業此可見聖君必賴賢臣君  
之所共  
念也

惟茲有陳保父有殷故殷禮既配天多歷年所

言六臣循道陳列其功以保父有殷故

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謂自伊君

陳列之功保父有殷之天下以君德則益修

如成湯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天天以

祚則永生而傳世十九歷年有六百之多也保父

之功  
大矣

惟維維維則商賈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夙夜有勤厥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之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小罔不其是

謂承上六臣輔君格天  
致佑遂言天佑命有



矣一德之感  
應如此不但  
是也先王成  
湯固以一德  
受天祿矣王  
能一德則有  
以保其諸業  
而克享先王  
之祿先王又  
以德致民狂  
矣主能一德  
則有以揆其  
生民而永貽  
樂利王至窮  
一德之效驗  
又如此此說  
命

外有人以起下文惟二典  
故字相呼應是乎後須徵  
年所多歷意○命即有  
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見有  
終勿替之謂純佑故商實  
寶即佑也正作純佑說秉  
德明恤串說不無謂是月  
矣一人不六君也其是必  
父若輔助之意典與台父  
之又同一人指成湯諸君

商純二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  
典夫不言之敬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著其夢外之  
小臣也其君故君有享于曾方如龜之卜如著  
是也其君故君有享于曾方如龜之卜如著  
不敬信之也言此上夫卷作之命純一不雜生許  
多負才使商克寔而無無才之患內則百官之著  
姓曲王臣之微賤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夏國之  
此則外之臣都稱舉其征用以禪君之治改正有  
和代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  
之人俱聽從之而無一人之不信矣由是觀之六  
臣有益于朝廷  
公常思效之也

天壽乎格前旨  
此正欲召公匹休于六臣  
也天壽就國祚說乎格指  
大臣說此是泛言其理處  
說至保又有殷句方指六  
臣乎格得天言口坦去無  
私之謂乎乎格謂至乎過  
格于天蓋至公無私而與

至乎通格于天者壽之六臣能盡乎格之寔故能  
保又有殷多歷年所殷紂嗣天位則降以滅古之  
威天豈不私壽之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承之念  
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

公曰君前壽乎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此說答高宗  
欽于時命之  
語也言王命  
臣以進諫誰  
敢不思尽忠  
補過以敬順  
王之美命登  
王亦惟從補  
是務耳

○惟天聰明  
惟聖時憲  
惟臣欽若  
惟民從乂  
說言人君既  
奉天以治民  
則當法天以  
力治今夫天  
聰矣不聞明  
矣不見惟共  
公而已人君

天為一也二字串看主德  
言保乂正是天壽處非  
臣保乂之也

在昔上帝勅  
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  
之○甲是勸之不已

惟文王節旨  
此言文王之與本于五臣  
之輔也修和王德教說而  
養在其中修我所有之以  
使之治而不亂和我所有  
之以使之順而不乖焉也

那周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言天命至公其壽人  
矣信國家使綿長者必其大臣有至公無私乎康  
正直之德乃克格美心而天斯壽之耳如六臣皆  
盡平格之寔故能保又商家又安長治及至商紂  
嗣位播弄老無有平格之臣所以天降之災而  
遭滅亡之虞臣之係于平格如此今汝無汲汲求  
去勉為國家永久之念則幸德格夫必有亂  
固之命而治功文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

公曰君其在昔上帝勅  
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  
之○甲是勸之不已

惟文王節旨  
此言文王之與本于五臣  
之輔也修和王德教說而  
養在其中修我所有之以  
使之治而不亂和我所有  
之以使之順而不乖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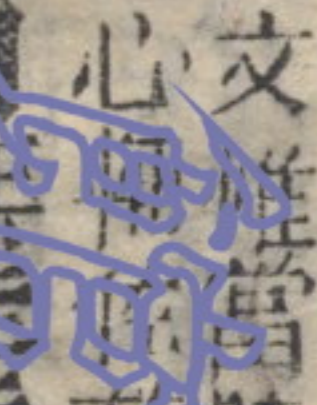
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聞我周得天下雖在武王  
號叔等五人之輔也信而基寔由文王惟文王



居天之位為天之子時時奉天為法律凡一切起居勞令好惡賞罰皆出于公而以天之心為心可也由是在下有所觀感為臣者莫不承式子下敬順而亮天之功為民者莫不取則于下從治而忘天之化此人君之治所以法天為要也

○然得天下雖在武王而基基本于文王○修有承效式化意和有涵育葉响意  
又曰無能節肯  
此承上節反言之以見王之有賴于五臣也

庶幾能修治寡和我周所有之中良使三分有二之國各服從政介涵百教化此豈文王之獨勞哉  
文雖當時佐命之臣有號敕等五臣同心無能故能使修和之澤遍諸夏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迺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反前意而言若此五臣不能為文王奔走于此率迺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  
亦惟純德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迺見冒聞  
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又正言文王有此五臣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蓋以如是秉德之田踐履至到寔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時迺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工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言文王惟合此五臣之助故亦惟天大佑之所以然者以五臣秉持其德于天理之顯然可畏者行之至而知之盡以是昭明文王迺其藝教而左右夾輔使文工修和之政昭見于朝廷之上又使文



亦惟純治節旨

此盛言文王受命有此五臣之助首句謂德至上帝作惟田說德即藝教迺見冒聞正昭文王處而見冒聞又皆迺之使然時指秉德以下言受命比純佑聞一步看口亦惟顯商而言秉德指五臣猶德義德容之類天威天理之頭然可見者五臣為行之至所以知之盡故曰迺知



蓋惟厥時此憲天之見于処爭者說人君有所動作不可率意妄与必先熟思審処果当于理而後行之蓋天不外乎理善即天理之当也

大率虽当理使不台乎时亦不足以成天下之事又必虚心裁度隨時処中不兵乎时措之宜而後可劫盖时即天理

正所謂秉德也時指迪知言上迪訓踐下迪訓開導然亦是導其布德非導其修德也

武王節肯

此言武王之興亦本四國之輔也尙迪句是有天下是化及天下二惟茲重然不可兩段對武王遂輔以有祿以不冑亦見四人不以功成而退意口有祿句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寔後二句輕帶過以起下字不

王修和之澤蒙冒于却国之下而越發升聞于上帝焉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而受有殷之天命哉

武王惟稽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昌不單稱德

武王惟稽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昌不單稱德此四人庶幾施有天祿其後死於武王既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天下若下大盡稱武王之德文王既賴五臣輔任以而達于四海也信受殷命至武王號叔雖死罔等四人又能同心協力道進武王膺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六奉天威往伐有商盡誅滅岸民之人與我周爲敵者此四臣又念禍亂雖除德澤當敷又竭力宣布用昭武王之德蒙冒于天下使天下之人涵濡教化人盡稱武王聖德四臣之功大如此今日其可無老臣于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喪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其最罔最不及有德不降我則鳴

今在予節肯

上言文武之得臣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之無助尤不可不匹休之也



之流行而不

帶者也如事

如此則憲天

之道得矣

惟厥後居

政事惟醇

此示以宅心

乃憲天之本

也言人君能

以父理涵養

此心如水之

至而不擾如

由之止而不

廷則心一矣

一則凡有施

為皆從義理

中流出而空

二主之雜大

而為政則尽

御纂誕無我責之上蔡傳疑

有開交據北疏體會周公

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誰

責我之留而已收同易

及恭傳以為未詳若此

其義則余氏引呂祖謙

說亦可以備一解也

君肆其監節首

此申結上五節以留召公

之詞茲指上文所陳文

資臣為治乃期召公共濟

之言皆是此句虛下正見

不可不監意口裕對狹看

去則為一身安逸計所謀

者狹不去則為國家長遠

鳥聞知自其有能格註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

豈能獨濟乎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况成王幼

冲雖位與未即位同誕無我責上疑有關文

收用焉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者老

成人之德不及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得其鴻矣况

敢言進此而講况今王業艱難幼冲在位我小子

有威格乎且憂懼如游大川涕然不知津淮

我目今以往惟是與汝同心輔治其濟艱難耳益

流主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等正賴賢臣夾輔

天不可以此專責我而求去也若汝敘迹恬退不

肯勉力以助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將民怨

尤無田致祥而在郊

之鳳安得聞其聲乎

君肆其監節首

此申結上五節以留召公

之詞茲指上文所陳文

資臣為治乃期召公共濟

之言皆是此句虛下正見

鳥聞知自其有能格註

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

豈能獨濟乎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况成王幼

冲雖位與未即位同誕無我責上疑有關文

收用焉不及未詳者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者老

成人之德不及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得其鴻矣况

敢言進此而講况今王業艱難幼冲在位我小子

有威格乎且憂懼如游大川涕然不知津淮

我目今以往惟是與汝同心輔治其濟艱難耳益

流主幼冲雖已即位與未即位等正賴賢臣夾輔

天不可以此專責我而求去也若汝敘迹恬退不

肯勉力以助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于民將民怨

尤無田致祥而在郊

之鳳安得聞其聲乎

君肆其監節首

此申結上五節以留召公

之詞茲指上文所陳文

資臣為治乃期召公共濟



則至精豈有不醇者乎居止也

○孝于古訓

乃有獲

此說進之以

反已之孝也

王求多聞固

惟建事去事

理寓于古訓

必取古聖生

謨訓中所言

修身治天下

之道謂明而

切究之則又

理奪得于心

而可為建功

立事之本矣

○惟孝遜志

二務時敏野

計所謀者裕

前人敷節

此以顧命留之敷節

即指顧命曰以下便是明

勗二字串貫至大命偶王

二句正明勗處且君獨

不念前人之命乎且君獨

二句註以如耕如車作喻

意似兩平必細玩白文原

是串說

之言君宜監祖于此不可忽也蓋我周文武受命  
固有無窮之美然文以玉臣而修和武以四臣而  
不昌是亦大艱難也夫得之既艱則保守之責我  
二人不容辭故我告君以寬裕之道務展布心乃  
為久遠若必切切求去則嗣王之德無由開  
明故我告君以寬裕之道務展布心乃  
其可不  
留耶

公曰前人敷節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民勗偶

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乃心腹也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

以丕承無疆之休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信又

時顧命之詞曰嗣王幼冲汝當精曰一心勉力不

忘以輔弼之如農夫之有偶彼此相信而不退托

如車之有馭并力一心以乘載天命蓋今日之天  
命文王以德受之後人當追念文王之德常恐失



修乃來允  
極于茲道  
積于厥躬

此所謂孝古

有獲也為孝

固在孝古大

義理至窮其

志易簡必須

中遜其志不

可有自足之

心又必時時

敢求不敢有

自止之矣誠

能謙以受人

勤以肺已如

此將見日有

就月有將而

進修如水之

來矣由是見

聞日博事業

吉汝朕節旨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

之詞揭出天威二字欲以

動召公之聽也且汝至

天威作一氣讀正朕允所

祚乃隱括前十教節意而

言之也

予不允節旨

此言天眷當答茲以天命

留之予惟四句推致誥之

意天休滋至對士受命有

祿深一步看其汝上要補

召公懼滿意口敬德用賢

乎看謂召公之去不過以

盈滿為懼則當益自敬德

可也明我後民可也

墜其受此無疆之憂可也武王命  
汝如此今汝豈可委而去之乎

公曰君若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君肆念我天威註君者尊之保奭者又呼其官而名

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天註又言我今名汝以我之

烈之言也我前言有殷嗣天滅威汝其敬慎不怠以

可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且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

我後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註言我豈不信于人而若

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

是三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

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亦加寅畏明揚後不

書傳通 卷六 三十一 五十五 七



日廣而修治之道有不充積于厥躬者乎所謂孝古有獲如此○惟教孝半念終始典于孝厥德罔修竟此示以為孝之全功也始而為孝所以明德內堅之孝所以立其休也終而教人所以耕民外于之孝所以達其用也故教人居居為孝之半焉

此言前功當修蓋以民心留之今日休以上是教其已然之功我咸成也勉其未至之留不官二句正成文王功之定海隅出舉遠以包近也○篤棊單指輔成王言前襄我且將然之詞此篤恭是已然之詞今日休指民不允違不可涉天命上文王功就治化言不怠是用功字不

篤棊節旨



從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諉後人居人壽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時也信且我前勉留汝其言豈不足信而諄諄告汝乎我意惟曰國家王業文王以五臣四臣輔之今其吉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契合于心也則自是誠在我二人矣况今天眷我周方與木艾就是我二人竭方猶恐不能負荷汝若以此為不當敬其輔君之德亦加寅畏明揚才俊之人布列庶位以答滋至之天休使他日國家降盛汝欲推讓其勞以付後人我亦不禁汝也今則豈可去乎

此言前功當修蓋以民心留之今日休以上是教其已然之功我咸成也勉其未至之留不官二句正成文王功之定海隅出舉遠以包近也○篤棊單指輔成王言前襄我且將然之詞此篤恭是已然之詞今日休指民不允違不可涉天命上文王功就治化言不怠是用功字不

我一人我思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君公其成文王功業下不怠大覆日勸民使海隅日出之無不臣服言篤于輔君者惟我二人君則保然後可也言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我則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力協力交修其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民心大順方邦咸休矣而我之意尤樂與汝其成文王修和見旨之功于不怠庶幾大其覆冒至意海不日出之地矣不率從則不止于今



員二句正其寔也

日休而為信能成文王功耳否則未可以言去也

子不惠節旨

公曰君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誥只指上一節不必結通篇蓋前所誥已備而又為天民之語故曰多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

此因召公之留而結之欲其治民以不命于去窮也民德指向順一也初終皆指民德言亦罔不能字當善字看

若茲君若用治

皆指民德言亦罔不能字當善字看

皆指民德言亦罔不能字當善字看

終歎息說入命之去留係于民心之向背汝諳練已久必能周知民情今日民無怨尤固善于初然思其終則民心難保最是可怕汝其祇順我言自今以往益務敬慎以圖治可也

蔡仲之命全旨

蔡仲之命 仲蔡叔之子叔沒仲

首節本序也下皆命仲之詞小于胡節欲其敬以就封是一篇目于爾尚蓋節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廣求俊乂之

以欽承君意

會行則說可

承來言君德

承上式克欽

列于庶位

所以大矣

規而莫知其

乎去迹之可

而之修而來

所得日並深

工修自益密

不倦至是則

不厭誨人亦

于孝自孝固

念始終常在

有間又必一

大工夫不可

廣求俊乂之

首節本序也

蔡仲之命

十二



士因才器使  
列于庶位大  
者格心論道  
小者效力宣  
猷使之同心  
以匡乃辟矣

○說井手稽  
首曰敢對

揚天子之  
休命

王間言有感  
乃拜手稽首  
以復王王曰  
人君安得天  
子之休命也  
敢以此美命  
承之乎已自  
非其力之能  
勝揚之于眾  
自諒吾言之

道其往行之美皇天以下  
正教以後此之敬總至敬  
字而要之能敬在慎始慎  
始在盡不盡不在卒忠是  
慎厥初三節正敬之寔際  
也

首節旨

此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  
詞而先敘其始如此仲之  
克庸此德句乃得封之由  
也○德即忠孝之德

王若曰節旨

此敘其得封之由而勉  
之乃一篇綱領後文分  
應之○德行猷俱暗含忠  
孝意○蔡在東周故曰東  
士

爾尚節旨

比申上率德改行克慎厥  
猷而言皆敘胡已然之美  
也○所謂率德改行者何  
如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霄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厥德周公以為卿士叔率乃命諸王邦之

○流言者謂亂以搖周公欲傾覆社稷故致辟于  
商我師者誅以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囚云者制其出人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不霍叔  
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六以復其國也

仲叔之王克當敬德周公以為卿  
士○流言者謂亂以搖周公欲傾覆社稷故致辟于  
商我師者誅以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王若曰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于東土  
往就汝所封之曰其敬之哉

爾尚蓋前人之德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

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註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  
德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云所因



自或說之復  
于稽首者如  
此可見其直  
以成湯望君  
而以伊尹自  
待矣商之所  
以中興也

是天節肯

以下四節皆敬哉之寔

此欲其察治亂之機也上

八句泛論其誠之理未

自有是勉仲

所當敬者安在

慎厥初節肯

此欲其明謹始之道首句

虛講下四語是難能謹之

善與不謹之故

以當慎意且謹始之道

亦不可不敬焉

懋乃節肯

此欲其謹侯職也五句平

看以字不必泥又在盡  
侯職口精泛指功業言  
率自中節肯  
此欲其守中道也中者吾

故曰邁遠自身克敬無怠所謂自身也聖憲乃後  
所謂邁迹也率乃文王無若爾考所謂率德改行  
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

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註善不一

流芳不可行之善惡不一端而

慎厥初維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註思惟

也思此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懋乃攸績歷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註勉汝所立之功親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政厥

度則予一人汝嘉註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



心自有之理而出治之原  
首句重然且尚虛下三句  
正其寔。抑汝之所當敬  
者不尚有中道之可守乎

小子胡節首

此節遺就國而呼嗚呼以告  
之。底命指上四節

多方全旨

首節著作詳之由周公曰  
上六節示以宥罪之意而

極言天命之不可不守  
易取四節由示宥罪之意

而以天命勸戒之總上二  
十二節皆以天命之當念

反覆論多方也王曰嗚呼  
七節又以臣當率民之道

深敬其多土永節嚴更始  
之約復指多方而言

首節首

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  
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  
成其本于已者然也視聽不審惑于一偏之說則  
作中也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簡于人者  
然也其能如是則  
我一人之嘉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初政奄與淮夷及  
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

惟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  
年商奄又叛成

滅之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

四國所土在殷民故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  
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言商奄大惟私意  
圖謀天命自底滅



周書成茂

○建官惟貧

位事惟能

史臣言武王

思天下不能

独理于是建

立公卿自賤

之官惟用貧

而有德者四

不肖者不得

作進也在位

而任礼樂行

政之事唯使

才而有能者

而不才者不

容濫及也

○惇信明又

崇德服功

此史敘作誥之由○周王  
三伐奄誅紂時一大誥時  
一自是滅之三○成王祀

涪歸周即政之明年  
上若曰節旨

此先示以宥命之思以起  
其聽命之心○所重在躬

故又專提殷侯尹民皆之  
謂之尹民蓋商舊有民

之官

洪惟圖天節旨

此言商奄之所以亡以見  
天命不可妄于也○杜爾

亦知商奄之所  
惟帝降節旨

此下四節舉夏之所以失  
天命者示之○欲知商家

之亡盡觀之夏事平  
厥圖帝節旨

此承上節而極言桀之惡  
也○夫天命在民而天之

命愛民而已○不克開是

亡不深長敬念  
以保其祭祀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于民乃大淫

厥厥克終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言以誥告桀桀

不知戒懼乃大肆逸等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  
况望其有憂民之寔乎又人肆淫昏終日之間不

能少勉于天理元望其有惠迪而不違  
此乃爾之所開欲其因桀而知糾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申于而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

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註言桀虐誣  
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于民倚麗以生者皆抑

遏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  
始于內亂惑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家不能大

進于桀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貧叨忿憤  
者則日欽崇而專用  
之以成害于其國也



信文見人君

所立以事下

者哉王則本

至誠以治天

下而苑号施

合莫非寔意

至公以治天

下而立綱陳

紀皆合時宜

功德是人臣

所立以尺職

者尊有德使

人知所以尚

負振有功使

人知所以功

忠俱斯已在

位者說

不能愛養斯民意麗不專  
指衣食凡民所恃以生者  
皆是

天惟時節旨

此承上節言舜之亡也夫  
節重湯與上顯休命者  
然休美之命明白正大而  
非圖度

惟天不畀節旨

此申上三節之旨言純  
之所以亡也口不界純承  
上刑殄來下推所以不界  
純之故由不用君子而用  
小人也

乃惟成湯節旨

以下四節言湯之所以受  
命及其繼統之盛為下言  
紂張本此節先言湯之德  
以其能得民心蓋民之所  
簡即天之所畀也

慎厥麗節旨

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

天惟時求民至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王天乃  
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便為民主而伐夏殄傲之也

惟天不畀節旨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咎惟虐于民

至言為大不克開註言天不與桀者士乃與爾多

是凡百所為無一能  
遠所以速于亡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註簡擇也民

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註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

也

也

也



三日農用

八政

其于言曰五

事为修身之

要人君故修

其身莫大于

五事故次以

第二勝人猷

以泰民之其

人君既修其

身則有以治

人故以第三

時蓋散何以

成身二所以

厚生也

○文五日見

用皇極次

六日又用

三德

人民渙散而

書票題卷六

厥不指仁言人若所恃以  
悅民者全在于仁仁者君  
之所依

以至于帝節旨

上言商先王以仁制之

言商後王以仁守之具

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不

也明德就修

治民說

此中明詩罰之化民也

謹罰句如

今至于爾節旨

此对上四節看先王以

仁而保天命今以不仁而

失天下也

誥告爾多方節旨

上既立陳夏商之亡此又

嘆息言其所以亡者非天

有心以去之以起下文之

祭紂自取之意自此至

爾多方俱示天命之不可

以至于帝亡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  
罰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

要旨

要旨

要旨

謹罰皆以明民之德而已罰有宥故可言

而當罪能宥以勸勉用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也商先王

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

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成可

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

言乃惟祭紂

自取滅亡也

乃惟爾辟以汝多方大淫圖天之命有辭

紂以

多方

多方

多方



唯二人君中

天下而立有

大中至正之

極為天下之

標準上以敬

順天道下以

奠安兆民故

人君虽以身

立教而成用

剛或用柔或

用剛柔相洛

固時制宜以

合乎中而後

天下之事至

此三德所以

納民于皇極

也故居

○土爰稼穡

士以生物為

性而所生之

妄于

乃惟汝辟節旨

此丁三節承非天庸不而

言也

乃惟有夏節旨

此言桀之自取其亡也

不惟桀自取也

乃惟爾商節旨

此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

○再以紂言之

節雖以桀紂並言音垂紂

上

惟聖節旨

此申言紂惡自絕

即非天有心之意

起下之詞首二句泛論下

方指紂

天惟節旨

此承上尚可念聽而言為

下節張本

之富大肆淫佞圖度

天命瑣屑有辭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聞之誥

桀國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

喪亂而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自紂以逸居逸淫而無度故其為政不之可而穢

自取不蒸進而怠惰天以是降亡于殷殷之亡非

自取

惟聖節旨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乎

孫誣作民三罔可念聽

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

而能念則能為聖矣紂雖

愚而不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

視其克念大傷民主而無奈紂無可念可不者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誥

紂既罔可念不斥于是求民云于爾多方人

願之誥今劫以禳祥之成以開究其能受眷故之命



物莫盛于五  
谷于是種植  
而為稼而生  
物之功以始  
收成而為積  
而生物之功  
以終爰于也  
力是稼穡也  
○稼穡作甘  
稼穡之氣味  
獨為甘美蓋  
其性得五行  
之冲氣故味  
亦得五氣之  
冲和也  
○親曰恭言  
曰從視曰  
明听曰聰  
思曰睿  
此詐五事之

書票頁卷六

惟我周王節旨  
此承上文言文武備君德  
而膺天眷也○紂既失  
道多方中又因堪眷故

今我曷敢言  
士既詐示天命之在此復  
申前大降雨命之言以不  
劫之也

爾曷不節旨  
此以下節一勉皆責  
以于善之寔也此節則勉  
其所當為者分三段看是  
本然事○我之欲降雨命  
如此則既蒙宥罪之恩當  
圖于善之寔矣

者而爾多方  
田堪眷不也

惟我周王節旨  
我周王節旨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大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註文武善承其眾克甚

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  
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止爾多方也

今我曷敢言  
我惟大降雨命  
註言我今何  
敢如此多  
雨我惟大降雨命耳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註介助按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今法定罪  
則諸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  
爾何不順我王室恪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責其  
何不如

此也

書目涇其萬旨

卷之六多方



時也人臬造  
化五行而生  
水火本金土  
之氣不而為  
貌言視所思  
之質五事既  
備五德自具  
恆之德曰恭  
不莊中正也  
言之德曰從  
順理成章也  
視之德曰明  
會所不見也  
听之德曰聰  
會所不問也  
思之德曰不  
恭從明聰之  
理有以通其  
凡不也  
○恭作之從

此節戒其所不當為者分  
四段看是就已在而今其  
將來之詞○若所當為者  
不必為其不當為矣

我惟時節  
此承上文而言其節與禁  
之○且雨獨不念我乎目  
待汝之思乎

飲告爾節首  
此節臣洛之失以不動之  
雖兼多方寔至殷士邊○  
自此至祇告爾命言殷侯

爾乃迪要丕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宅天命爾乃肩  
插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其未知爾乃自愛也耶爾乃大不安天命明爾乃  
控棄天命爾乃自為不法不見信于正者以為  
當然耶此責  
其不可如此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  
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刑

我惟是教告而誨論  
我惟是戒往而要  
囚之今王再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叛亂  
我乃大罰極爾非我周持德不安爾惟爾自速其

王曰嗚呼飲告爾有方多士監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  
有若造焉所未臣我言也言商士于文



作人明作  
若聰作不

睿正至

五德明其五

用自往貌惟

其恭則臨民

之際自太可

畏可象截太

莊言也言惟

其從則出令

之射自太有

倫有要秩太

條理也視明

則自太不蔽

于所見凡人

情物理云不

洞燭而為天

下之大哲也

所聽則自太

不惑于所聞

以正民之戒與次節殷侯  
正氏何相叩

月惟有節旨

此專告受十于洛者伯

正其三等入臬指化殷

事言下二節俱是此亦教

民由在位意

此承上罔不克其言明

其蓋長治之十也○所謂

罔不克臬者何如○明者

曉然于人道之善蓋非復

前日之宜預也

雨尚不思節旨

士節言和身曉家以化民

之事此言正已用人亦

民之事也尚字作未然

詞穆穆即上和身曉家標

表不必又作一層○雨邑

克明則頑民不足畏矣○

重正已用人特帶說耳  
爾乃自時節旨

奔走臣服我監于今  
五年究不復反側也

越惟爾等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言身事也胥伯

正益殷士之受十于洛者也其臣我  
監亦久矣且問反側而不能爭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墜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心不安不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  
不則家不和順矣和之至而後能

協于其邑不然有思以相愛榮榮有文以相拔  
爾德克明始為不負其上而可謂克功乃幸矣

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乃位在克闕于乃邑

頑民成可畏矣爾多上庶茂不王畏忌頑  
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去爾位以之消

其悖戾之氣又能簡闕爾邑之資者以謀其助  
則民之頑者且革面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由天惟卑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齊爾迺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儉言



凡是非可否皆能其度而為天下之善謀也思睿則自茲清明洞達存神妙庶肅又謀皆之理至所不通而為天下之至至也誠之于思毛之以敬至孝始終之要在是矣○皇見其有極

此承上三節而功之以使使之所慕此牙保業得天得君三段俱預期之詞○霄伯多正果能罔不克泉如此○尚兩少句只帶下  
多士節旨  
此對士節而言之以威使之有所畏也○  
多士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卑子矜休于爾我周亦將大介助資錫于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  
王曰嗚呼嗚呼王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夫遠王命則惟爾多  
力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上  
○皇見其有極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

王曰節旨  
此語告將終又巾示以教吉之意也  
又曰節旨

王曰我不惟多詰我惟祗告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五時所謂見  
府皇極者何  
如蓋人君一  
身為天下臣  
民之表率凡

此又示以更始之辭乃語畢之餘意也○爾亦指不多上言不必宛註民字



倫常日用必

須大中至正

盡善盡美見

立標準在上

大後天下之

人皆仰之以

為則矣所謂

見其有極也

○歡時五福

用敬錫厥

庶民

人君既書道

以為民極則

天心佑助必

能歛集此五

福于其身矣

去皇極之理

人所同具而

見極之君尤

當浩福于生

書票頁卷六

立政全旨

此篇總是周公欲成王慎

于用人也以二宅為十以

知恤字為王首節不詳臣

進言而見用人之道

知恤古之人四節舉

之知血所名言其後人之

不能法者以為戒亦越

文王士節費

而見成王之為之後者常

以為法自古商人二節又

總括三王用人之道而言

有國者當去貪

士以總結士友之意今文

子以下又言治由用兵

當任人而并戒後王以

恤示後臣以敬由見

不當慎于用人也

首節旨

此成王初政周公率屬告

君欲其謹于用人也○知

立政此戒成王以在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威戒于王曰

王左在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血鮮哉

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

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

曰不衣執時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守守者周公

丁是之息言曰美哉此官然知愛恤者鮮矣言五

等官之美而知謹昔曰何是周公同任王弟言

憂其得人者少也言引伴臣之言謂王雖幼

冲今已嗣王為天下王矣凡在諸臣當拜手稽首

致敬而告以君道之大可矣於是群臣咸成于王

曰人皆治世固全所不謹而用人一事尤當謹之

大者今王左右之尊臣有牧民之當伯有任事之

常任有守法之準人是大臣之長也左右之望臣

有掌服器之不衣有執射御之虎賁是近臣之長

也一則官居密勿一則十列近待皆所當謹者然

群臣之言引而不發尚有待于周公故周公即發

卷之六立政

十八



曰務也于是  
隨材造就使  
天下臣民皆  
效法君上修  
德行善人人  
獲福則君之  
福亦與天下  
共享之如教  
布錫子相似  
所謂用教厥  
庶民也  
○凡厥庶民  
有能有為  
有守汝則  
念之  
凡此庶民中  
有試見蓋謀  
事者有才力  
者有幹事首  
有操守廉潔

古之人節肯  
此言禹之知恤而與  
後句是求資以為事大  
寔上俱指禹言進知至后  
矣緊跟而後言進知至后  
之見資見君在進知至后  
九德即上俊字乃最垂看  
有不取首見意目后矣其  
其有代天子民以在事奉  
法之責不可不進也  
○大難就己得天下說而  
有招呼懷來意須兼知用  
任寺講○進知忱恂  
知之至則信之篤○定  
丙舍在寺意得人居十則  
可大任昔居之安然故曰  
宅

之曰體茲凡此人臣尊亲之上不同而成为天子  
殷肱或为天子心齊皆不美哉但人君用人尊者  
易疎亲者易秩知憂者寔鮮君人者可不  
以得人為憂而簡任于始保全于終哉  
古之憂懼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進知忱  
惇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進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  
有夏之君王有人強  
之時而求首以為事天之上也進知者蹈知而非  
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及首后  
矣后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  
牧宅乃進茲為后者教教以殺其偽君之寔也謀  
而謀之而貌也言非進知忱恂其行而徒謀之  
而貌用以為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謹古之人能  
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負者乎  
之通者惟有夏大乃為然當其時乃用作乎王  
求同王室固不強盛然其心猶不敢自滿自多方



又不苟之有  
此士等之才  
人可守輔理  
朝廷出可以  
宣力四方汝  
不但罷之以  
爵祿尤當加  
慈念之不可  
忘也  
○曰予攸好  
德汝則錫  
之福時人  
斯其惟皇  
之極  
凡此庶民中  
又有好善之  
誠者常曰我  
之于極心誠  
好之此即是  
向上之人也

築德節旨  
此言樂以不能知血而亡  
欲王知所監

亦月成湯節旨  
此言湯之知言而異也乃  
用四句是知之明言惟  
句是任之享此止所以不  
釐工夫用協不式則耿命  
已釐矣○三宅共政者三  
後待用者以已任未任分  
克即謂宅之德與位稱俊



招呼各員後之士以其治又不為尊事上帝為音也  
君以求各員為心故當時大臣亦以見各員為音也  
臣有九德之行者大臣以德契德果深知而誠德  
之乃其教其君拜手稽首仰呼而告之曰吾君  
用各員此九德之人使居常任以任事居常伯  
以牧民居準人以守法如此則事至不治民云不  
安去矣不乎而為君之道盡矣若不能深知篤信  
只謀人回便以為大順于德而任用之則此三宅  
豈復有真者乎夏臣之告  
君如此立故者向監之

築德惟乃弗作往往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  
在往昔先王

任用王宅之事惟暴  
德是用以致喪亡也

越成湯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三有俊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  
湯自七十

子典禮命討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不釐上帝之光  
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



汝當錫之爵  
祿以富貴之  
使其俯仰  
憂則進善並  
力矣斯人也  
好善之枕既  
發子始功善  
之典又繼于  
終將見奮去  
之歡樂于徒  
蓋與惟皇之  
云為一不目  
保極于至窮  
乎此所以造  
就乎民也

○人之有能  
有為使羞  
其行而邦  
其在位之人

之德與民稱○惟在心是  
思宅之美行思後之嘉謀  
式在事是法宅之美行法  
後之嘉謀○見德即朕命  
以其發通見遠故曰見德  
人各守典循禮修德遠罪  
即丕式也



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三  
俊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不也惟思也湯于三宅  
三俊言思而不丕法之故宅者得以效其不俊者得  
以著其才者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  
朕邑其有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  
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  
易編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周繼禹而知恤者其  
至純至大治道余蘊矣

升為天子知典禮命討出于天命本百光明湯則  
德流之庸之章之用之大加修飭而使之昭著湯之  
德不也至乎茲湯不自持其德也乃博求賢哲與  
之共其用而稱為三俊之才者都其德而云之  
舉其知之明如此而又不但知之明而已又能心  
裏言敬思維于他言動當注念而不忽身之所行  
政一善奉他為法而不違所以三宅之居于位  
者皆得三俊之則而待用者皆得著其才是  
又其能任其事者也是以賢智不之登于至治其  
在商邑雖若近而情難一然自然熾被于社教而  
至一人之不和矣其在四方雖甚遠而難遍然亦  
自大法其德而云一人之不服矣  
湯之能任負而成泊效又如此



有俊于才能  
凡以应務有  
造于施为足  
以任事者此  
皆可進于極  
之人也汝必  
鼓舞樣作使  
之進其所未  
至腐土所地  
能則死以輔  
君建道民归  
極而邦国有  
昌盛之休矣  
此所以造就  
乎臣也益進  
也

○既富方谷  
凡此在官之  
正人必厚其  
祿以富之使

其在節旨  
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  
亦欲王之監之也

亦越文王節旨  
此言文武之能知恤也克  
知二句是知之明敬事二  
句是任之重不字尚在後  
且勿露以字皆至長伯謂  
以此宅俊任天人之責也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

商受命有萬姓註言紂德強暴友所以共國者惟

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國夫

湯以任官立政而造有商之業使子孫守之則至

天雨有刑戮以凶暴為德者共治其國家列在近

周有此中夏之地用商家所受之天命以治天下

之民將見昔也一民皆臣今則盡

事上帝立民長伯註三宅二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

也以此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

民長伯則休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



俯仰云憂列  
心大所累大  
後旨之以力  
善其归于極  
也不難也繁  
有徵戒勤勉  
意

○全偏云党

王道蕩蕩

云党云偏

王道平平

云反云側

王道正直

凡尔臣民其

見諸事者矣

或偏而不中

党而不公以

自流于代小

試觀士者之

道何其蕩蕩

○克知灼見皆曰心即迪  
知忱恂而非謀面也曰克  
曰灼見文武心與宅俊相  
通即克厥心之意宅俊事  
長伯只就文武任言之未  
訖到宅俊盡職處三宅內  
統百官外統州牧侯伯故  
曰長伯

立政任人節旨

此下五節敘文武得人之  
盛此言三宅之官得其人  
也

虎賁節旨

此言侍衛之官得其人也  
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內  
臣不止于此特舉受者以  
例其餘司字庶字所該甚  
廣○以待御之官言之○

間而俯仰云漸者以是也夏之尊  
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又一也  
王武王乎文王武王其于三宅之  
設施真知其心之所存念念在  
托于三宅之待任者凡謀為儀  
論明見其心之后  
蘊倦道存致君澤民的然可用  
不徒說面而已也  
田是以此宅俊而任天人之責  
于以敬事上帝則  
內存欽若之心外修寅畏之職  
而上有所承矣于  
以立民長伯則居內以倡外  
位上以事下而有所寄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  
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  
夫也牧也立政之官有若  
在人有若準人有若牧  
夫任人則委以理事準人  
則任以守法牧夫則用以  
養民此三事得人則可以  
毓群僚而治庶務矣

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  
之官也

趨馬堂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不僕不持僕御  
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不  
謂言其侍御之官則有虎賁掌射御者有綴衣裳  
信服若者有掌御馬之月馬有小官之長為小尹



大示人以燕

远也矣或不

公而当不中

而益以自淪

于傾邪試覘

王者之道人

之平平大示

人以田蕩也

矣或反而皆

当側而不有

以自累于私

曲試覘王者

之道何其正

比百司基为白司

大都小伯節肯

此言都邑之官得人

也大都小伯凡六等庶常吉

士通指三宅

說言文武之

也亦要點出克知灼見意

○以都邑之官言之○大

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

邑指王畿之內

外百司常德吉士節彰厥

有常意○不惟是也

司徒節肯

此言諸侯之官得其人也

與下節俱承吉上來三卿

及亞旅不守雖列于侯封

而各位置是通于天子故敘

其名而言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註

小伯者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之人者小祝巫臣

執技以事上者表對裏而言上文百司內百司此

言司外百司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

也庶常也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廷至非常德吉

也言其都邑之官則有人都之伯小都之伯有

外司服之類有太史以紀言動有尹伯為有司之

長亦必擇人而不輕予蓋當日自三宅侍御以至

都邑眾官皆是有恒德之吉士以

任之也當有所人得泰其間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註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

言其諸侯之官也有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

為亞卿之副為旅是大夫士牙理侯

國之事者亦皆以庶常吉士任之也

者卿之一

芳流雨天



民自有之極也惟已私生  
下心始皆而馳之矣既偏  
味好惡之不  
作而心之所  
不者皆皇極  
之用志有定  
向自能望極  
而趨矣蕩蕩  
平平正直亦  
尔臣民自有  
之極也惟已  
私見于爭始  
岐而二之矣  
既偏党反側  
之皆矣而身  
之所由者皆  
皇極之體則  
行有归宿自

夷微節旨

此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木上庶常吉士而言微不以下凡七國○皆夷狄之地以夷質之地雖月見以官監之故曰尹

文王節旨

此下四節中言文王之事而致受命之極厥宅心对上克知灼見看是知之明乃克二句对庶常吉士看是用之極字俱就文王身力言文王之知人推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其任之人也○然人君子資未有知之不明而能任之當者○德即不义德容德

文王罔攸節旨  
此合下節俱言文王在人

夷微盧燕三臺阪尹註此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信之監于諸

阪此險阻之地皆有尹以治之亦皆庶吉士也而夷質之地雖月見以官監之故曰尹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知之至信之篤故能立

信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土

宅而意念潛孚信之篤而精神契合真與三宅惟

一惟其如是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以能育不

有德如立常事則是有理事之德立司牧則是有

子民之德也言常事司牧則準人可知言三宅則

侍御以下可知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皇極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于有司牧且文王  
用大訓就其用命大違命者而已



能與極為一

矣

口是出是訓

于帝其訓

此替教言之

妙也箕子又

言此皇極之

教言其理則

知簡能皆

切于民生日

用是天下之

常理也其言

則功乎廣大

有関世远人

心是天下之

天訓也大則

是訓也即上

帝之廣訓但

天不能显于

言而王者代

之寺也言慎由三宅皆與  
不必分属以其至此三者  
以治民故曰有司然不  
惟用之當而又任之寺

庶獄庶節

周敢知之心即庶節

不裏此推木言之則信任

之益寺也然不徒周攸

兼已也

亦越武王節旨

此申言武王之知恤與文

上对看以德容德作一樣

人自才足戡乱言則為

文德自其量足容帝言則

為容德皆文王已用之克

當又任人甚寺其于庶言之出納庶獄之聽斷庶  
慎之修舉既舉用得人則不以已兼參其職惟有  
司之救夫于此三事有奉行修舉者是能川俞者  
也則論之使知勤勉若不能奉行修舉者是皆  
違君命也則督責之使知  
戒懼文王之寺于川人如此

庶獄庶慎文王周敢知于茲

註上言周攸兼則猶知

若其有事益信在之益寺也不及庶言者号台

出之于君有不容不知故也此見文王敦畏思不出

意之固不敢以心知之益律有定式八去定情人

若若侵其事則以喜怒為枉垂故不但不敢屑屑

亲理而尤表敬小心不敢以心與也特庶言由于

君不容

不知耳

亦越武王率惟攸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推謀從容德

以垂受此不基註又德之人有休休樂善之量承上

文言武王率文王安民之功不敢替其所用循又

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故

政



天以宣之耳

○是訓是行

以近天子

之先

凡厥庶民堂

皇極之敷言

誠能口誦心

惟而遵其訓

身體力行其

言則人欲消

融天理昭著

自可以近天

子之光華矣

蓋天子見極

千上其逆同

有光華民亦

庶几近之耳

分有尊卑理

○一日正直

後有德者率功率謀各垂

下句蓋仍舊政須用舊臣

也並受不丕基雖兼文王

言是垂武王邊口不惟文

王為然也○如誅紂滅

之人即戡立邊密之佐不

綏四方之臣即修和有夏

之彥是口又容德功外

將相看甚明

此承文武知恤面言勉成

王以盡知恤之道也厥若

即其常德之蘊于

知其心之所順就

孰長于此則知之明而用

之當矣應上文武克知灼

見意講不乃以下是在

之要相我二句即不乃俾

亂之寔○若訓順心之所

安也灼知厥若即察其所

安意民由慎總是三官所

掌不必分屬○相我三句

並受此不講言信在三宅不惟文王為然而武王

不基也講亦然也蓋文王之安天下皆又德之

臣以輔之武王以武功定禍亂惟率其安天下之

功則不敢廢其又德之人而用以不亂反止焉文

王之德天資容德之臣以謀之武王以文教叙

太平性率其治天下之謀則惟順從其容德之人

而用以容民而眾焉武王之知恤如此是

以繼文王而並受此大而益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主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註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

其于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心之

所順也而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辰布

以為法而勿以小人間之使得始終其治此任人

之要也周公歡息言王于今為天下王矣繼自今

也信曰以後凡我立政之官如任事之公卿守

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此三宅者皆總理之職須

察其常德之蘊于中者究觀其心之所安而灼知



二曰剛克 三曰柔克 王者以身建 極雖是一理 而以德治是 約有三端一 曰正直中道 而行粹去至 私坦去至曲 推以垂其而 德治君德莫 尚于此故居 一二曰剛克 政尚嚴明教 先振作乾剛 獨運亦君德 所尚者故居 二三日柔克 政尚寬裕教 先誘掖和柔

是不以已聞未句是不以 人問合二者方盡在人 之要然亦只出說不必硬 截在對語是論事始終言 持一語之發

此一語 王以委在三宅專一周密 之法也一氣講下重未惟 上又民意輕成德之彥即 克知灼見而且任三宅者

此總結禹湯文武之知恤 而勉成王法之也下數節 皆承此說去其勿二句一 反一正說

其心全是天理則知之明而後大委任之而用之 專仰之成治而養以輔民生教以正民德以用我 所受于天受于文武之民其居准人常任之密者 則其調和刑獄使治民訟而輕重適宜調和庶 慎其國計而盈縮得平而日用之尊者又任之 誠勿使小人得以泰其間則君子終始得治其民 治其

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愛民討一

流芳

此承上句有間而益發 王以委在三宅專一周密 之法也一氣講下重未惟 上又民意輕成德之彥即 克知灼見而且任三宅者

惟那成德之賢士使他治我受于天受于祖之民 知此則在賢臣之心專一周密而小人不能間矣 嗚呼予言也受人之微言威告孺子王矣維身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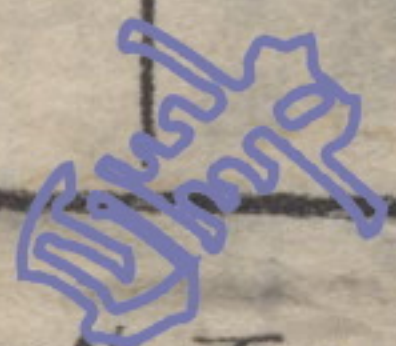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誥

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已皆 告孺子王矣自今以後其于庶獄庶慎無有所兼



致治亦君德所不廢者哉  
居三此列三德之日所以禍天下于皇極也  
口平康正直治世虽有立德而其地則因乎時也若乎康之世民至深明人至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亦惟以正直之道治之與天下相安于至事而已治之上也

自古商人飾言  
此申言禹湯文武知血之事在受人微言而王也克宅本知明信言克由繹本任專言二句于責茲乃何承上二句工效說口且微言亦何可忽哉言商該夏言文該武



有所知而以已誤之惟于當職之人惟之也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孫也守成尚父故舊周公又歎息言予且所聞于人如禹湯文曰父... 任賢之事至美之言已告儒子王矣然夏商... 兼庶獄... 慎以泰之此則祖宗之當法者自今以往王以武王文子文王文孫其于庶獄庶慎勿有所誤也凡有庶獄... 庶慎惟在當職... 而已矣  
自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定之克用繹之茲乃假父... 自古商人及我周文王  
道既能定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 曰古聖君才以... 用茲其所以能俾父也與言如禹湯以  
我周文王立政用人之道無有不同如此立常任牧夫準人此三宅之官皆能簡擇賢者以居是職不使匪人... 既得人任職猶恐賢者不獲自盡又能信任重篤使賢者竭盡底蘊如治... 籍的細繹端緒其中所有無不引出于外也惟如是乃所以使三宅之官任事者理天事牧民者子



口是之謂大

同

汝則從龜從筮從庶民從是通幽明合上下去不羣然而人同矣以此率事何所為而不善

○五者來脩

各以其序

庶苴蕃蕪

雨暘燠寒風

五氣之來迭

運並行全脩

去缺日各應

其節候將見

仰氣流行品

物生梳虽庶

書票真卷六

國則固有節旨

此與下節承勿如三句說

勉王盡知恤之道也

兼知明任專應上克字

釋看用字緊項吉士句就

人主身上說



今文子節旨

此舉其重者由勉之亦由

繹中事而克宅意在其由

勿誤兼心身即罔兼罔知

有司牧夫即吉士之為三

宅者口不特此也

世書卷六

天民乎法者全天法也用才而端其用天下何患不治哉

國則固有立政用檢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貞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檢利小人者彼檢利小人

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當繼今以往

立政勿用檢利小人其惟用自勸自自古有國家

則吉士使力勉輔相我國家也信者欲用賢成治

則其無有建立政事而用檢利小人者蓋檢利人

降其國于暗昧而君亦沒有光顯于世王當今日

以後其建立政事不可用此險人惟用善人君子

一心委任使竭力輔相我國家蓋吉士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眾自能升其國于昌明也

今文子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天註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

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戮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

卷之六 出政 二十四



草亦具庶几

而蕃庶矣况

其他乎

○曰肅時雨

若曰以

人事修于下

則天必有休

徵应于上知

勤乎貌者端

幹曰肅則貌

之德修矣貌

澤水也而雨

亦屬水故有

時雨之文

○百谷用成

父用明德

民用章家

用平康

休徵之效何

如言乎步功

其克詰仰節旨

此因勿誤庶獄而井及之

克詰是整肅不

使用兵也具者

工夫全在謀戎兵內下二

以字緊跟此說無工夫

而兵尤刑之大者

句虛方行三句

處○文言德武言功各非

其盛也

也則任人既當至于庶獄庶慎固皆不可誤也已

信矣然以二者較之庶獄為民命所關今丁為

文子文孫以幼冲嗣王位矣必當法我文武一切

刑獄不可不使刑罰失中惟以此書有所知至以已

意為

使用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其克詰爾戎兵以時馬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固



三農慶豐乘

矣大有年也

言乎治功百

庶事康也天

地交則資人

出禮之在朝

資者在位步

陰陽和則家

道昌觀之在

野天不和乎

矣矣易之所

咸如此非若

臣五事之修

有以致之乎

日月之從星

則以風雨

日之從星不

可見可見者

惟月耳其星

書

繼自今節

此并戒後王以知恤之道

立政指三宅惟字有知

小人意克用內乘知明任

專講口知恤之道豈獨孺

子王所當知哉

此因論刑而并示後世之

司獄皆亦為後王之任司

獄者發也蓋庶獄惟當付

之有司然必加慎

之而後能為慎

公史為後臣慮也口茲

蘇公列用止能慎處

者當輕而重當重而重

適其乎之謂

之非有以揚武王之大烈

平其矣戊兵不可不詰也

嗚呼繼自今節

常也

信古十克用兼知之明任之專二意

周不若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出獄以長我王國

蘇式有慎以列用甲罰註

此周公因言慎刑而以蘇

其許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公蘇忽生也周

公告本司以為蘇忽生為三

培植其本以長我王國令于此而有謹焉則謂周

能以蘇重條例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焉

又呼太史而告之日刑獄重事執法必如蘇公而

後可曾武王蘇忽生為司寇其子小大之獄皆

不敢輕易武王蘇忽生為司寇其子小大之獄皆

其本以長我王國蘇公之功大矣兩太史可將

蘇公微獄之事書之簡册使後世司寇取法而加

不流于刻而天下無冤民矣

王國之體不可由是永久哉

王而後

并周家後

成之

即庶常

之意

以蘇

之太史使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蘇公蘇忽生也周



好風月行惠  
比人于箕則  
陰陽嗟咈而  
多風從乎箕  
之好雨畢星  
好雨月行西  
南入于畢則  
陰陽蒸鬱而  
多雨從十畢  
之好矣喻民  
有所欲卿士  
師尹當各修  
其常戒使之  
足衣食以從  
其欲也  
口庸庸祗祗  
威威

首節紀成王訓官之由若  
昔求滋二節成王自敘其  
訓官之意立太師十節歷  
聖所訓之官自尊而卑因  
內而外有相承之休統居  
我有官以下訓以居官守  
職薦賢之道未始忽呼嗶  
厲而申勅之  
首節旨

此史敘成王訓迪之由撫  
萬邦句提起巡符征討乎  
者巡符獨言侯甸舉近以  
見遠也緩字總承  
謂巡符四征皆以安厥兆  
民也罔不兼來庭弗庭言  
歸對巡符言此二句是益  
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  
保邦者也口正史臣言曰  
董正自成王言曰訓迪俱  
兼正辭經修職業二意

周官成王訓迪百官史綴其言以周者名之亦  
訓體也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  
孤周禮皆不載意周公方保治事之官而師  
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  
制者參五而故之公之經制可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緩厥兆民六服羣  
侯甸男采衛并畿內也符督也治官凡治事  
之官也言成王無御萬國巡董侯甸四方征討不  
庭之國身安天下無御萬國巡董侯甸四方征討不  
成王歸于歸京督正治事之官外舉之功舉而益  
嚴內治也言臨萬邦大一統乃出而巡狩侯何臣服  
之修也言臨萬邦大一統乃出而巡狩侯何臣服  
正其罪因以綏定萬民使皆安居未業當是時六  
服諸侯皆承流百化泰順德意罔有阻化者蓋我  
周一巡符征討而外復之功赫然矣又以朝廷為  
四方之極內治不可不修也于是歸籍京督正在  
朝治事之百官使之皆遵制統各修職業而六服



之非以是口之也言人之有才可所用者則量才權用之用所當用而非過卒也人之有德可敬者則尊崇僕

王曰若昔節首以下皆革正治官之詞此節先反言以引起下首



曰唐虞節首

此承上而言古之制治保

是就惟百中舉其善者言

庶政二句總承諸難兩平

而寧塞木于和明王三句

只作申言口若是者官以

諸唐虞之世矣口庶政禮

樂刑正工虞教養皆足惟

和者咸熙其劫之謂成寧

者時雍風動之休立政指

建官言人即三德六德之

本德之成可  
以永保焉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謂王若口從來撫有天

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言山下內治不可不修也

試觀在昔人道之世已治已安而撫御者不取特

治益求治于綱紀法度必修明之而制于未亂焉

安也求安于天下國家必入真定之以

天雨流芳侯于未危焉是豈一人獨任已乎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

伯建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性其人

官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

伯三公牧而總諸侯者也口揆四岳總治于州

牧伯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

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官數加倍亦

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周試就昔之制治保邦者觀之唐虞之世治安之

固胡也而不敢或忽于是稽古典而設官焉其時



賢克字克俊之彥也

此又告康叔以治民當敬迎文考之事也言文考化民之事不惟行之為德行亦嘗發之為德言汝常開之家庭矣尚思繼紹前聞而服行其德尊所闢行所知可也

○弘于天若

德裕乃天

誠能近述遠

稽則孝貫古

今心源恢廓

比而德工功之盛至吾貢

今予小子節

此成王紂已黃立之意

古人急于進官唯此口不

進正是祗勤而惟二句

直說

事簡民淳官止于百內有百揆以亮采惠時有四

岳以明目達聰可以統理朝廷之上外有州牧以

養萬民有侯伯以糾群后可以統理邦國之謂中

是猷統不紊各盡其職觀其庶政則乎地成大六

府三事無不和而治者蓋治觀其萬國則四方從

欲萬世無疆無不寧而安者蓋安矣至于夏商亦

治安之軌也亦不敢忽而設官焉其世世事繁

內官止加一倍外官亦止加一倍內外離統森嚴

則密比日之庶政萬國亦惟和咸亨而用又焉合

四武而觀之堯舜禹湯皆明德聖王也其立政以

治安不惟其官之多或惟百或加倍而已惟其

天雨之賢惟百之官皆三德六德之英惟信之官皆

克字或傳之士也明王

之制治保用者如此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豈非木子德乎蓋務政在人取人以身今予小子

祗勤于德朝夕惟恐不及兢兢業業事放少懈庶

幾險身可以取人之心可以用賢也而建官之道

莫有過于前代者故仰思前代唐虞商之盛奉



相之歎云不  
統公于性天

之中而充大  
其有餘用矣

凡諸中者既  
弘則出諸身

者自裕泛應  
尚當矣所不

宜出政臨民  
惟在中理而

治民之德不  
裕于汝身耶

口惟民其執  
懋和

此言慎罰足  
以化民也誠

能慎罰則有  
以大服平民

心惟民莫不  
互相戒勅于

書經

立大師節旨

自此至大明點陽皆訓  
白官之統使知職之

在而此則訓三公也論道  
二句正三公之職工夫全

在論道上道即論道之理  
論則闡明其理也

德也經邦即論道時非  
有兩層變有統同意理有

新異意變理有繫乎上來  
無工夫蓋理主乎行無

不順則氣無不和是以  
民物之和而召陰陽之和

意未二句則嚴其選也  
所謂訓勉者何在口立字

使愆伏無虞二氣運行能  
索則必有道二氣運行能

願其內外由承統不紊之道以訓教  
啓迪其百官庶蓋制治保邦之道焉

立大師以傳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註口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

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

也論者經綸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

流雨定以在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註夫卿

無私之德名爲三公永爲國家定制以涵育君德

陽之理所以綱紀民物而運行造化者也則惟期

三公闡明其理以啓沃君心而布之政治以經綸

者而後在之三公豈或易哉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戴公弘化寬亮天地弼予一



不善而用施  
于和順不犯  
有司之法矣  
○裕乃以民

不可用刑以  
強其必從惟  
寬裕以俟共  
白化

此武王告康  
叔之詞也君  
道莫大于欲  
畏我商先哲

于廸已者則  
日新又新經  
常其德而不  
憚于分謗以

为天親民保

必有道惟三公以道為天  
子師能知其故故使之論  
道乃所以經邦變理也宏  
信工夫非有加于論道三  
公論道經邦化已宏子此

只于三公講論之理就矣  
用處極力推行之耳寅亮  
亦非有加于變理只是助  
三公成和調之功

此訓三孤也武公貫至寅  
亮句宏在對論道言寅亮  
對變理言化是陰陽之所  
以化生萬物者陰陽之所

陽之成位者也但陰陽是  
統言運行之氣大地是分  
言對代之形獨占一人者  
言能輔天子替化育位天  
地以盡君道也

此訓天官也掌邦治是具

六言三少雖三公之職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化者天  
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宏者張而大之寅亮者  
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宏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者  
又立其論三公之尊者為少師少傅少保以此  
有無等義也名曰三孤而其職又何如彼雨謂  
之化乃天地之用即陰陽之道之流行也則惟其  
三孤輔相三公宏其經邦之道化務使庶政庶  
時無不中敬明天地之道而發育之機用以順四  
時無不中敬明天地之道而發育之機用以順四  
時無不中敬明天地之道而發育之機用以順四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之職管攝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與宜調別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治凡五卿之長者為天官曰冢宰其職則在掌邦  
攝務使選賢用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  
人得所無不均調所謂掌邦治者如此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之職管攝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與宜調別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治凡五卿之長者為天官曰冢宰其職則在掌邦  
攝務使選賢用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  
人得所無不均調所謂掌邦治者如此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之職管攝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與宜調別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治凡五卿之長者為天官曰冢宰其職則在掌邦  
攝務使選賢用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  
人得所無不均調所謂掌邦治者如此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之職管攝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與宜調別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治凡五卿之長者為天官曰冢宰其職則在掌邦  
攝務使選賢用能以分職治民使四海之內  
人得所無不均調所謂掌邦治者如此



之本通畏之  
見于用于用  
人者則克克  
克俊乘持濬  
哲而不惑于  
小人以為事  
天裕民之資  
湯之垂統郊

此引養引恬  
此亦告康叔  
之詞也言先  
王所以責教  
邦君御事者  
厥命為以哉  
惟欲引掖斯  
民于生養遊  
其欲生之情  
引盡期民于  
安全遂其欲  
善惡遠卷六

職下二句正其寔濟兼禮  
樂政刑等事統百官則邦  
之內治有所屬句四海則  
邦之外治有所成

此訓地官也敷五典二句  
串說擗者到習而操之撫  
摩而人之畜養而德之撫  
謂

此訓春官也治神人二句  
乎俱皆祭祀設口和者隨  
其尊卑之等級而用其禮  
齊祀號之次第使使禮台  
而不乖也

司馬節台

此訓百官也統六師二句  
串說乎與均不同均與與  
利言乎以除暴言○調之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擗兆民註地官卿士國教化敷

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擗兆民註地官卿士國教化敷

民之而使之順也註地官卿士國教化敷

主天而名之也而治眾莫大乎教故使之

掌邦教焉而其教維何益于教不明則百姓不親

故敷布五典之禮于天下以馴擗兆民註地官卿士國教化敷

之兆民而歸之順所謂掌邦教者如此

宗伯治神人上下註春官卿士國教化敷

天雨等列春官于四註春官卿士國教化敷

時之片長故謂之宗伯註春官卿士國教化敷

職在掌邦禮焉禮雖無乎不備而祭為獨重如雜  
制以禮天地而禘以祀祖者則整理神人鬼之  
小而博也昭揚牲帛俎豆之必謹焉又于吉凶軍  
無僭亂而戾焉所謂掌邦禮者如此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註地官卿士國教化敷  
平治邦國乎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  
得其乎也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



安之念使下厥于刑罰而

已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率月

獲

我之制制立法又如製器立如以良木製器我前勤勞于前粗樸而細斲之矣汝惟加之文采足以備觀矣而後製器之功有成也為國之道可不以成是務乎

政者征伐正人之不正王政之大者

司寇節旨

此訓秋官也詰刑二句平講語後必刑刑者必詰互文也口禁之于未然故曰勞

司空節旨

此訓冬官也居之時之使無曠土無闕民也二句平看口民心依乎土利出乎土故以土言

政獨戒正謂之政者征伐翻繼春官之列者則立以正不正王政之大者也信夏官而為司馬以軍政莫急于馬而名之也而所掌者則征伐之事以正人之不正非掌邦政乎將見天子六軍凡六卿大逐之信得以此統之于見奉行九伐使強暴者不得肆其虐四征使寡弱者賴以安所以乎定邦國也掌邦政者如此

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

詰秋官卿王寇賊法禁詰姦懲刑強暴作亂言而房司寇以其化民之寇無有無之未然而也言而房司寇以其化民之寇既而名之也而所掌者則刑罰之事以禁惡于未然非掌邦禁乎與于姦和之隱于心者雖其惡甚微則誅而而詰之于流暴作亂之人其惡已顯則決而加刑焉其掌邦禁如此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居冬官卿圭國邦土以居土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黃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者工之事也此不同蓋木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繼秋官之列者則立冬官而為司空凡土之職由之未授者謂之司空則主其事者也非掌邦十



口后典集庶

邦不享

此周大臣進

戒之詞也言

嗣王誠能取

法先王而式

其明德恆遠

之舊典以輯

和諸侯則庶

邦亦感德孝

順而來享來

王矣

口惟曰欲至

于萬年

此人臣勉君

承命之詞也

言我之所言

必欲王之臨

視者何哉惟

日諸侯乃同

書樂頌卷六

六卿節首

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

休統也首句輕結上帶下

之詞率倡不

以倡之兩句

勸詞以修政

其成何分領

欲其如此不

于內外相承

口阜指養言

此是對內臣

之法如此因

言而及之也

巡之期考制

事不言述職

口六卿既卒

在外諸臣不

乎故必度地居民土居學農居野工居肆商居市  
使民依于之焉且順時以與利凡山林川澤蠲理  
缺以之所出者皆成利生

于以掌邦土如此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以借九州之數自內達外政治明教化治其民之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以化其民使各遂其生致化浹洽

天雨流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三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岳大明黜陟

王一巡守綽綽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

猶舜之肆覲夷后也

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因時損益也



家之屏藩人  
民乃國家之  
根本用德以  
任之化之則  
屏藩堅固根  
本不搖可以  
綿歷數千無  
疆矣

御

可乎口制度細指政治教  
化為六卿所倡者言不必  
泥註揚時月二句有官不  
帶州牧說  
宋六年五那一朝漢孔  
訖五服侯而男采衛六年  
一朝會京師蔡傳從之唐  
孔氏疏既博周禮一歲一  
見之文則是六卿各  
以服數來朝無  
之事又引左傳叔向所云  
歲聘開朝再朝而會以為  
計彼六年一會以此六年  
制五服一朝事  
以左傳揣度周官而此通  
其說也宋元諸儒只信周  
禮六年各以服數來朝而  
謂周官言五服不言六服  
者或要服遠不必如朝而  
至耳蔡傳則疑周禮與周  
官不合故論著其說于此  
比我有官節青

率屬以倡外則外國有所承矣然不可無考覈勸  
懲之法以馭之于是定巡狩之典六年蔡后一朝  
會京師又六年天子乃以四仲之時巡行四岳而  
凡六卿之所倡即諸侯當遵之制典也天子于是  
因以御其得失而諸侯亦至于方岳之下以聽一  
人之所明有能遵六卿所倡之制度者則大明其  
陟而加地進爵焉有不遵六卿所倡之制度者則  
大別其黜而削地貶爵焉王者敷外臣之體統又  
如此  
**百鳴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注建官之體統前  
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凡此有官君子者皆尊卑  
人小而同訓之也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  
令令出必慎其行不欲其壅逆不行也以勸王又總  
公理誠也則合行而長敬信懷服矣言語詳臣  
曰凡我公卿屬暨在外之爵牧皆有官君子也  
彼其經綸參贊以及政治教化莫不各有所司尚  
其小心致敬以盡所司之職乎且君子欲盡所司  
之職未有不布其令于民者也其必慎而出之務



上既訓以建官分治之意  
此下因訓以居官守職之  
道此節則欲其慎合也  
合即政司中之大者  
若子而意不乎須也  
順理而合宜則行逆  
反而不行二句泛論出  
之直以見不可不也  
句用力看所也

此欲其為學以盡居官之  
道也學古三句欲其法古  
其爾二句欲其法古  
勉其為學也然為政未有不  
本于學者也然為政未有不  
云學古于居官之時古  
堯舜禹湯之所垂訓以  
著議事時以古義裁之如  
今公卿集議大事引古裁  
決是也典常作師如今每  
事以祖宗成法為去是也

得其至當盡善之準益令之所出欲其可行于大  
下且行之永久不貴違逆而不行此合之所以當  
慎也而慎之道何如貴其公耳果其以天下之公  
理裁之私情則令出而民皆信其至公而壞  
服而可行耳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與常作之節無  
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莖事

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  
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也然欲盡職者方莫要  
而而或困或草者前代之法也務原學  
湯之垂訓而或困或草者前代之法也務原學  
習通曉以在事而為官及至議處家國之事即以  
古法而裁度之以求合乎裁制之準則政治教化  
乃得其當而不迷也若夫文武周公之所講書至  
精至備者當代之法也當謹師之而已不可以利  
口而紛亂之若然則酌古準今皆不可廢學也不



戒爾卿士節首

此下四節俱由戒卿士

則戒以建功業之道功業

則政治致化說惟志者不

安于小成惟勤者不

息之意惟克句也

志用勤惟在于果斷

更不為他事亦制非志勤

了而又果也三惟志重

看言欲功業之崇

至後艱惟在下此也

猶有當戒者焉口功是

其終而言乃業之成就

業是本其始而言乃功

積累處後到當幾言幾

一決以後無難為矣

位不期焉祿不期修

此中戒卿士以處當貴之

然則知之不精必皆疑而中心迷亂是敗謀也行  
之不當必忽忽而行事迷亂是荒政也凡此皆不  
學之失也至于敗謀荒政即如面牆而  
口使之治事必至煩亂而謂可不學乎

戒爾卿士節首  
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口功以志崇業以勤廣  
國斷以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

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庶其  
業名不虛傳而勤由志而生志由勤而遂雖有二者

兼而不可離也志與勤然九戒爾六卿以下  
未敢用而終歸後艱矣信凡為卿士者思所以

化治且凡之象雖然高天乎而所以崇而政治明教  
安于小成以和亭用又之治奮志自期而已又豈

不欲其業之廣而政治畢張教化具舉卓成之業  
用又之治勤勉自勵而已然志非果斷則易墮動

非果斷則易怠必其確然信之而不惑毅然為之  
而不顧當幾果斷而後乃無不崇不廣之患也

位不期焉祿不期修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位不期焉祿不期修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



此首二句泛論當儉恭驕  
二句方歸卿士身上惟德  
知偽出說一戒一勉末二  
句又惟所以當惟德之意  
口至于處富貴亦有不可  
苟者

居寵思危節旨  
此申上節而深嚴其弊以  
見不可不儉也口抑是道  
也亦有不容不然者口上  
二畏皆兢業之心下一畏  
以危辱言

曰休作傷心勞日拙貴不與彌期而驕日毛祿不

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故當有寔得于已不可從事于偽作  
德則非知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且夫入  
傷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者其地矣之功業  
每由于志念而志念易至驕侈今爾卿士位既朱  
雖不與彌期而驕自至識既厚雖不與侈期而侈  
自生故居是位者當恭以持已享是祿者當儉以  
節用然恭儉豈可偽為必須恭寔為恭儉寔為儉  
天雨不來果皆是德則內外如一此心自安而日  
休焉夫儉不寔則掩護徒勞日見其拙而已爾卿  
士當作德而無作偽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其弗畏八畏居寵盛則思危辱

良苟不知祇畏則圍况夫寵辱恒相倚伏居寵者  
人于可畏之中矣信當思危辱之禍位高而心卑  
祿厚而志約無不敬畏則可保無窮若不知畏則  
必人于危辱中矣畏則恭儉不長則必無有恭儉  
者可不  
慎哉



堆賢讓能節旨

此申戒卿士以薦賢才之道賢能開說推讓總是薦引簡迪意乃和者現感于推讓之義而師師濟濟下須補正無不理意舉以下交深層言大臣薦舉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而亦係臣職之盡也口至以人事卿之職也口賢則有佐論政教之德能則有修舉政教之才庶官指六卿之屬政

也

也

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龐舉能甚官惟爾之能

種匪其人惟爾不任註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

不義利所以不爭而和敬賢官能所以為義大臣義則莫

臣利則不利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

政必維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

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大

臣以久事君爾且爾卿士之盡職者尤當得人以

其能理哉且大臣薦舉之公私不惟係庶官之和

不和而亦係臣職之盡不盡惟推賢讓能而所舉

讓之

三事既大大節旨

此訓迪慎終知呼卿屬而

王曰嗚呼三事既大大夫敬爾有官爾爾有政以復



申勅之以右三句一直說  
 下以字承敬官亂政說君  
 民不乎考照上和寧用人  
 制治保邦意透永字重口  
 官以在言政以職言官  
 阜成之政官必有政  
 即所以敬官康子亦兼  
 成二意無教以民心愛戴  
 言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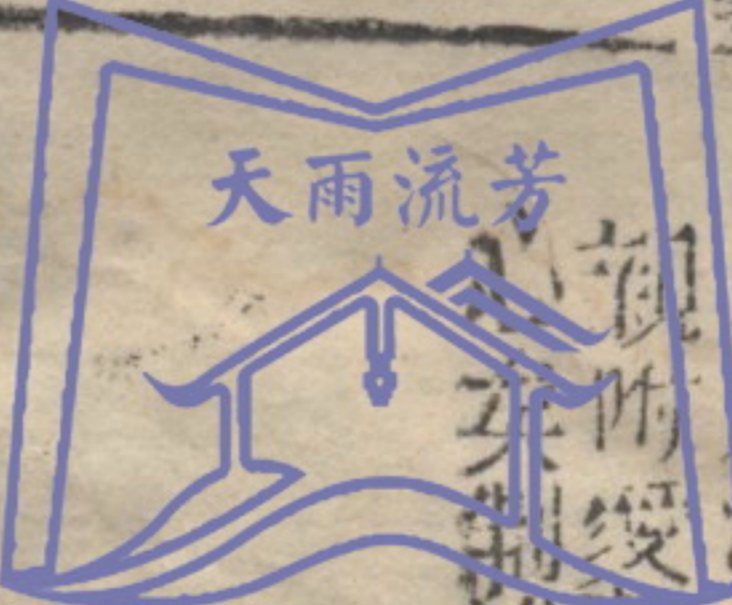
區

三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教

註三事即立政三事也篇終歎上自三事下至

大夫而申勅之不及公孤  
 者無位隆非待戒物也  
 我官即三事之官也六卿之屬即大夫之職也  
 既各官必當敬爾有官官必有政倘其治爾之  
 政斥政治教化皆各盡其職庶有以輔其君致阜  
 成之治以永康其民使阜成之休則萬邦之民  
 親附愛戴而無朕教我周之  
 矣矣制邦保邦其有賴乎



政  
 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印, 汗, 文, 不, 知, 其, 味, 也.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三, 天, 不, 知, 其, 味, 也.



詔誥

○其不能誠于小民

召公作書以

告成王曰王

虽冲幼既負

元子之責于

其大能誠和

小民使之安

君樂業無有

乘怨之意則

民心安天命

亦與之俱安

矣誠民者承

命之丕也

汝誥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晉傲山房塾課纂輯書經

備真蔡傳捷錄卷之七

霧閣鄒聖脈悟岡氏纂輯

馬庭氏編次

孫景揚克襄氏訂

鴻聯

君陳全旨

通篇分三段看首節策命

君陳之要在二節是一

篇大綱領皆周公以下欲

君陳懋昭公訓以化殷民

方周公不訓至未又欲君

陳宏公之訓以化民宏

訓即懋昭乎細而推廣之

王若自首節旨

此先敘其德之美而命之

合德就乎曰言推孝句作

過文克施有政以理斷其

必然也政字內含師保意

兼教民保民說○孝恭即

是合德○天子之匡五十

周書

君陳

頤命

康王之誥

君陳臣名孔氏曰周公遣頤民于下都周

君陳此其策

天雨流芳

王若曰君陳惟爾合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能施政于邦也曰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

知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陳以治東刻若曰人惟有粹美之德乃成

治君陳惟爾有合德能盡于道而孝能盡弟道而

恭愛常無悻在家然矣而正惟其孝于父母友于

兄弟能修身齊家必能忠君愛民施諸政事將有



羣臣之有功

者既命者祀

之矣周公又

推成王之命

曰尔羣臣受

此褒賞之命

益当感激殊

恩厚輔王室

以圖新都久

大之業庶几

他日之元祀

可期也上是

报功臣于既

往此是飭功

臣于將來

○明作有功

悖大成裕

周公又告成

王言治洛不

里为近刻

昔周公節肯

以下皆敬哉之寔欲君

法周公以為治也師保內

含明德意懷德兼備時至

今言行慎三句

往字一斷率常也

昭正所以率常也周公之

訓非用以訓民者乃是以

師保萬民之道而

也懋字含孩

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

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

民人對民懷看期之

○敬之何如亦在法周公

而已○師教保安是周公

于民曲盡如此不必分時

昔周公節肯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又

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師率講在昔之

兩書師之道也惟周公敷常道以教之使歸于德義

之方可以尹此萬民故此東刻之民不惟當時裳

之而至于今猶懷其師之德而尊之懷其保之德

而親之汝今而往當慎其所司之事不必紛更惟

來循其訓此之治為今日常行之道舉周公教民

大之則其為訓者勉而敷之以發明光

我聞曰王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令德皆自有美政也故我命汝君治東刻正望汝

以德施政而化此東刻之民汝其敬哉無失其孝

恭之心以為施

政之本也

尚武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孩我無敢逸豫

註成于既

勉若陳

勉若陳

勉若陳

勉若陳

勉若陳

勉若陳



惟使見在之  
百官各就其  
職明自振竹  
以圖勵精之  
功醇厚薄大  
以存寬裕之  
休

○和恒四方

民居師

此成王留公

治洛之詞也

言公當使我

小子教養四

海使皆和而

不乘恒而可

久以安此眾

庶于洛邑也

居師猶各得

其所之謂

○勞作穆穆

書標題 卷七

我聞曰節旨

此承上言周公精微之訓  
而因勉君陳以由之也至  
治四句正周公精微之訓  
至治如祀樂彰法度者天  
地為昭民物大順之謂也  
是治至則和氣薰蒸却焉  
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  
所謂感于神而人鬼享  
句跟馨香二字來明德就  
發用上請此四句乃泛論  
其理如此式時句虛惟且  
二句正其王夫也上所謂  
懋昭也○以財為訓言  
之○明德是至治之本至  
治是明德之成非二物也

凡人未見節旨

此欲君陳戒常情之偏因  
示感應之機見不可不由  
訓也○其又安可蹈常人

皇日經黃上日

芳流雨天

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  
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  
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著黍稷之悲芬是豈黍  
稷之馨哉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  
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  
驅而勢迫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  
之德則徒為陳迹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曰孜孜  
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曰謹且周公更  
新不已勉致敬篤之功就法與于此言有精微之  
訓焉我當聞之曰治緣其至則声色不大勤業俱  
化神是知氣薰蒸感如焉而天神格朝焉而人鬼享  
矣神之感格若此人皆以為黍稷之馨香而不知  
此特奉神之其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身  
心達達政治則精華上達神無不格乃所謂馨香  
耳聞以此言其發明道理至為精微爾庶幾用是  
周公道理之訓而加篤敬之功惟曰孜孜  
身體力行無敢有一毫放逸豫怠可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

哉爾惟風下民惟草註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

卷之七君陳

二



迂衡

王又言周公之德上下四旁无不充塞穆穆大深厚廣遠以迎迂國家之治平所謂迎景運于方降承天休于滋至也迂有方來未文之意

伯率矣

之情乎

此欲其謹由俗之政以善由訓也出人二句以考于

圖政節首

圖

聖

親見周公故特中戒以此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謂然能戒其常情之偏乃能由周公之訓也凡人  
既見聖人時充其企想之切若以為不克見者  
見周公之聖繼周公之任而不能由周公之訓猶  
然一凡民而已爾其戒哉况現于感應之機尤當  
戎常情以由訓者蓋爾惟風鼓舞感動之機存于  
主也下民惟草聽順率從之機在乎下也感應  
如此爾其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可也  
則舉上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  
衆論既同則又細繹深思而後行也師虞者謂果  
所以合乎人之同則繹者所以斷于己之獨信其  
由訓則凡為師為保所圖之政時異勢殊斟酌損  
益當無不致其艱而兢業慎重以圖之也所謂  
艱者即如凡政有戾于俗而當廢者有宜于俗而  
當與者出入之條自爾謀于衆人參之衆論果其  
謀之同則自加細繹以  
審廢與之當否可也

流芳之常理如此爾其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可也

則舉上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

衆論既同則又細繹深思而後行也師虞者謂果

所以合乎人之同則繹者所以斷于己之獨信其

由訓則凡為師為保所圖之政時異勢殊斟酌損

益當無不致其艱而兢業慎重以圖之也所謂

艱者即如凡政有戾于俗而當廢者有宜于俗而

當與者出入之條自爾謀于衆人參之衆論果其

謀之同則自加細繹以審廢與之當否可也



君爽

○君子所其無遺

周公東書以

戒成王言古

聖賢之君莫

不諱矣命畏

民屢以憂勤

惕房力安身

宅心之所也

○即康功田

此言女王之

乞逸也言文

王甲服所性

不在奢侈其

端意以就者

惟明教化修

沂令以書券

民之功制田

爾有嘉謀節旨

此欲其盡忠順之道亦出

訓中事也就未然說蓋化

民之責雖在臣而本則出

于君德君德非良顯則無

明德之至治以為感化勝

民之本故欲其以謀猷成

君德者寔所以由也

○至于忠順之道不可

不盡○爾有四句就君陳

身上說下臣人惟開說

王曰君陳節旨

此復申由訓之意自此至

未皆以此節為主無依四

句一反一正相形看竟而

二句重有制從容上舍宏

御眾所謂寬也有制者寬

大中不失謹密之意平易

近民所謂和也從容者從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其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不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

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

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

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

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

怒予奪徇私意而非公理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

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于寬必寬而



里教樹畜以  
其厚于為民  
如此

○徽子懿恭  
懷保小民

徽懿皆美也

言文王之德  
謙卑遜順未

矣而不失其  
儒則柔且美

也齋莊歛抑  
恭矣而不失

之過則恭且  
美也本此和

易之德以恆  
抱保護小民

有如父母之  
愛其子者蓋

惟其有此盛

謹誌上漸做到和易來此  
因俗為政大綱紀處乃所  
謂宏周公之訓也○不訓  
即猷訓以其該博故曰不  
宏是廣帥保萬民之意而  
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未方  
是懋昭式時之極致無依  
至末皆宏訓事寬和之句  
有用申講歸重和之此  
篇重印中而言亦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有其制和不可一于和必從容  
以和之而後可以以和厥中也  
則非特懋昭式時而已也彼周  
誠遠太之訓也雨惟變通而廣  
之極而宏訓之道果何如汝統  
權勢氣不可作威而驅民以必  
固自有法度然不可用法繩民  
遷徙之餘服周公之訓汚俗雖  
嚴厲非所向也其性寬和乎含  
恭味從寬法易廢弛必防閑品  
不流遷然後寬而不失之縱乎  
驟便和人情易玩必舒徐容與  
然後利而不失之流此因俗為  
為政所謂宏周公之訓者也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殷民在辟節首  
上戒其徇已此戒其徇君  
是宏訓中此節為下節之  
綱蓋言處有罪之殷民不  
可有所偏乃寬和行十則  
法之中者也○以寬和之  
施于有罪者言之



德而與民相親故能如小民之依而恤之耳

○用咸和方民

文王之不遑暇食何哉惟欲天下百姓咸遂其生咸復其性惟夫太和全一夫不得其所夫後其心始慰耳

○無逸述見

○言閣于上帝

周公言號叙等五臣知天

有弗若節旨  
此承上言辟之得中者也  
○辟之得中者何如

狂于姦宄節旨  
此承上言宥之得中者也  
○宥之得中者何如

爾無忿疾節旨  
此下三節教君陳處商民之道亦宜訓事此節是下二節之綱與殷民在辟節對看此寬和行于政教之中者也○以寬和之施王

之輕重有常理惟權其輕重務合于中可刑則刑無辜者不濫及可宥則宥有罪者不得免乃為用

有弗若下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  
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言保一邊說

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非亦不可宥此言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亂俗如悖淫奢侈就師一邊說三細者三事

爾無忿疾于爾無求備于一夫  
不謹且寬和之意又須見于政教之中凡所治之能信民有頑蒙未化者當寬柔以教不可遽生忿疾之心則死不可化之人矣人有能有不能于一夫之未盡善者當用其長舍其短不可勉強求全



意眷佑文王

故同心協力

開導訓迪使

其修和之德

上而著見于

朝廷下而覆

昌于邦國以

致至德馨香

升聞于上帝

則天佑不並

純乎

○天休滋至

召公欲去周

公蓋以天命

會之也言我

二人同心許

國如此天眷

我周氣化方

盛國運方昌

休美之至如

年民者言之

必有怨其節旨

此無忿疾之寔忍容各兼

師保說二乃字不同有濟

在能忍之後乃大即指有

容後要補民無不信心○

所謂無忿疾者何○有容

則我心之德甚○有容

一體氣象故曰

簡厥修節旨

此無求備之寔

說下二句聯說蓋不概求

其皆修但以簡修為主而

因亦簡不修不概求皆自

但以進良為主而固以率

不良俱要見不求備意○

所謂無求備者何○職業

是農工商賈之常業是力

旧安居務其常業者行義

則無不可用之人矣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註必有所忍而後事

堅制之意若洪濬寬綽恢註所謂無忿疾者

恢平有節地者斯乃德之大也註刑如其必有忍

平蓋惟強忍而制其忿疾之心則上之政訓得行

下之風俗得就則不致變激生亂而治民之專可

成然猶有心堅制也惟由有心而造于無心至于

包地萬物一體氣象

天此無忿疾之道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註王

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有不修當

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

則人謂無求備者何如彼收田安居職業修

亦必殊其非強不使紊而無別焉和身睦家行義

良也則惟進之而簡迪在王庭之上而下不良者

亦遂以有所進而感發而

興起焉此無求備之道也



水之滋源源而來正未有艾也

○丕昌海隅

出日罔不

率俾

周公又言我

二八當竭力

以成文王之

功兼使德澤

至昌斯民且

之地罔不臣

服率後而後

文王之功可

以我二人

輔石之責可

以云愧也

○後尊上

六甲

卷七

三

是孝弟忠弟之大義良是和身睦家善于行義者修帖保良帖師然化民之本又在端汝身

推民生厚節旨

上數節欲其善化民之道

此彼其端化民之本也推

民二句言民有德之機

遵上二句言言當有德之

寔敬典在德四字一連說

自五當之理言謂之典自

五典之實踐言謂之德正

攸好處時乃二句言不

從好歸厚處未化般

之效而以無窮期之福休

享上二句來君以民化後

幅臣以民作為休有辭

君福臣休說有卑承雨休

句指君陳說者亦通○厚

命俱就典常士發渾典即親義厚信別之典德者躬行寔踐有得于已而非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勢因不寔充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註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

習俗所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豈不以而厚于反薄歸厚非聲言契貌所為民之

芳流雨天

卷之七顯命

五



周云言禹當  
夏室強盛之  
時惟旁求賢  
俊之士列于  
庶位共治天  
事以為尊事  
上帝之寔也  
○迪和忱恂  
于九德之  
行

夏后之世不  
特君以求賢  
為心同大臣  
亦皆以孝賢  
為急凡羣臣  
中有能勤修  
大府三事而  
為几德之耳  
者知之深信  
之篤寔見得

飾此句看重師周公之明  
德以成至治者也至升大  
猷則馨香達天矣

顧命全旨

篇中分二而首節至王崩  
紀成王顧命事  
宮毛至未紀康  
事

惟日月目節旨

此敘顧命之川

甲子節旨

此嚴發命之禮王  
必齋戒沐浴而臨群臣  
病危故但洗頰水扶相者  
王疾病小人扶右師人扶

王曰節旨

此下六節皆顧命之言此  
節自敘發命之故

肌膚決骨髓而信升于大道矣夫君以化民為福  
今四方無虞而垂拱之治成非予一人膺受多福  
乎臣以化民為美今民式化而師保之職盡非爾  
之休乎君福臣休以尹步東郊則可以相與無窮  
而終身名于永世矣  
此言君臣名于永世矣

顧命 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  
事謂之顧命謂回顧而發命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註始生魄十大日  
也有疾故不懌

乃洗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註洗音桃疾危  
沐浴但洗面扶相者  
天雨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尹御事  
註太保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六卿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茲予審訓命汝  
註成王自歎其疾大進惟危如病  
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不得賢

嗣茲予審訓命汝  
註成王自歎其疾大進惟危如病  
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不得賢



某人有其得  
可用其德有  
其事可徵善  
惟夏之人臣  
身有也德之  
行故能以德  
契德也  
○它乃事它  
乃牧它乃  
準

夏之大臣勞  
是信德知所  
信之負拜稽  
而荐之于君  
曰君欲尽為  
君之宜當尽  
刑廢之道凡  
此九德之人  
有德可治天  
事者則使之

首君文武王節旨

此就文武刑業艱難以

之莫麗陳教一直講

重光外是蓋既富而

以教也且汝得知我周

業之難乎○重

華

在後之侗節旨

此敘自己夫成之期以

之天威承上夫命言以

無常可畏故曰天威嗣

二句正敬逐之旨○且守

成亦復不易也

今天降疾節旨

此欲群臣輔元子以保

下也敬保含下二節意

柔遠能邇你旨

此欲群臣輔元子盡為孝

言以嗣續我志此  
詳審發訓命汝也

昔君文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

達殷集天命註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

之用能達于殷邦

自美夫命于周也

天威嗣守文王大訓無敢昏逾註愚

今天降疾始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劉弘濟于艱註劉康王名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

用敬保元子註信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

大濟于艱難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註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

小大而言又以見若  
德所施公平周溥也



居常住之官  
德可眷天民  
者則使之居  
常牧之官德  
可守天法者  
則使之居準  
人之官如此  
則事安不治  
民安不安法  
安不守而君  
道尽矣  
乃用三有  
宅克即宅  
三有俊克  
即俊  
周公又言湯  
以天下非一  
人所治乃搏  
求負俊共埋  
凡所周三有

思夫人節旨  
此欲其輔元子端為治之  
木亦宏濟艱難事上句以  
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但  
上句據理之論以起下句  
耳之宏濟之道何如○  
至治有本  
茲既受命節旨  
此下皆史叙事之詞○  
帳是發命時所設○  
者  
太保命節旨  
王崩時天子本在側○  
逆者蓋時出而復○  
顯示象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註人受  
之中以生是以有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  
為人者自治于威儀耳爾辭臣其無以元子而日  
進于註  
之幾也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註綴衣  
也註綴衣既退徹  
也註綴衣于庭也  
太保命節旨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註太保  
宰攝政命相至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  
百人逆太子釗于路衰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  
也  
丁卯節旨  
上節重繼統此言傳命也  
越七日節旨  
此下七節為將傳顧州而  
丁卯命作冊度註命史為冊書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註伯相亦召公蓋召公  
也註以西伯為相也須取



宅之官皆能  
盡其事牧準  
之任非其位

也所稱三俊  
之人皆寔有  
其事牧準之

才非虛聲也  
知誣其真如  
此三俊謂儲

容待用以補  
他日三宅者  
其在四方

德用丕式見  
四方虽远皆  
覘感與起如

親成湯之德  
而大取法之  
云一方不順

治也

書票頌卷七

陳設儀物以象成王生存  
之日不言命者蒙命土之  
又也○此既殯後事

編序夾房階望前皆指  
寢言之

東西廂謂之序

東序西嚮節音  
莞音官詩下  
作筍誤

西夾節音  
獨言西夾室者曠在西以  
西為重筍席以筍竹之皮  
為之

越王節音  
不特此也先王平時有所

書經黃甫白

也命土取林  
木以供衣川

狄設黼辰綴衣

註狄下土黼辰屏風畫為斧  
文設黼辰帷帳如生時也

編間節音

數重篔簹席補純華玉仍几

註此平時見羣  
臣觀諸侯之

坐也篔簹席桃竹枝席也補白黑雜  
增純緣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註此且夕聽事  
之坐也底席

綴純文貝仍几

流雨布席也綴雜彩文具  
天有也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註此養國老饗  
羣臣之坐也

豐席筍席  
也畫彩色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

玄紛純漆仍几

註此親屬私燕  
之坐也西廂

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  
玄黑之色雜為之綠漆漆几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公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公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卷之七 顧命



○克知三有

宅心灼凡

三有俊心

三宅已授之

位其心見于

行事之間文

武即其行事

观其所心知

之極其至三

俊未仕以事

其心見于議

論之際文武

即其議論究

其底蘊見之

極其精即所

謂迪知忱恂

而非謀面也

君臣之間以

心相信如此

○克知三有

○底常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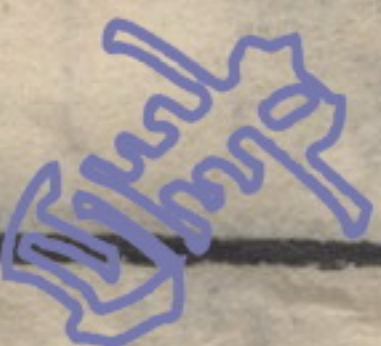
○天雨流芳

○大略在賓階

○大略在賓階

○大略在賓階

大略節肯  
有生時所乘御之節肯



二人雀弁節肯



上陳儀物以象成  
傳顧命設先西後東  
王也下陳以迎新君  
受顧命設先東後西  
王也○惻階嗣君往  
所處也

王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兌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註于東西序坐北列

所寶珠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弘壁

大室南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胤國名胤國

垂舜時共工皆制作精巧中法度者也

大略在賓階而綴駘在阼階而先駘在左塾之前次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基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祀一人冕執鋤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于阼階註雀弁赤色弁也恭弁以夾

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當簾日祀劉鉞屬

殘瞿皆載屬銳當竹鉞侍臣所執兵也東西堂路



文武之廷自  
三官侍御以  
至都邑衆官  
大小虽不同  
皆是有常德  
之美士未尝  
在一匪人泰  
之于其間也  
得人之盛如  
此非由文武  
之克知灼見  
乎

德

文王惟有知  
人之明故其  
所用常事常  
牧之官皆是  
各後而有德  
者常事寔有

書票題卷七

王麻冕節首

此下康王受顧命事重顧  
命故君臣皆用吉服如見  
先王也麻冕即衮冕麻  
之裳四章獨言黼示變也  
○休君升昨此由西階  
者未受顧命德道自  
處不敢當主也

太保節首

三卿皆傳顧命大臣亦純  
用吉太史將以書先王故  
亦由賓階

曰皇台節首

太史既受顧命又口陳大  
意○臨君三句一事說正  
嗣訓事宋句統承

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  
西序之階土也側階比陛之階也

王麻冕補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  
信境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人即位者各  
就其位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

璋用昨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冊命註形纁

保掌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太保宗  
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上道焉故升  
自昨階太史以冊命御

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

曰皇台節首王几道揚未命命汝嗣調臨君周邦率循

大十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註此太史口陳  
也言大君成

王方疾親臨王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  
大訓也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天下法

卷之七顧命

八



任事之德常  
牧寔有于民  
之德故庶司  
之戩皆得其  
人而政会不  
率矣

○率惟謀從

容德

言武王欲率  
循文王安天  
下填謀故文  
王所用体休  
有容德之人  
能容民畜家  
者皆從而用  
之不敢率也  
○自一話一  
言我則未  
惟成德之  
彦以义我

乃受節肯

此下四節敘祭告成王言

此節記康王祭告成王言  
已已受顧命也

受同降節肯

此記大保報祭成王言已  
已傳顧命也

太保受同祭節肯

此記飲福也祭畢有飲福  
之礼王居喪不敢當太保  
代王行之

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  
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烈也

王再拜興答曰渺渺予未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忘天威王答大史言渺渺然予微未小子其能如  
父祖洽四方以敬忘天威乎謙詞托于不

也能

乃受同揖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王受瑁為  
主受同以

雨也流考也祭祭酒也咤奠爵  
天也祭也日饗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節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手註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沈更用他同秉  
璋以酢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

太保受同祭噉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註以酒至齒

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  
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也



受民

人君一念不在君子則小人必有乘間而人者我正于所用之負人君子當念在茲不可暫忘雖一語一言之間亦必終思此在位之美士使之治我所受于天子祖宗之民則任負之心專一而小人不得開之矣未終惟思也

○則克宅之

太保降收節旨

頌在路寢故曰廟門廟王在廟門內尚為子在廟門外方為君

康王之誥全旨

篇中分四段首節正君臣相信之禮太保一節聖臣陳戒于君而責

邦三節康王求以忠而責之以忠未記禮以及終恤室事

王出首節旨

此康王朝見群臣在始之禮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註太保下堂右可收徹乎

之有在馬故曰廟俟者新君也

康王之誥

王出在廟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衛侯入應門右比布乘黃朱賓種奉圭兼幣

曰二王衛敢執壤奠誓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註應門五日路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

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

西召公主之今召公率西蓋西伯舊職單公率東

則繼周公為東伯矣布陳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

宋其幣以為庭寔也稱舉也舉所奉圭兼幣也環

太保暨諸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此下一二節召公率群臣而

太保節旨

此下二節召公率群臣而

康王之誥



克由釋之  
 言文王所立  
 王宅之官非  
 徒苟且以充  
 位也皆能開  
 釋資者以克  
 是哉不使匪  
 人濫側其間  
 又恐資者不  
 獲日尽其才  
 必信任專焉  
 不問之以人  
 不誤之以已  
 使得展布其  
 才竭其底蘊  
 如治絲者之  
 細繹其端緒  
 凡中之所有  
 全不以出于  
 外也

望王以宏濟艱難之道此  
 先迹文武得天下之難以  
 奮動之○朝見之禮既畢  
 ○設文韻書美俱訓善註  
 引蘇氏為羨里于上下  
 似不順

惟新陟王節旨

此叙成王守成之辨而因  
 以勉之○成王初崩未  
 未論故曰新也

王若曰節旨

此下康王報稱比告而望  
 之以敬保之道也止喪故  
 稱名

昔君文武節旨

此舉文武得天下之由在  
 于得人以爾求助群臣諸  
 侯之意○道指君仁于民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表若克恤西土

且大保召公芮伯司徒也羨羨里也文王出羨里  
 命自是始順也西土文武所與之地言

文武大受命者以  
 其能恤西土之眾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成定厥功用敷道後人休今至

後之我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註成王初崩未  
 流考

謂王協也合也好惡在理故盡合其賞之所當賞  
 謂王協也合也好惡在理故盡合其賞之所當賞

備無虞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其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詰信喪故稱

在春秋稱王在  
 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不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則亦有能寵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用端命乎



○其惟占士  
用勤相我  
國家

周公申戒成

王言自今後

立政不可任

用儉人惟當

用善人君子

一心委任大

得勉力以輔

相我國家則

可以升其四  
于昌明矣  
○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  
固有不服  
言兵戎既詰  
則威知四方  
旁行天下至  
于四海之表

臣忠于君而盡其道不卑  
指不平不務說

乃命建侯

此原先生建侯之詞也○然  
輔後正求助之詞也○然  
益賴後人相與為守

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註不平富者得博勞

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

武罰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齊信者兼王

而無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底至齊信內

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而又自能

武勇之士不一心忠直之臣保又士宰文武用

受正命于天大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以天下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存暨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予若註康王言文武所

以命建侯邦植  
以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  
幾相與輔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遺麻  
身守國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  
之憂也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註成王崩  
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  
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古禮也



罔不懷德畏威而人心悅服矣

○以親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

言能以武備

廣其德威則

國家之基業

日以隆而文

王之盛德耿

光益显者而

不至遺佚武

王之開基立

業益播揚而

不至委靡可

稱善述述而

而公愧責交

于文孫矣我

畢命全旨

此篇以首節保釐二字為  
主王若日以下分五段看  
父師至念哉述言其難而  
因托以化殷世修  
推言其難而詳其難而  
尚公節斯以化殷而效可  
大公其節期以化殷而業  
可久末節總括以政可  
之意

百節旨

保釐者以愛護之意行辨  
別之術蓋東刻之民自別  
公君陳以來雖向化已久  
而餘風尚存不容一味含  
高故保則必釐釐方可保  
○保訓安釐訓理保釐二  
字全篇綱領下文旌別淑

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顛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  
乎今康王以嘉服見諸侯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其  
失祀不可  
不辨也

畢命主以成周之眾命畢  
保釐此其册命也

惟有一年六月庚午地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註康王之

流考  
通中言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申命之戒周  
天雨  
代之治保安釐理也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  
代之治保安釐理也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

剛以保之宜思意于旌別之中也不柔以釐之嚴  
品節于旌別之際也受得思威並濟意而畢竟保  
恩亦甚保也于平有申亦須得買申之旨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信于天下用能愛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受殷命信于天下用能愛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兵可不務乎

慝正保釐事釐乃所以保

文師行旨

此舉文武得殷之難及其  
重保釐之任而不敢忽也  
○文武連說見相承之久  
大德就坡事上見

惟周公

此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情  
保釐之爭而不敢屈也  
得殷固難而化之豈易乎  
○遷丁洛邑三河正所以  
謹此必之者無備亦要  
看是難之之詞不作慶幸

講康王無命畢公嘆息曰文師我周受有殷命寔  
非易得惟文王懷保小民武王寵綏四方有此  
大德敷於天下用能受有殷命也

得之難如此今日其可忽乎

惟周公左有先王綏定厥家愆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以是註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愆頑  
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且教既歷  
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憂承上言成周

虞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信之眾非惟文  
武得之之難而周公所以化之者亦不易也惟周  
公累四輔政既佐文武又相成王用能安定國家

當時以殷民反側難化用意謹密區處防閑極其  
周密遷于洛邑密近王室使潛消其頑悍之習而

化丁其義之訓至今既歷三紀世運已變而風俗  
始翕然移易矣如今殷民安四方俱安天下可無

憂虞之事我一人始得以垂拱于上享和寧之福  
耳夫周公化殷之難如此公其保于無窮可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註周公當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註周公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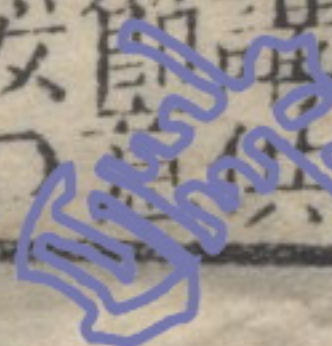
道有升降旨

此示以今日化殷之道為



旌別張本但止是泛論其  
 理非勉詞首二句虛講下  
 二句就時事言賑賑字  
 即職業修行義良者○此  
 節註引周公君陳諸講  
 因之恐大露下慎始節  
 今依范本渾講似較妥○  
 抑是政也非德業之盛孰  
 能行之○殷民之化如  
 此今當何以治之

惟公懋德節旨  
 此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  
 之見保釐之任非畢公不  
 能當○成即成終之成



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于大猷矣為政  
 者因俗衰華故周公紘殷而謹厥治君陳有容而  
 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然公  
 隱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言往治  
 殷民必因俗為政而後可蓋世道有隆有汙如風  
 俗厚則世道日升風俗薄則世道日隆故為政者  
 當因俗以變更當寬而寬當嚴而嚴昔周公之時  
 殷民尚頹尚謹慈而遷之其道尚嚴君陳之世殷  
 民物化故從容以和之其道在寬皆因俗為政者  
 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不善者亦有當使賞罰  
 兩明人知勸勉若不善其善則善者怠于自修而  
 不善無所慕效民亦何所勸哉此分別善惡正保  
 德之  
 政也

惟公懋德節旨  
 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  
 言嘉績也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註小物猶言細  
 行言畢公既

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  
 昭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于  
 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拱拱手以仰  
 其成而已此將付以保釐故敘其德業之盛而美



周官

○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

史臣又言

時六服之諸

侯忠直者固

于忠于宜以

廣一人之德

化不忠宣者

亦求亨來三

以奉天子之

德威罔不承

流宣化以俸

大君安民之

意蓋一巡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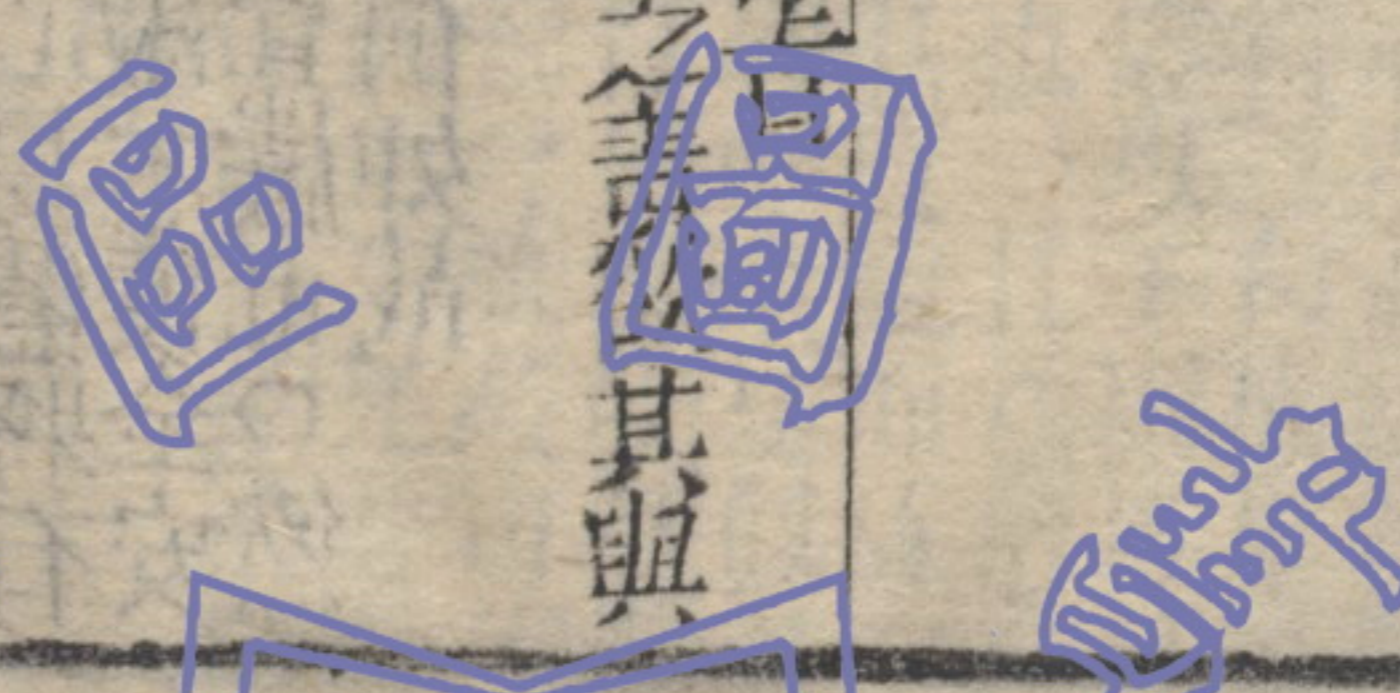
征討問而外

攘之功已赫

大著矣

書經標題 卷七

父師節旨  
此命以化殷之等其與  
周公匹休也



旌別淑節旨

此示以今日由俗之政所  
謂保釐者也旌別句是綱  
表厥三句是旌淑之寔弗  
率一句是別隱之寔畏慕  
以上盡保釐之事由画以

書經標題 卷七

之謂然此保釐之貞將誰守哉惟公有盛大之德  
也謂治道至美雖下言一勅之微亦謹慎檢點不  
敢怠忽其德之盛如此自輔導文武成王以及朕  
躬為四世元老圭彩凝峻正色歛容于朝守之間  
以保釐庶僚凡有謀猷羣臣罔不敬而法之蓋公  
聞皆著其休嘉之德已多于先王之世不特今  
日為然今予小子惟垂裳拱手以仰其治  
功之成而已然則保釐之責舍公誰屬哉

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

特于祖廟之中行册命之禮念周公昔當化殷之

任今公之德業無愧于周公是以敬命以周公之

事公其往哉在周公之事尚其盡周公之責可也

旌別淑節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

殊厥非疆俾克畏慕用書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註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山俗革  
註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顯其為善者不病其

卷之七 畢命



○童正治官  
成王既归宗  
周遂督正在  
朝治事之官  
使各得体系  
至相侵越各  
修取業至敢  
怠情庶端本  
澄源而六服  
承德之盛可  
以長保矣  
○庶政惟和  
万国咸寧  
此成王訓迪  
百官之詞也  
言唐虞之世  
內有百授四  
岳外有州牧  
侯伯是時  
內外相承体

下嚴保釐之防以康句總  
根上說本旌別淑慝意來  
微有力不作效看○表字  
上點出率訓典與下弗率  
對彰善二句即在表宅里  
上見痺惡帶言善彰則  
自痛○如圻以地言封守  
以人言重申守痛字蓋激  
勸大嚴則人心  
越志之思而淑  
之利故其備宜嚴也○然  
公之往也宜何如哉

區

字

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声使顯于當時而傳  
十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  
里弼界不得與善者雜處使畏為惡之禍而慕為  
善之福所謂別隱也圻與畿同郊折之制昔固規  
畫矣○云者甲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  
曰慎○云者甲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  
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畫夫公欲畫周公  
尊嚴王歲王歲安則四海安矣信之事何如蓋式  
化嚴訓之後孰無好惡之良心而餘風未殄之時  
亦不可無功懲之大法是莫要于旌獎善者簡別為  
善者使之同歸于善也試以旌別言之彼民之  
者而訓典者淑也則表彰其家宅里門顯其為善  
則善者加勉矣又以別隱言之彼民不率訓典  
者隱也則殊異其井里弼界使彼畏為惡之罰慕  
為善之樂則惡者能皆自新矣夫善顯而惡懼則  
非然也○之中有藹然安休之意是真能畫保釐  
之事也○又不可不嚴保釐之防焉試觀郊圻之  
地非周公所已規畫者乎今當量遠近別內外重  
復經理之不使歲久而湮也封守之人非周公所  
當經畧者乎今當謹斥埃設戍兵謹慎以完同之  
不以世乎而玩也如是則不惟殷民之善者安宅



統不紊所以  
禮樂刑政工  
虞教春皆順  
理適宜去一  
不和四方夙  
動乎足安輯  
至一不寧建  
官之效如此  
論道經邦  
建立三公之  
官與人主講  
論天人之道  
啟沃其心涵  
養其德由是  
推此道理以  
經論即國則  
教化行政事  
奔去一物不  
得其所矣  
○阜成兆民

我聞曰節育  
土言立治法敷治體為治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貫學天道微

政貴有恒節育

上欲其立治法此欲其敷

治體也政貴三句皆指公

當如此兩俗以下則指

以然之故也○且為治有

體○政辭但指體而指別

在其中舊語但指體而指別

有恒則史習民安故可貴

體要則家驗戶曉故可貴

休者理其而無不足要者

切寔而非浮言欲治敷

民當先訓殷

里惡者安并疆而四海之大皆  
革面革心而無反側之患矣

政貴有恒節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

餘風未移公其念哉証對暫之謂恒對當之謂異理

謂要政事純一辭合節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

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高俗尤為對病之

葉惟然旌別淑慝中書慎固皆所以立治法也而

也言可不思敷治體于彼政與辭皆化民成俗之

所係也凡政之所布必以始終不易悠久無疆而

有恒力為可貴凡辭之所敷必以理風完具語意

俯仰而體要斯為足尚政辭若此皆不好異者能

之若作聰明而好為異政趨浮末而好為異辭見

乃不足貴不足尚者此固非為治之體也况公之

治故先當用此蓋商俗靡靡每相隨順而不能有

恒利口惟賢每習支誕而不知體要雖經周公君

陳推治之後而其餘風尚未盡移公其念此商俗

之變而布有恒之政修

體要之詞治之可也

卷之七畢命

十三



六卿各率其  
呆以借九牧  
之官自內達  
外由是政治  
修明兆民得  
以安居樂業  
高阜厚教化  
淡洽非民在  
不財雍風動  
而化成使人  
人各遂其生  
復其性此設  
官之本也  
○學古大官  
訟事以制  
此欲其為李  
以尽居官之  
道也言求大  
小百官必財  
前代之法講

殷民計此下三節示以化  
殷土之訓蓋士非民比必  
訓之前後旌別可施此節  
先舉一人之論以起之

茲殷庶上節旨  
此正言殷土之惡也○怙  
侈之事廣只與  
以見之

資富能訓節旨  
此言訓殷土之道正所以  
閑其邪心者也首二句言  
當訓之由惟德四句一正  
一反上二句言訓當固人

化奢麗萬世同流註  
占人論世祿之家驕樂豢養其  
無所制肆其驕湯陵蔑有德悖乱天道傲懷風化  
奢多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土怙侈滅  
義故先取占虛鮮克句是惡之源以蕩三句  
人論明族者發之信是惡之流萬世句繼承也

茲殷庶土庸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千人驕淫矜侈  
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維艱註  
殷土焉藉光寵有  
自來矣故怙侈必

天雨流芳  
化厥雖已收其放心而  
信着怙侈句對鮮克出  
防附其邪者猶其難也  
既右是滅義者惡之源而服美二句亦惡之流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出古訓  
于何其訓註  
言殷二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  
命之正也然訓非外以教條也惟德惟義而邑德  
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出古訓  
于何其訓註  
言殷二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  
命之正也然訓非外以教條也惟德惟義而邑德  
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



習通晚去後  
入官以任事  
及至議論因  
事即以平日  
之所學者裁  
度其可否酌  
之于古如此  
○其爾典常  
作之師  
前代之法亦  
有宜于古而  
不宜于今者  
尔百官又必  
以当代之典  
常為師法盡  
典常者文武  
周公之所經  
其至精至當  
誠尔之所當  
導者也准之

之本然下二句言訓不可  
不稽古人之已然○然閉  
之道亦在于訓之耳○  
由字泛言古訓不速是  
古人之所行德義以訓

王曰節旨  
此深歎殷上所做之重而  
勉其盡道以化之也不剛  
句要發寬嚴相濟意德是  
殷士之德允修者變化舊  
習保全德義至此則無惡  
可別有善可旌矣○不剛  
者防閑節制中嘗寓保全  
愛護之意不柔者調劑馴  
擾內不忘條理分明之機



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非稽古以聖承上二節言  
為之說則民不從于何以為訓乎言殷士之難附  
如此其可不訓之于惟因其世祿席寵資財富厚  
而能身則身不陷于取戾心不遷于異物而不  
至于至是以有永年也其當訓者如此而訓之  
之道又非外立教條也惟以人心同然之理與理  
中宜然之義而啓其心勉其身是乃大訓而莫有  
或外者然又豈但出一己之私見乎惟由古以為  
訓則公之明德君陳之今德皆由之以為訓則  
若訓則古人之成憲而民皆從信矣否則雖善無徵  
天雨其何以  
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  
修言是時四方無虞矣叢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  
此其不待于小成者如此也不剛所以保之昔王  
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信若  
日嗚呼父師殷士不可不訓者亦以其所係之重  
耳邦之安危所關甚大而寡係于殷士之從違不  
其繁重乎中則思所以訓之則惟舉旌朔之政以行  
其鼓舞而不過剛以引之亦惟嚴殿別之政以示



于今又如此

○功崇惟志

業廣惟勤

此成王申戒

在朝之卿士

也言尔卿士

已成之功績

欲其崇高則

志不可安于

小成狃于逸

利也方為之

事業欲廣其

大則惟在自

強不息力行

不怠也勤田

志而生志以

勤而遂

○恭儉惟德  
言尔卿士位  
不期驕祿不

惟周公節旨

此承上厥德允修而期以

化民之效也三后雖並

意却歸重舉公三后一

緊承上三句串說道洽句

又跟協心底道澤潤又

從洽洽承四事

總今日而論之

化而思以慎和成者必當

慎當和當成因時而治者

道慎之和之成之

事者政道治政

是自上德化言澤潤是自

下感化言生民專指下

之民

其勸懲而不過柔以縱之則訓之有道而斯民  
之德益右善可旌無惡可別信乎其能修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也

言成此日成者預期之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

其用也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

成之若成于一人謂之協心如此言道望公寔以截

治之惟周公謹志之而能慎其始迨其中也式化

厥訓不容剛以迨之惟君陳從容而能和其中今

其終也甚變風移又當剛柔五用恩威並行惟公

將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雖前後異時因革異政  
而三后之心不謀而合即此心所處俱至于當然  
之則而同歸于道焉耳惟其道同將見道洽而政  
治而章程非粗迹條致皆精意由東都以及四方  
之民沐浴于膏澤中者莫不滋潤矣推之四夷全



期侈故居是  
位者必恭以  
持已而後不  
至於驕享是  
祿者必儉以  
笈用而後不  
至于侈也尤  
必寔有謙虛  
簡約之心則  
恭儉乃為寔  
德而內外如  
一矣  
○作德心逸  
日休

此期以可久之業也  
笈乎看建基本旌別來統  
止人心化  
以垂裕貽  
來惟父謂本此以治民也  
○耳予之望公尤不止此  
也  
公其惟時節  
此總致戒勉之詞以  
箴之意上二者是  
德所必有者故以  
二句緊跟上串講  
字重有益新其美意在正  
所謂成終也

在亦莫不賴其潤澤之功焉內外協和菲僅四方  
無虞已也予一人其兵垂拱而成而承曆多福矣  
豈徒曰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久  
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  
所以望之者益相期以無聞且人心者國之基風  
窳爭業乃尊敬之至也  
心同進保隆殷民使風俗善人心美則已立成同  
無窮之基矣將見勳德之盛于萬年此基業亦于  
萬年此声名而子孫亦守其成式永遠保釐不  
敢更變也公之所係如此誠不可不慎重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為不足為者也前  
政周公君陳也  
克而不敢為惟當勉盡具心無少退在則志不阻  
于所難而業可成矣不可說箴爾殷民其勢寡弱



致

○推負讓能

庶官乃和

此申戒卿士

以荐蚤之事

大臣者小臣

之表率也故

大臣若能推

荐有從之負

使之在位而

不蔽其負統

讓有能二人

使之在職而

不害其能則

庶官自去則

效而士讓為

大夫大夫讓

為卿師師濟

濟而和政事

遂忽其易制以為不足為惟當敬慎其事無少輕

忽則患不生于所易而功可立矣夫我周克受殷

民遷于洛邑此友武成王大烈而周公君陳相繼

為常其政炳然公當敬順先王之成烈使加休美

今每以屬之哉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

為大司徒此其維命也

王法自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可也上凡有功皆

當重日月通名以教養意貫於祖父約指內伯

于旌旗也信成康時黃伯為司徒君牙或其後也

言惟爾祖父在我先王時為司徒皆能盡心不欺

正心不抗世世篤厚于忠貞以服役效勞于王家

凡效斯民罔不竭方圖之其成功之美紀于

太常之所今猶炳然也補可不仰匹其休乎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

右亂四方心之憂蒼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王再蹈虎

對士家發養之事也成績

此先救其先世之美以感

動之世第二句申說照下

君牙全

首三節敘君牙而父之美

及今委任之章而以續董

服勉之弘敷五典三節

告以續服之道以其盡教

養以輔君為前之事也

下節又由責其守家法以

助治道無非欲其盡教養

之事且通篇以教養為主

王哲曰首節首

此先救其先世之美以感

動之世第二句申說照下

對士家發養之事也成績



亦秩太而理

矣

○率能其官

倦尔之能

言尔大臣之

所齊者果能

不負其官則

知人善任政

事修明尔始

能堯大止也

取矣

君陳

○至治馨香

感于神明

此周公昔日

之訓成王述

之以告君陳

也周公嘗言

治化到極至

即指忠責服勞言

惟予小子節旨

此示已責任之重以示求

助之意

今命爾節旨

此正命君節旨

釋其心之身

持心為身王族

喻翼字意續乃二句連說

○用是重有尊于爾矣

噬若涉春冰畏其墮言愛而夫先王有忠貞服勞

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信之臣能左右以治四

方所以遺我今日之緒今我嗣守其緒亦惟思得

如我之憂危負王業之艱難慮四方之

不治豈不有若蹈虎尾而涉春涼者乎

今命爾節旨

望在股肱心膂辨乃舊服無忝祖考

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欲君牙謂今予命爾節旨

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信受而為以欲以

補我朕躬射其倫吼之功若股肱心膂焉蓋君必得

出以成治猶人必得股肱心膂以成身也若爾欲

盡職豈有他哉惟專守家法以祖考之事我先王

者忠貞服勞而事我無或失墜而泰祖者則不負

望我之

青

弘敷五典式

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惟爾之

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

身正也中也民則之休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

書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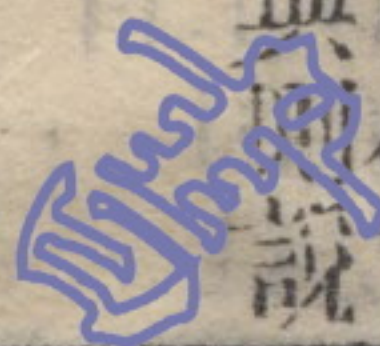
十六



彰法度著天  
地為昭民物  
人順則和氣  
薰蒸馨香發  
越將見如焉  
天神格庭焉  
神鬼享感格  
神明而至所  
聞矣  
○庶言同則

言凡有與廢  
既與眾人共  
度之矣若眾  
論皆同又必  
由釋而深思  
之果灼見其  
利于去後幸  
而與廢之可  
也其可輕狗

○以司徒教民之道言之  
○典則俱指親義序別信  
之理言自有常不可易言  
謂之典自截然不可越言  
謂之則中正俱切典則說



憂暑雨節  
此告以養民  
之職也司徒  
民亦其職故  
必言圖以事  
寧者難詞一  
不養之艱易  
容易非以飢  
為易圖耳丙  
制里等蓋此  
是君身上事

天雨流芳



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圖夫汝之贊舊服者  
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信其責當在于教也  
彼夫親義序別信之理自其有常而不易謂之典  
汝當安敷身大布條教使人曉然于典常之理而  
知無違同自其截然而不越增之則汝當武和身  
後惟勿忽使民雍然于變則之內而無所匪戾則  
庶不失司徒之教也然此特教之道耳而教之本  
則在汝之身故爾身在所先正爾身正則無所不  
正矣其在汝之心蓋民心不能自中爾心中則民  
亦由中矣由身而反之心立教之本庶其敦也民其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王初大也暑雨祁  
也思念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  
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講丑司徒  
教養之職此又告君身以養民之艱也信五典擾  
兆民等以告而兼養者也則武以養言之彼氏之  
惟憂而暑雨厄于無食怨咨形焉冬而大寒厄于



平

尔有加謀

告尔后于

内尔乃順

之十外日

斯謀斯猷

惟我后之

德

又言尔子稽

衆繹思之時

其有言之切

于爭者則為

加謀言之合

于道者則為

加猷尔即大

告尔君子而

一一敷陳矣

有隱匿又不

自以為善尔

不顯哉節旨

此奉上二節而甲勉君牙

盡教養之道讓烈俱兼教

養乃訓節下二節

力行意在奉若

王身上語迫配正無

口正者于心安于理當無

事于終更罔缺者大綱舉

萬目張無事于損節

無衣怨合又作焉念及此民生亦誠艱戰是故為

司徒者念念思其飢寒之難而務為之養其欲給

其求以固其衣食之易然後民之飢

者以養其者以衣民乃安寧矣乎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

之克不遺配于前人註文顯于前武承于後日讀口

事不出于正咸罔夫者無遺讓烈兼教養

一事不用客也前人君牙祖父也信說言我之以

教養期爾是原無愧于文武耳彼譽法斯士懷保

小民文王之猷也大哉光于四方顯五西土何其

顯也重民五教夫資四海武王之烈也大战善繼

其志善繼其事真能承也且豈特顯承于一已哉

以是啓開作助我後人事之在謨烈者皆合天理

當人心而咸以正焉且大綱舉萬目張而咸罔缺

焉然此讓烈乃文武光命我先王嘗對揚之而爾

前人寔左右之爾惟敬明養教之訓用輔我以不

承先王而對揚文武光顯之命

而爾亦克追配于前人可也



乃壹揚于外  
日凡此謀猷  
有利于國有  
孟子民者皆  
我若垂階那  
断于上非臣  
下所能與也  
至洽殷上說  
人告端化殷  
之本順外妙  
化殷之說  
口寬而有制  
從容以和  
殷民之迂徙  
之餘固當按  
之以寬大寬  
之中又必有  
品節以制之  
則寬而不縱  
矣固當待之

王若曰君牙節旨  
此申戒其守家法以終誥  
命之意舊典只作舊職民  
之句推當式之由事乃二  
句串說與上敬明四句相  
應



同命全旨

通篇以正字為骨子以言  
動作眼目首三節言君德  
有賴于僕臣之輔今予命  
汝五節是命伯罔以正僕  
臣之道末一節則欲其正  
建臣以正君德  
首節旨

王若曰君牙乃惟田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職而君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

也循法則交之所行而顯其君父之有又復申戒

其守家法周王于篇終復呼君牙申戒之日兩為

以終之謂司徒任教養亦知其所係之重哉惟

由先王之舊迹而守之為法可也爾能式舊典則

政修而民治否則正教弛而民亂治亂在此可

者不惟汝果能率爾祖之所行凡正民德厚民生  
昭顯爾君致治之美乎  
同命穆王命伯罔為太  
僕正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伯罔予惟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後忱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置人君大君之位恐惟危厲

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也



以相女不可  
遠夫而和必  
待其何仍而  
後從容接引  
之則和而不  
流矣剛柔相  
濟乃治天下  
之大法也  
口有容德乃  
大

此先敘已憂危之至以啓  
求助之端口弗克句對厥  
愆看照下言勤  
昔在文武節旨  
此敘文武猶賴近臣以  
已之所以必求助也出入  
二句是德之盛下民二句  
是化之隆口然欲免  
行必賴近臣之輔從  
字總承上三項曰罔非正  
人則官正之能慎問可知  
口祗若二句申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其人以及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號旃令罔有不臧下民燕若萬邦咸休註齊乎聲  
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  
承之謂弼救正之謂輔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  
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于侍御之承弼者然其  
謂不見我文武為君以言其德則聰無不聞明無  
臣之助者然其侍御僕從亦無不端方正直朝夕  
之間君有合道便順承其美君不合道便正救其  
失所以出入一起居都大規矩準繩無有不敬  
發一號旃令都合天理人心無有不善君德盛  
治道隆由是下民皆心悅誠服而萬方同底于休  
美矣文武之賴近臣  
如此而況于予乎

惟予一人節旨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此泛言來助群臣而望伯

此泛言來助群臣而望伯



○大升于大

民之變其薄

俗如此將見

一造同風信

能升于大道

之世無復根

化之民矣

○畢命

樹之風声

康王命畢公

保三東郊此

其册公之詞

也言当彰善

以痛惡使善

者之風声卓

大樹立聞者

莫不以起于

彰善之爭也

同意亦在其中

今予命汝節

比專命伯問而欲其盡承

彌之道○然近臣雖多而

大僕乃其長

慎簡乃僚節旨

此告以止厲之道首句虛

下二句正慎簡事○正之

當何如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仰克紹先烈謂無良言其德之

也繩直糾正也謂惟予一人不善不能勉于爲善

先烈謂也言寔倚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賢士

各盡謂也以匡我之不及我有過行則繩而直之

有謂也經而正之務格正我非僻之心不流于

邪然後君德日就庶幾文武

之遺烈謂也繼之而不墜也

今予命汝節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修謂也天正大僕正也羣僕謂祭僕肆僕戎僕齊

以他進謂也德而交謂也夫予固賴近臣之助然得導

修其所不及也謂也則僚長之責故今予命汝作

大僕正之官以正汝所屬羣僕侍御之臣使各

勉輔君德而交修予之不及此予之所深望也

慎簡乃僚節以巧言令色傾解側媚其惟言謂也

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奸邪媚者訓

悅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

言謂也於此惟慎重簡擇僚屬其有巧于言詞善其

言謂也顏色便佞而揣摩人意側媚而包戒好惡者皆

慎簡乃僚節以巧言令色傾解側媚其惟言謂也



動曰風使人有所所聞曰  
聲显于当时侍于後世所  
謂樹也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郊圻之制昔因規畫矣子  
此而申明之量远近別內  
外不夜爰久而湮也封域  
之險者固有守矣于此而  
戒嚴之謹喉并誥兵戎不  
以世乎而玩也一以尊王  
識之勢一以

僕臣正節旨  
此承上言僕臣所係之重  
以見不可不慎簡乃僚  
○所以然者亦以所係其  
重也

爾無昵節旨  
此申戒其不慎簡之失通  
節一直下非由非君道  
之非不作誤毀看○非君  
德無常每視臣所導

非人其吉節旨  
此承上文而戒之以絕其  
昵憚人之根也○然憚人  
之進多由貨賄也

不可用其惟善人吉土正大鯁直君子然後  
用之斯君德成而治道乃盛也汝其慎之

僕臣正節后克正僕臣謨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言自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謹且僕從之臣開

臣里吉土而止則不出意徇君君凡一言一動皆  
自謂有聖人之德矣可見君德成固由于僕臣君

流亦由于僕臣所  
流亦由于僕臣所

爾無昵于憚人充耳目之官迺上以非先王之典註

汝無此昵小人充我耳目之官道若以非先王之  
典益膠王自屢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畏端進而  
蕩其亂况我先下文武所立常法子孫所當世守

心也信者爾慎無昵近憚邪小人使充備我耳自  
侍從之誠且以非礼蠱惑有性迺君  
不由祖宗之舊法無以續承先烈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

辛惟于汝辜註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亦不于其人  
后惟于汝辜註之善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



嚴王畿之條  
而以防範人  
心者如此

政貴有恒  
辭尚休慶

此欲舉公之

敦治體也言

設施于政事

者貴乎有恒

行之為經常

之典守之為

畫一之規不

至朝令夕更

則政立而民

從矣宜布于

詞令者必尚

休要休則典

垂而旨趣悉

完要則簡約

而切中事理

此總一篇之意而申戒之  
以致深長之望也

欽哉節旨

呂刑全旨

首節是史臣敘訓刑之由  
若古至厥世十一節述古  
訓以告典獄諸侯欲其知  
所鑒懲念之哉節特告諸  
侯以勤刑之事來有邦七

汝大不能敬其君  
而我亦汝罪矣  
而財營求者爾若不以忠良正  
直之人為吉果若是則布列左右者皆不昔引君  
當道匡弼之職遂曠廢矣然此皆爾之過也是爾  
夫不能  
我當  
之罪不輜貸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茲憲  
憲常法也呂

伯同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衛  
劉其侈者果出子僕御之間抑不知伯  
流其下其篇末復呼而命之日凡我命爾  
爾在職勤于其言可不敬承之哉必堅持精自慎  
簡正人承遠匡弼乃后以國家之典當法度不使  
小人有所惑惑上心變亂舊章乃為盡職汝勉哉

呂刑曰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告四方

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今作贖刑

然舜典所謂贖者官府豐殺之刑耳若

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

與其贖免矣曾未唐虞之世有是贖法哉穆

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乃為此一  
以備宜之術以救之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  
然其哀矜側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音云



不至浮泛矣  
寔則合出而

民從矣  
○惟德义时

乃大訓

此告以訓殷

士之道也言

殷士之富者

固籍乎訓而

所以訓之之

方不外乎德

與义也德者

心之理惟訓

之以德則不

至以蕩遇德

矣义者事之

宜惟訓之以

义則不至怙

侈滅义矣盖

德义根乎天

節總告諸侯以祥刑之寔  
鳴呼敬之哉節申以敬刑

勉戒之末節以祥刑詔後

人而寓無窮之意通篇以

德與中為主德其本也中

其中也

惟呂命節旨

此史敘訓刑之由

王曰若古節

此下皆呂侯傳王命以訓

四方也此節雖說蚩尤却

不重只為下苗民張本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惟呂命與

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

老而昏也荒忽也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

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

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發乎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焉言洪荒之世渾厚敦龐蚩

尤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言呂侯傳穆王之

張為義為虐者矯註度到也言命以為上古有

遺訓傳聞洪荒之世民俗皆善至黃帝時蚩尤始

為暴亂驅煽熏熒延及良善之民皆化為惡罔不

為寇為賊如鴟鴞之惡以害人為義為姦為究無

所不至其而劫奪攘竊矯詐殺戮日以暴虐為事

而已亂之端如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

民

此言苗民承蚩尤之暴而

制刑以虐民也○此節至

無世在下歷敘苗民酷刑

呂刑

二十



命之正合乎  
人心之公是  
乃天下之大  
訓也

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邦之安危惟

茲殷上則殷

丘之所係亦

重矣所以化

之之道貴乎

得中不可過

剛而夫之暴

不可過柔而

流于姑息保

之釐之則殷

士莫不感恩

長威去舊齒

新而厥德信

乎其能修矣

之可戒重黎至配享在下  
歷敘虞舜祥刑之不法皆  
所謂古訓也



民與晉漸節音

此極言苗民之惡及于民  
而聞于天也。苗民淫刑  
肆虐善惡不分如此

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

之曰法以殺戮無罪于是始過為剝鼻則耳株竅

黥面之法以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畫自蚩尤作亂

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也言苗民轉相敬

效不用善而制刑以為威作為五樣暴虐之刑

名曰常法以殺戮無罪之人于是始造為剝鼻刑

耳株竅黥面之法但有入于此刑者必率連人眾

殺煉成獄并制無罪之人不分情辭曲直槩加以

刑苗民之

民與晉漸節音  
泯泯磼磼罔中于信以覆誼盟虐威庶戮

方言無華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註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戮信相與反覆誼盟

而只是言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于天天

刑苗民無有馨香德而畫有苗既淫刑矣當此之

刑戮發聞莫非腥穢也言民亦皆聞風興起相異

漸染成習泯泯然昏迷磼磼紛然為亂凡百所為無

復有忠信于心惟反覆為罪詎盟善相誦而已當

時無罪之人被其虐威肆怨心口洛怨各告無罪

于上天上天撫親苗民無有馨香之行而其所發



其有不友者乎

道治政治澤閭生民

惟周公君陳

及公三后繼

治国道將見

敷之為道化

則仁漸義筆

巡巡周流在

有不治推之

為政事則綱

率自張事事

修明在有不

治由殷士以

及四方在不

安生樂柴沐

浴于膏澤之

中矣君牙

皇帝哀矜節旨  
此言苗民淫刑之禍以哀  
戒不重舜上



乃命重黎節旨

此下六節皆言受刑之

善以為用刑之法

常除虐之後首

為急也口當三苗肆虐無

所訴控相與德命于神

誣之惑人心甚矣故當

有以正之

案國語火正黎黎傳作北

正黎者堯典乃命羲和孔

聞者惟虐刑之腥穢耳有  
苗之惡上通于天如此

皇帝哀矜無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

下註也命伯夷禹稷皋陶報苗之虐苗天有  
言以我之威滅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也

刑民之被害可哀甚矣帝舜見眾被虐之百姓心  
不忍其無罪受刑乃仰休天心大彰殺伐

流芳世在下國以貽民之害焉此舜所為代天討罪  
當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

重即羲少昊之後黎即和高陽之

重即羲少昊之後黎即和高陽之

重即羲少昊之後黎即和高陽之

重即羲少昊之後黎即和高陽之

重即羲少昊之後黎即和高陽之

重即羲少昊之後黎即和高陽之







敬慎以和哀  
使民治火安  
于典則之內  
而云所垂矣  
此為教之道  
也  
○思其艱以  
困其易民  
乃帝  
此告以養民  
之道也事民  
之生計其艱  
誠能思合其  
飢寒之艱以  
困維其衣食  
之易戒功農  
課桑以利益  
于前或輕徭  
薄賦以拊恤  
于後天後民

乃命三后節旨  
上用德以為治此又命臣  
以分治也成功在三后上  
看典禮明水土乎扼種與  
則秩宗司空田正俱成其  
功皆以君之德而致民殷  
盛富庶也惟殷是民心正  
民居安民生厚矣  
與被刑之民反看此節為  
下明明在下句張木口然  
民末至殷盛富庶猶受所  
憂口降典禮以示民使知  
凶明之分而折其心之  
邪妄惟折之以刑若曰越  
禮則必刑之云耳  
土制百姓節旨  
此緊承上二節來制是時  
閑約束意中者輕重取舍  
無過不及之謂以教者刑  
中有教正不恃刑處此節  
為故乃明下刑句張木口  
然惟慮天下有悖德之人

善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註]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  
[註]三后以折民之邪妄也禾氏曰伯夷降典以正  
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註]然以  
民猶虛一人不能獨理也乃命伯一禹和三臣同  
致憂勤之功于民命伯夷為秩宗使降布天地人  
[註]刑所以正人心伯禹為司空使平治水土表成名  
山川所以正其行域所以定民后也命后稷為田正  
使降播種之法之民家穡厚殖家穀所以養民  
生也惟三后合掌一舉其後皆有成功所以  
百姓莫不殷盛富庶不復如苗時之困苦也  
土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德 [註]命皇陶為土制百  
以檢其心而 [註]夫三后成功民既富而可教矣又  
教以祗德也 [註]恐其不率教乃命臯陶為土師定  
為任重道中之刑以教百姓遷  
善去惡而歸于敬德之地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有飽煖之樂而會飢寒之苦乃見其安寧矣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夫文武謨烈垂裕之義如此是故一代

之光命也爾之前大既左

右我先王成康以對揚之

矣今尔之所后乃祖乃

父乃取所治皆文武成康

之思尔惟敬明教義之訓

也口祇德者格其非心道

道遵路之謂穆穆在上節旨

而後用刑之意穆穆從德

威德明看出明明從恤功

成功看出灼于四方兼承

君臣來惟德之勤即惟畏

惟明惟殷故乃二圖不

得已意恭已氣象明明是

和和是恭已氣象明明是

宜力氣象口故乃以下重

蓋此篇專為刑發也又

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斐然註穆穆者和敬之容也

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

之德猶期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

已也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

無過不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

精華也夫有虞尚德為治如此但見當此時舜惟

也穆穆在上焉三后惟恤功成功也則亮未北面皆

精義之昭著明明其在下焉惟其穆穆明明光輝

而善本如是則可相忘于用刑矣而猶有不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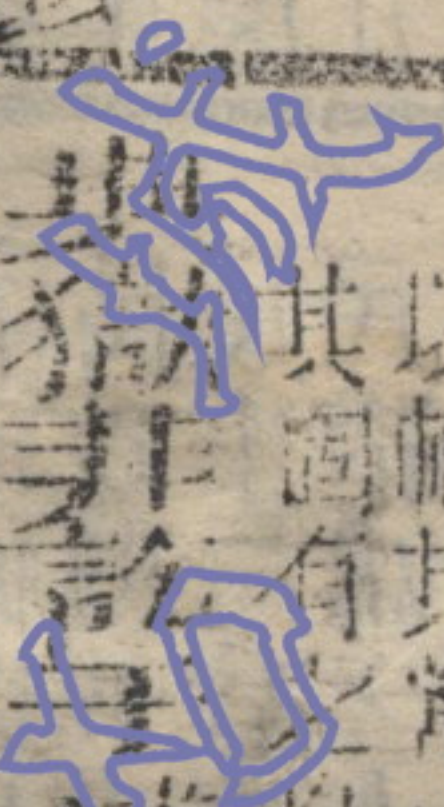
勤于德者故乃不得已命卑罔明五刑之中使無

典獄節旨

其固自之良而已

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註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賂

惟得盡法于權勢之家亦得盡法于有賂之人言





輔弼揆躬亦  
有以對揚文  
武之光命玉  
則忠直世洛  
自可以上四  
尔之前人矣  
可不勉哉

尚命

○出人起居

罔有不欽

苑号施令

罔有不藏

方邦抵若

下民咸木

穆王命伯問

为大僕正此

則其誥命之

詞也言文正

之近在皆得

正人如此所

御

夫虐廷用刑豈徒日刑之  
申而已哉○典獄泛言不  
指臯陶○元命指人之生  
死言配享在大公至

見案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享在下三句孔疏云典獄  
之官能效天德則長

大命由已而為  
命可以配當天意在于天  
之下也蔡傳不會其意而

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于  
與天為一義周禮王氏  
无私則以元命為國命配

享為人君之克配上帝此  
歸重人君說亦甚正大益  
典獄之得人寔由帝德之

合天子

王曰嗟節旨

此申結上數節而統告諸  
侯欲其知所法戒也○此  
統告諸侯也○禮以啓迪

天雨流芳

人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  
德在我則天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蓋指典獄  
用刑之極功而至于此夫虐廷固先德後刑矣而  
與天為一者如此信刑官又得其人凡掌獄者  
不得能盡法于權勢之家而不為威屈亦且得盡  
法于賄賂之人而不為利誘其心常畏敬而不怠  
忽常忌憚而不放縱是以聽斷之間至公無私無  
不可對人言者不待簡擇于身而後言也夫天之  
德其是至公典獄至公便能全盡天德雖死生壽  
天之命都自我作之矣天以福善禍淫之理制命  
于上刑官以生殺予奪之權司命于下豈不與天  
相對而配享在下哉虞廷用刑之極功至與天合  
如此此後世  
所當法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罪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艱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尊皆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籟于罰



以一出入一  
赴居皆在準  
總規矩之中  
会有不敬行  
出于正也死  
一弓施一令  
皆合天理當  
人心会有不  
善言出于正  
也君德日廣  
則治化日隆  
由是二民皆  
心悅誠服敬  
順皆者行非  
法不言非法  
不行而方邦  
之衆自行過  
言過行之失  
人心大順世  
道享加咸致

于刑之先故謂降典為播  
刑之施

念之哉節旨  
此嚴勤怠之戒專告同姓  
諸侯通節以勤為主今兩  
二句正勉其勤天齊二句

乃絕厥世註司政典獄指諸侯也言非爾諸侯為天

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

布刑以啓迪斯民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文不

擇言以神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

者以貧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而降

罰于苗苗民無所亂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而降

其罰而遂殄絕之也言董王既述有虞之盛因嗟

者豈不是代天養民之人乎須是仰禮天心愛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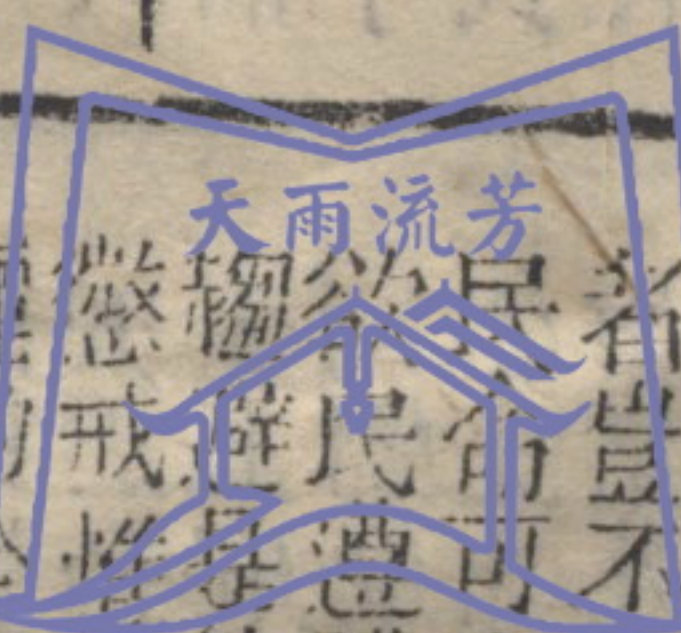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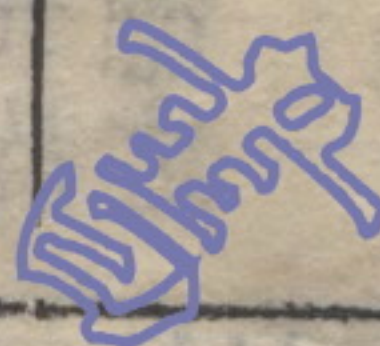
芳民命可也且爾當何所監視豈不是伯夷乎伯夷

流欲民禮不犯法乃頒而刑法以啓迪斯民使知

天勸懲是為天養民者爾所當法也爾又當何所  
懲戒惟是苗民而已蓋苗民倚勢作威凡獄亂附  
罪的全不察具中情又不選擇善人以觀五刑輕  
重之中惟是其作威虐奪取貨賂者却用他斷制  
五刑亂罰無罪上天不蠲潔其所為降以次咎于  
是苗民無所逃罪乃絕滅其世  
是不能為天養民爾所當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用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木美矣夫以文武之德猶賴近待之助若此况予之勿克予德者乎

其惟吉士此告以正屬之道也言當慎問乃僚六可任用小人其所用者惟正大鯨宜之美士置諸左右自能暴問漸染引君子當道矣患德業之不成矣所謂慎簡者如此

書票類 卷七

御

惟當勤之由兩尚六句示用勤之道一人三句著能勤之效長我王国而從欲以治是君有慶不犯非辜而胥匡以生是民有賴寧即指慶賴而言口今

以下皆格命也由慰二句相形說只一意所可憐是原惟于天而指所可憐恃非終三句是罪因干人而非我所得專天命即伴我一日之命逆有迎合意勿畏勿休敬刑戒勤

又言敬者勤為敬用敬為勤本原不相離也案庶有格命蔡傳從孔格詳至然木詳至命之義蘇載薛季宣以格命為格天之命不作至字解與下文敬逆天命句相應亦可通也非終惟終在人諸家

書月經 甫上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惟敬逆天

命以象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丞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

參錯訛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

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仕或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亦無及矣且刑獄非所恃以易治也人以是整齊亂民使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言故之常辟者非終

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大命以承我一人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

之德則君慶于土民賴于下

而安寧之福永久而未替矣

諸侯念之哉爾等尊而伯父伯兄仲叔卑而季弟幼子童孫皆當敬

聽我言我庶有至當之言告爾也夫刑罰重爭必

須勤于聽斷爾等須無口不加勤慎使刑當其罪

以自慰其心無或有不勤至以失刑為戒也蓋凡

之七 呂刑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皇帝清問

下民

呂侯為司寇

穆王命之作

刑書以訓四

方史錄其詞

以名篇言舜

帝以有苗任

刑而不任德

被害之民其

情不能上達

于是虚心訪

問下民以開

進言之路也

○德威惟與

德明惟明

以于鯀寡者

辭于苗于是

帝遂反苗之

道与凡施乎

祇就怠勤對看有謂古傳  
非終屬上句推終在人作  
二句讀者如陳經之說九  
貫穿曉暢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總見得不自足之  
此皆與蔡傳不同而于經  
義各有發明者也



王曰吁節旨

此告以用刑之綱

六節何擇三句一係要貼

安百姓意刑謂之祥者用

之不濫足以助教化而不

成民祥莫大焉○此下合

向異姓而總告之○及者

獄詞之所連誤信則刑濫

必多故必內度我心外庶  
彼情以聽法言之

事過尚可戒惟用刑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

復續須追悔深戒亦無及也況刑罰非所常恃以

為治乃天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耳故凡人

之罪有非故犯而當有者有出于故犯而當我者

都在我所以所犯不可專在已意惟至公乃合天道

耳庶幾敬迎天命以爭我一人忽以我喜怒為輕

重如我雖要戮爾不可便下我雖要有爾不可遠

宥惟敬謹于五刑之中使輕重各當以輔成我剛

柔止直之三德如是爾真能曰勤矣將見上無失

若刑之賴君上生全之恩上下獲安

天雨之痛永久而無窮爾其念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註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

詳莫大焉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詳王又曰汝有

意以明者決不可不盡心也言邦有土諸侯

皆來聽我言夫刑雖凶器然用之不濫寔足以助

教而安民乃是祥刑也今爾何者所當擇謂非人

乎人者刑之可乎擇之則有敬忌之美無罔擇非

人之失也何者在爾敬謂非同手刑者民之可也



政令以防閑其民者苗以暴虐為威舜惟以德為威則天下惕左皆知為善去惡而莫不畏矣苗以同察為明舜惟以德為明則天下曉大皆知為善去惡而莫不明矣

兩造具備節旨  
此下六節皆用刑之節  
此節示以聽獄之法  
句是聽斷之公  
斷獄之當通節  
蓋穆王意在罰賄也  
簡是供詞如此而刑中  
是蓋與情法不相合者  
服於此

敬之則能制刑之中而無匪察于獄之咎也何者在所當度謂非及乎及者獄詞之所受延度之則有開爭之實而無亂罰無事之過也二者果能書其詳刑而何不然則殃民而非祥矣

兩造具備節旨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皆在也師衆也五辭也十五刑之辭也問核其實也爭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聞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賄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罰則質于過而有免之也言家又有供詞與証佐一件不備不可偏聽須是兩家都到詞証皆在俱完備乃與眾獄官聽此麗于五刑之詞若此五刑之詞問核情實皆可信矣方可質之五刑以議其罪若義罪之時有詞與刑參差不相應是刑有可疑也則質于五等之罰而許其責若義罰之時猶有罰與証不相應是罰有可疑也則質于五等之過而放之用刑之法當如此

書經卷七  
書經卷七  
書經卷七







夷禹稷三后

之恤功成功

言之當時之

輔治于下者

惟以德輔之

也德不可見

但見精自之

容宜力氣象

明明与而已

君臣合德由

是光輝昭灼

于四方凡四

方之民无不

覲感與起勉

力自強而勤

于修德矣治

化之盛如此

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

宜具訓俱總上三句說

墨辟疑赦

此正言五刑贖法而及比  
罪之當審乃穆王作刑之  
本意口疑固用罰以赦而  
罰亦不等口墨刑而濫  
之剝割鼻刑刑濫刑  
大辟死刑

服正于五過是五刑中可疑的又有當赦之人也

出入之間關係最重須敬慎不忽察之詳而盡其

能可也如刑罰惟究得寔可信名多亦未可遽加

以刑罰之稽其容貌何如苟容貌有可疑亦當議

赦以審之也若又無情寔可以推之則其為疑獄

顯然不必聽矣然疑獄雖明私心易起倘故意出

人必受天譴怒爾等掌刑的官俱當惕其常

上帶之蓋臨庶幾刑罰得中而刑真為祥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閹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劓實其罪辟疑赦其罰倍閹實其罪宮辟疑赦

其罰亦倍閹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于鍰閹實其

罪墨罰之屬于劓罰之屬于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三下上下比

非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比之罰

剝也劓割鼻也刑刑足也宮淫刑也大辟死刑

也六兩曰鍰閹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

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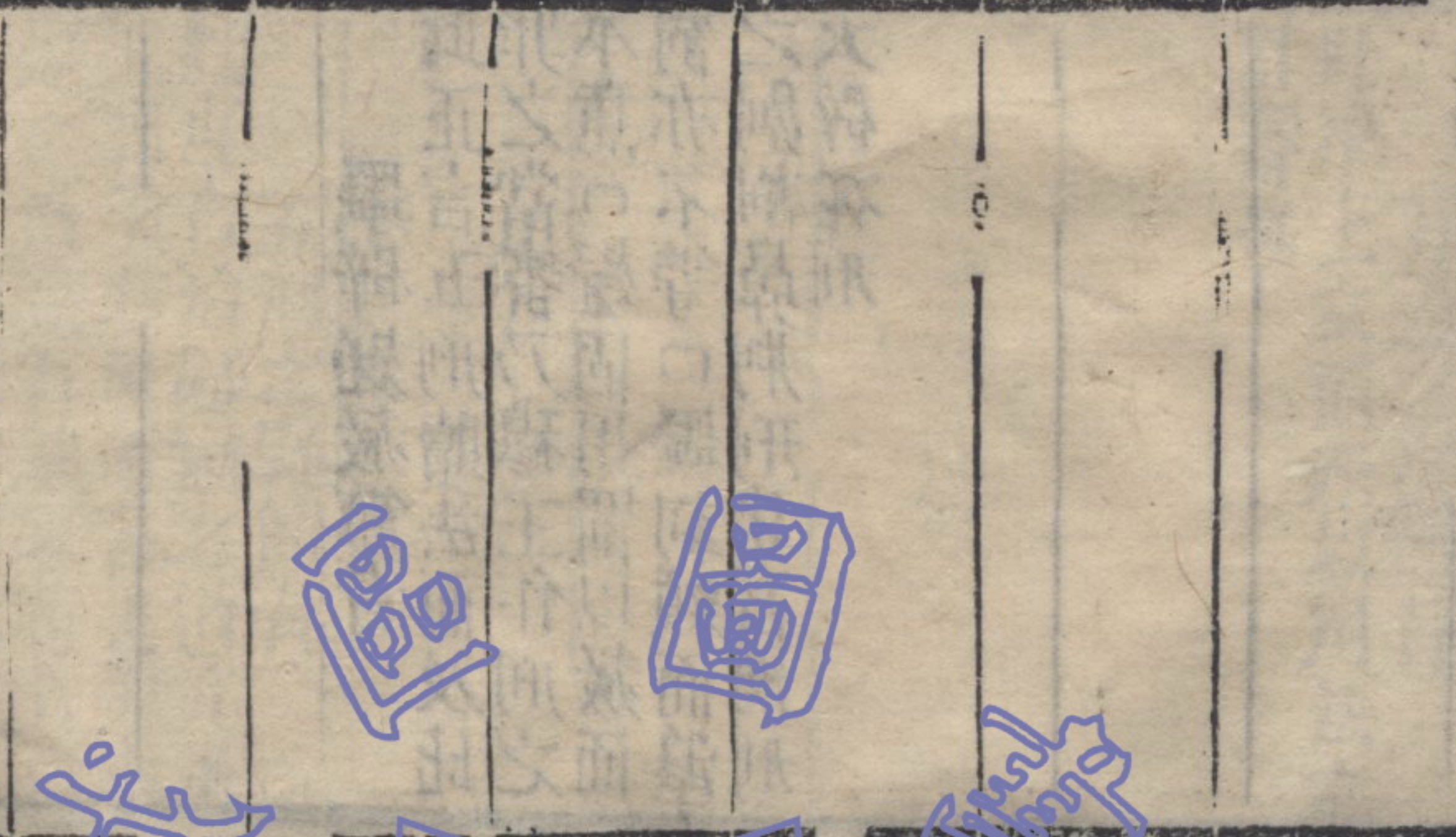
也



舜

舜文命皋陶  
力士師明五  
刑之等審輕  
重之中不失  
之過亦不失  
之不及率此  
法以治民輔  
其常性使其  
上則于德德  
之勤與先德  
而後刑加此  
口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  
穆王又言不  
可因我一人  
之喜怒汝遂  
輕于刑赦也  
惟當敬謹可  
五刑之用研

上刑適輕節旨  
此言用刑之權緣諸人情  
世變而推移口合于經也  
上刑四句以一人一世分



五百銖也三千總計之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  
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辭之不可德者不行  
書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于僭亂之詞  
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謂有疑者固有五罰以疑之但罪有任重罰  
緩與免本罪必詳視其情罪寔可疑而後赦之推  
之則刑官與大辟罪愈重則罰命多然皆審寔其  
情無任赦也然這五罰的條款又有不等里罰之  
條有十則罰之條有干刑罰之條五百官罰之條  
三百大辟之罰其條二百總計五刑之條三千此  
天正律也但律文有限罪犯無窮若律無正條難以  
定罪者又宜上下比附其罪疑重者比諸上刑疑  
輕者比諸下刑也然當比附之時心裁度可否無  
德僭差混亂之詞斟酌時宜勿用今所不行之法  
務期明考法意反覆推求察之詳而盡其能庶刑  
獄各得其當耳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信輕則服下刑者過



不當辟有所  
各當好惡不  
偏以輔成我  
剛柔正直之  
三德可  
一人有慶

言能敬刑以  
成德以上矣  
夫刑下不犯  
法我為君者  
可以安享因  
家太平之慶  
而從欲以治  
為百姓者亦  
可仰賴君上  
見大之恩而  
胥國以生矣  
同姓諸侯其

看匪齊二句一直說重下  
句見權中有經在口倫要  
只在定理上說理既有定  
則雖輕重以情輕重以世  
而非錯施故曰有倫歸  
至當故口有要口然法  
通之以權

國

區

字

字

書經再旨  
此節詳示以慎獄之事正  
罰懲非死節旨

無天也爭在下情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刑故無小  
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  
求其輕重之宜也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  
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也輕重諸罰有  
權者權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  
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  
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  
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  
結之謂然刑罰出入之際亦有權宜焉如罪在上  
若重刑而其情適重却着他受上刑不正川刑  
若輕刑而其情適輕則用輕罰輕罰而  
天知此後是用罰重罰而情適輕則用輕罰輕罰而  
情適重則用重罰總之用其稱錘務要得中此權  
一入之輕重也然又當隨時而權輕重如新國用  
輕典法度初布不可威刑亂國用重典人心頑玩  
不可始縱此權一世之輕重也要之刑罰之輕重  
或原情或審勢雖整齊畫一却有參差不齊處然  
究其歸則皆合人情宜世變輕的不是故縱重的  
不是故失益截然有倫序而不亂確然  
有體要而不易者也豈任意為之哉

卷之七 呂刑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書標題 卷七

書經再旨

卷之七 呂刑

二十七



念之哉

○惟齊非齊

有倫有要

言刑罰之輕

重或原情以

定罪或隨材

而制宜正齊

畫一之中寔

有參差不齊

之數而寬其

性則皆合乎

人情宜乎世

變輕重自有

當經裁人有

倫序而不苛

紊確天有禮

要而不可易

也可以換易

力哉

所以善贖法之用首二句  
見刑罰之當謹非佞二句  
見擇人之當慎察辭七句  
是盡心獄成四句是備詞  
其刑其罰是抑斷其罪狀  
便加之民也○抑獄當  
致謹之由○非佞以下分  
擇人盡心備辭正謹之  
道佞與良相形不  
句是不昧人情非  
不執已見哀敬句是反之  
已而求情密明厚句是公  
之人而考律精四乎通下  
咸庶中正總跟上則說  
獄成是結案論是案案而  
乎字皆指其刑罰之當

察辭于差非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卒輸而卒其刑上

備有并兩註罰以懲過雖非致人于死然民重出

可以折獄准忠良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

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寔終

必以差聽獄之要必于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

察辭不可偏執猶曰不然不然所以審輕重而取

書者古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古度也咸庶中正

者皆庶哉其無過差也于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定

之此言聽訟者之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于下  
而民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頭  
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備其情節一人而犯兩事  
非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書至于贖刑亦不可  
也此言獄者當備其辭也言以為輕而忽之也  
蓋五刑有贖雖薄示懲創不至于死但人重出贖  
則病亦甚矣故聽獄之官非是口才辨給之人可  
以聽斷惟是溫良和易方能輕重得宜而刑罰無  
不在中也必與獄固當在人聽斷又當有法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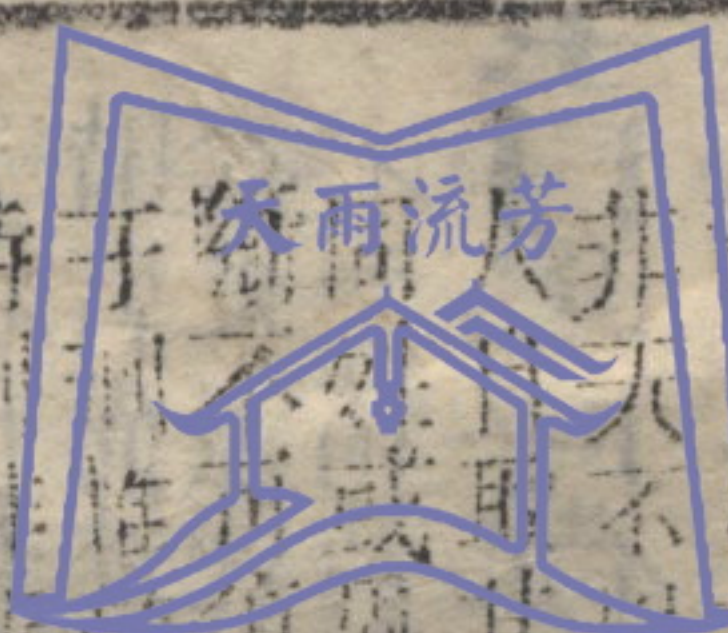




刑戮豈可過用刑罰以虐之哉必監視此得中之祥刑使德澤布于当时名譽華于後世以全斯民之中可耳此詔來世之諸侯也

圖

法



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寔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詞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也監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毫之污誠敬篤至表惠詞徹然後能察其情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人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堯王復中告諸侯曰爾等罔取其災福之命由信敬之哉凡百官之長或罔或或與姓皆存重刑之意可也蓋死不可復生刑不可復續我今言之猶多畏懼况用之于故我于刑非所以為治也蓋天之制刑寔欲以相民導特刑非所以為治也蓋天之制刑寔欲以相民遵教凡爾與獄皆當仰體天心合上天福善禍淫之意而作下可耳彼獄詞之中有單有兩只憑一面之詞全無証信者單詞也必虛心聽之明而不蔽清而不濁則是非可判矣有彼此兩端各執一說者兩詞也彼民情輸服所以得治者無不由典獄者以中正之心聽斷兩家之詞故能刑清而民服也汝等功不可偏于獄之兩詞以為私家囊橐之計夫以獄得貨豈足為實但自積罪于已至



嗣孫節旨

此并切咸諸侯之子孫而預告之非德句雖暗指伯夷臯陶且虛說哲人成德以全民中者乃推哲人之也屬于二句又申勉致譽之申末二句又申勉其監之○此謂來世也○咸中丙要點訖咸富天德意民受天地之○未嘗不善故曰嘉師案哲人惟刑無疆之辭蔡傳云哲人用刑而有無疆之譽政從註疏舊解也徐僑胡士行則謂情偽之辭紛來無疆惟哲人以理燭之而各協其極說亦貫穿屬于五極蔡傳徑指五極

于罪惡已極天必報以衆禍有永遠可畏之罰是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推人自取灾禍之命耳使天罰不極則官皆貪汚庶民豈復有善致在

子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

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

師監之註此詰來世也嗣世子生也言今社

所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

透哲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言蓋由五刑咸得其中

所以有用也嘉善師家也諸侯愛天子言終又告

良民當監視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言終又告

來世曰詞世子孫有以諸侯之位任用刑之責者

合今以往當何所監視豈非用祥以成則柔正直

之德下以全民所受之中者乎然用刑成德昔之

哲人行之矣尚明聽之彼哲人于刑若臯陶若伯



為五刑陳樂頗疑之而以  
此極為準則之名謂折獄  
能係屬五刑之準則亦可  
以備一解也

文侯之命全旨

上三節為一段是湖先業  
而切用入之思因幸文侯  
有輔已之美下一節為一  
段是授以方伯之

盡愛民之職也

王若曰首節旨

此節雖首譽文武寔歸重  
成康得助以起下節  
德字與此謀猷俱在

閔予節旨  
承上言已承函王喪亂之  
餘而又無羣臣之輔不克  
安在位也將歸功文侯故

言乎夫用祥刑以安民既勉諸侯  
又勉來世穆王情詞可謂懇切矣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  
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于東

幽王以文侯為方伯賜  
命以失作策書命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於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天南統芳厥天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註同

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也丕顯者言其得之

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

所至也文武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

祖父能左右之昭事其君于小大謀猷無敢皆違

故先王也  
安在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諱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先發此

父義和節旨  
此衣其已然之功以為下  
文錫命張本○幸也有爾  
在

王曰父義和節旨  
此飭遣就國之辭蓋授以  
方伯之任厚其賜而深致  
其期望之詞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註閔子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言及死國敗乏  
絕用惠澤于下民本既先去故戎狄侵陵

為國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子在  
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才劣無能又言諸侯在我諸

及之則首其誰能恤我乎有能  
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

父義和節旨  
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曾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註顯祖文  
人皆謂

唐叔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言  
汝今能會紹乃辟一如前文人之左右昭事則汝

多所修完扞衛于艱難  
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永遠

能迺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註酒



費誓全旨

通篇德見伯禽應敵規模

整頓有序也首見其戒諭

諸侯之詞次治戎備尚堅

利也次除道路護軍旅也

次嚴部伍防擾民也

立期會慎供應也

公曰嗟人節首

此伯禽始封于魯承王命

言戒諸侯從征之辭

善殺乃甲冑節首

甲冑盾一衛首一衛

打蔽皆所以自衛防矢戈

矛鋒亦皆所以攻人

師之祭先治戎備

今惟淫舍節首

此戒居民不得傷車上之

物乃除道路事也

至于軍伍所在之居民當曉諭

其修道路

尊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首也彤赤虛

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也問者問

問其事恤者

惠恤其民也

惟慎也

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

故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徐戎淮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括開牧也敏塞也師既出牛

推穿一或不謹而傷指枚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伍所在之居民修除道路之事

問其事恤者

惠恤其民也

惟慎也

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

故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徐戎淮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善殺乃甲冑節首

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括開牧也敏塞也師既出牛

推穿一或不謹而傷指枚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伍所在之居民修除道路之事

則此令軍伍所在之居民修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節旨

此戒軍士不得利居民之物乃嚴部伍事也又在嚴部伍○牝牡相誘而逐曰風

甲戎節旨

此立期會也首句作月下三項但期會中事師行供應尤須預備糧食皆諸侯自備植榦芻芻焚非遠國可致故獨魯國供之三項俱期會中事國有四郊言三郊者受敵須專意拒守不責以別用也

秦誓全旨

通節分三段看古人二節敘其改過之意惟占之謀人二節諫其改過之寔昧昧至末推其改過之由案秦誓篇首蔡傳云晉取秦師于穀囚其三師穆公

馬牛其風臣妾遁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

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臣妾汝則有常刑註牝牡相誘謂之風牛馬風逸臣

主雖不得遂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

之我商賚汝則有常刑有故竊踰垣牆竊人牛

甲戎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植榦甲戎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芻無敢不

多汝則有大刑註甲戎用兵之期也時諸備也糗糧

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

故魯三郊三遂也植榦板築之未題曰積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上者也是曰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能覆我之築也無餘刑非

御

卷之二 費誓

卷之二 費誓

三十一



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  
此從孔傳據書序誓作于  
敗穀之年明甚考左氏春  
秋魯僖公三十三年亦秦  
穆公之三十三年也是年  
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  
于穀左雖不言作誓之事  
然晉歸三師穆公郊迎鄉  
師而哭曰孤違蹇難而可  
二三子當是時其言可知  
知乃復有彭衙之敗濟河  
之師此後之說者每責秦  
穆知悔過而不能改耳惟  
史記載穆公自三十三年  
敗穀之後至三十三年伐  
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  
穀申口為發喪哭之三日  
乃誓于軍全氏懷祥以史  
既有明文是誓作于封穀  
之日而非穀敗還歸之作  
矣要之作誓歲月孔傳與  
史記雖記載不同然秦晉

殺者刑之非一人但不至于  
殺爾芻芻交供重牛馬之用者

秦誓穆公不用蹇叔之言濟師伐剋晉襄公師  
敗秦師于穀囚其師穆公悔過誓告群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註首之為

古者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

如流水是惟艱哉註訖盡盡安也凡人盡若是多安

人俾如流水是惟艱故穆公悔  
前口安于自狃而不聽蹇叔也

惟憂歲月之逝若  
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



之爭緣起于彼則諸書皆合也

公曰嗟首節旨

此將發警言而化起其聽

古人有言節旨

通節皆古語正群言之首

首句虛下文節其寔

我心之憂節旨

此泛言已欲悔過節旨

節方寔言之

惟古之謀節旨

此明言其悔已往之過而

圖將來之善也至親截

雖則句輕過下○我前日

之過安在平○古謀人指

指蹇叔令謀人暗指杞子

番番良上節旨

此正詳遷善改過之實○

抑我遷善改過之實何如

昧昧我思節旨

此言良士有益于國家以

明已欲有之之意

親雖則云然尚歎詢茲黃髮則罔所註古之謀人

也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今之謀人新進之上也

姑樂其順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

謀詢然黃髮之人則亦罔有所愆益

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侏侏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善巧言能使君子憂易其詞說者我違欲多有之

哉良士謂蹇叔勇夫

謂三帥言謂杞子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之不善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人之有技節者  
此言小人有害于國以明  
已不皇多有之之意

扣之机隍節占

御

案蔡傳言邦之安危繫于  
所任一人之是非一人指

大臣說與註疏相合是申  
繳上三章之意

黃度呂祖謙諸家  
以一人為穆公自爾之辭

似亦無皆于理蓋穆公當  
不徒望之大臣尤宜責之

一已也

職有利哉註昧昧而思者深潛  
而靜思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且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不能容註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殛哉註冒大孽

也達窮  
達之達

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註隍

兩流  
非同也懷安也言國之危始繫于所任一人之  
榮安繫于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章意

家

書經傳卷之七終



天雨流芳

知 德 歸 德

